

101



武

俠

叢

談

清兒心定家
二月九日
商務印書館發行

冷風編
禮部
舞
心
是
格

[Handwritten signature]



3 0475 3435 3

序

童子於古書無不喜史記。於史記無不喜游俠刺客諸傳。讀荆軻樊將軍頭。白衣冠悲歌渡易水。非甚竄懦。必愕眙震越。慷慨之氣。現於眉間。是可知勇爲達德。實與有生以俱來也。太史公曰。文之敝。小人以儻。鄭訓。儻。苟習文法。無悃誠也。而中國古號文勝。清之季世。教化不修於上。風俗媮薄於下。父兄懼子弟或觸世網。抑勒之。挫折之。稍長。與世交接。徑遂而行。又動輒得咎。不如詭遇之有所弋獲。於是戕賊杞柳。同流合污。所謂苟習文法。無悃誠者非耶。一旦遇歐人。相形見絀。則羣相非笑。曰。中國人。豈不悲哉。余服膺史記。又丁此文敝之世。史公不可幾。則竊取史公之意。以爲小說。私意欲救儻以武也。兒女英雄傳。小說之談武俠者也。兒時讀書村塾。夏夜納涼。嘗爲田舍郎道十三妹事。聽者眉飛色動。雖詞俚意淺。而通俗逮下。則爲高文典冊所勿如。意頗自信。以爲小說可爲。易能而又有功。今輯是編。猶斯意也。或曰。今日以往。爲科學時期。書中所言。多荒誕不中理。類神話。毋乃不可。曰。無傷也。齊莊避螳臂。勾踐式怒蛙。史冊美之。乃若其事。不已儼乎哉。吾子亦毋以詞害意可。

耳。且天下之理亦隨矣。眼前事物。卽而窮究之。在在有玄理。不能悟澈。吾儕於拳藝。未嘗學問。於所不知。關疑可也。抑世傳武當少陵兩派。見於志乘。天下之大。必猶有祖述而傳習之者。有能起而正是編之謬者乎。是則筌蹄之用。又安可棄也。民國五年月日武進惲樹珏。

目錄

張大三	錢基博	一
老鏢客	錢基博	二
孫二官	錢基博	三
朱三寶	錢基博	四
鄒姓	錢基博	五
甘鳳池	錢基博	八
閩僧	錢基博	一二
某公子	錢基博	一五
秦大秦二	錢基博	一六
莫懋	錢基博	一八



南楊北朱·····	錢基博·····	一九
范龍友·····	錢基博·····	二二
清江女子·····	錢基博·····	二三
馬永貞·····	錢基博·····	二五
嶽山農夫·····	錢基博·····	二六
梁興甫·····	錢基博·····	二八
石 勇·····	錢基博·····	三〇
僧念亮·····	錢基博·····	三二
王子仁·····	錢基博·····	三三
嘉定老人·····	錢基博·····	三五
庖 人·····	錢基博·····	三六
李 漁·····	錢基博·····	三八

戴俊	錢基博	四〇
履店翁	錢基博	四一
胡邇光	錢基博	四二
白太官	錢基博	四三
秃者	錢基博	四六
三山和尚	錢基博	四六
蔣志善	錢基博	四八
潘五老先生	錢基博	四九
環秀菴僧	錢基博	五一
王遂	錢基博	五四
拳術紀聞	杜階平	五七
游俠別傳	西神	七一

南陽女俠·····	指嚴·····	八九
拾幽并健兒事·····	指嚴·····	一一〇
砭 僂·····	指嚴·····	一二〇
行路難·····	繭 盧·····	一三七
許鏢相·····	秋 恨·····	一四二
記義僕張允恭·····	載 州·····	一四四
馮鐵匠·····	王梅癯·····	一四七
蔣 楮·····	蕉 心·····	一五一
飛·····	守 如·····	一五四
破 屋·····	觀 奕·····	一五八
俠 隸·····	劉祺之·····	一六二
金溝盜俠·····	王漢章·····	一六五

曹州盜·····	江子厚·····	一七二
陳公義師徒·····	江子厚·····	一七六

武俠叢談

張大三

錢基博

無錫張大三。名定邦。嘉慶丁卯武舉人也。人以其于兄弟次居三。而軀幹偉碩異甚。身長逾六尺。巍然巨人。遂字之曰大三云。其試武闈也。方馳馬注矢欲發。馬驟人立。大三顛而下。隨躍起。攀馬尾。超而上。瞬間。馬已近鵠。大三猝不暇挽弓。亟抽矢夾指間力撥。連發三矢。靡不洞的。主試者以下。睹其狀。一座盡驚。置高第。自是大江南北。無不知有大三者。大三亦重自負。及赴兵部試。至天津。寓一農家。其主翁白髮鬢髮。年八九十矣。挈一幼孫侍。知客武舉人。張姓。道江南來。詢曰君張姓。又江南人。得勿識無錫張某某否。張某某。神勇人也。因嘖嘖道大三武闈馬射事不輟。大三心喜欲自承。瞥見翁舍旁有大石礮一。徑及丈。其孫戲推之。聲隆隆。僅三匝而力已竭。翁嘖謂客曰。稚子肌骨柔脆。究不濟事。老夫雖邁。猶可賈勇。起推石礮數十匝。而神色自如。大三心怯。礮製絕偉巨。恐力不任。不敢

試。伺翁攜其孫他往。潛起推之。牢不可動。心則大駭。私念己負盛名而不及此農家子。能與燕趙間豪傑相見角勝乎。即日罷回南不試。心忽忽不樂。遂以癩終。

潛夫曰。吾邑嘉道間言武勇者必推四張。四張者。邦焯。邦煜。衛清。及大。三。四人。皆武舉人也。而大。三年輩最先爲尤著。

老鏢客

錢基博

陶育臣嘗爲予言。關東巨盜。都魁悍武桀。甚非江淮間窮民迫飢寒爲盜者比也。故巨賈豪商挾賞出其地者。輒不吝厚幣延聘護行武士。其人大率持鏢三寸許。製以精鐵。銳其末。擲擊人數丈外。無不中。世稱之爲鏢客云。老鏢客忘其姓名。挾仗走關東數年矣。所護車大小。輒什伯輛計。每宿次。味爽就道。列炬如火龍。驟馬伯數。客視輜輻盡上道。已則背負巨囊乘馬殿其後。盜睹其夥。頤沈沈。知所挾攜者必不賁。欲劫取之而未悉客能。勿敢匆遽發。覘之數矣。意其背所負囊必武器也。久之。覘知客每夜宿店。視車從盡息。輒獨坐出紙。雙疊而裁以指。成條。大小若不經意。然脩廣如一。隨撮置

拇食兩指間。搓之成捻。輒偶而非奇。五十偶爲一束。得再束。乃皮囊挾之寢。如是爲常。積數什伯束。囊巨若牛腰。乃知中實無武器也。然莫測其用。一日。伺道中。邀之。瞥見客手所負囊。撮兩紙捻發擊盜。盜先登者驟僵踣。餘莫敢上。負嚮僻路走。視之。紙捻中貫兩眸子。盲矣。

潛夫曰。嗚呼。驥足不蹶于羊腸。而蹶於康莊。盜明不盲於雙丸。而盲於紙捻。天下之大無畏者。天下之大可畏者也。予又聞之育臣曰。嘗訪友某輪船局。適有鏢客行道。乏貨嚮索貸。見其以鏢上擲。中廡下椽頭。倒掛於其上。駢兩指逆插入計櫃。洞焉。櫃故製以堅木者也。疊五十錢。以指撮其兩端。力擲之。中四十八錢碎爲半。而指近撮之兩錢。轉能完好無損。予之半銀餅。乃重取一鏢。擊前擲掛椽頭之鏢。中其柄。齊墮下。各承以一手。持去。其伎亦精矣。故附記之。

孫二官

錢基博

竹塘江陰之南鄉也。有孫二官者。富家子。少小好拳勇。閱師數矣。後遇一名師。趣去衣。裸其身。相之曰。若膊棍圓而不扁形。若胸駢脅寬博。若脛強直而不撓。能習藝必精。可教也。遂教以鍊形運氣之

法以匹布圍其少腹者再匝。緊約異甚。誠曰。此於法不得臥食離。雖且殆。二官謹受教。從之學。三年。每一鼓氣。能周身磊砢作塊。巨槌撲之。皆反躍。以背腹貼牆壁。能相吸緣行而不墜。師又誠曰。子伎已鮮對矣。然慎勿去汝腹布圍也。二官少年擅武伎。負氣絕矜隆。輒與人角。無能勝者。羣思有以敗之。激之曰。若誠好漢子。必鬆汝少腹布宵睡一宿。乃信汝也。二官雅自多。慚應不能貽人嗤。許之。昧且不能與矣。急足延其師。視之。蓋腎精下注。一泄不能止而痿蹶也。師亟布氣兩拇指。上推其腹。乃已。然不能壯俊如初昔矣。

潛夫曰。師之教其弟子。乃不若紀滄子之鬪雞也。紀滄子爲周宣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可鬪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望之似木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嗚呼。二官。乃一鳴已變。而學之三年。敗之崇朝。豈非虛驕恃氣。有以致之乎。可以誠矣。

朱三寶

錢基博

同治間。無錫有朱三寶者。名捕也。道行。遇一人。疑爲盜。蹤之。至郊外。其人反身語三寶曰。若欲係捕我乎。三寶曰然。急側身作勢待用武。其人忽仰臥。兩足貼地。迸力疾躡如矢。一躡去已數丈。再三躡。無見矣。三寶不及追而還。他日。又遇其人。惠山。逐之。抵一谷。四面崖壁峭峙。無路行。大評逼之。曰。若將何遁。其人忽背貼崖壁間。游行上昇如蛇。且昇且俛視三寶笑曰。若胡不逐。三寶怒。拾石擲之。其人輒左右避不能中。須臾登崖遁矣。

潛夫曰。頃有盜趨捷無倫。善距躍。雖高墉危垣莫能禦。捕不獲。被杖。一日。獲焉。恨盜累已杖。數且笞。無算。盜曰。毋笞。若輩不過欲懲予。後勿盜耳。然笞無益。可數人挾予。疾繞走室中。無休。伺予足疲。欲仆。驟以冷水浸吾足。足必病。水腫軟癱。不能踊躍如飛矣。將何恃以爲盜哉。捕如其言。後果腫不消。不能爲盜。

鄒姓

錢基博

距無錫縣五十里而南。有鄉曰新安。鄒姓者。佚其名字。鄉之人也。鄉故濱運河而居。當日河運未廢。

歲漕東南粟給京師。舳艫什伯銜接。無不出其地者。謂之南漕。漕卒夙多魁碩。怙氣力者。橫甚。一日。有一卒挾婦人登岸。游於市。市少年諧評曰。好嬌嬌。羣譟而和之。卒慚怒。搏擒少年歸。縛舟柱。褫其衣。裸身而澆以冷水。罵曰。若欲好澆澆乎。吾茲償汝志矣。土語嬌澆二字音似也。故云。少年驟徹骨寒。噤號救不成聲。衆隨環岸觀者數百輩。羣爲不平。譁罵聲若殷雷。然無敢攫救者。卒亦應罵。益以水沃少年頂。淋漓下濡至踵。衆相顧無誰何。鄒姓適以事過之。排衆入睹狀。心則大怒。一躍登其舟。揮右肱仆卒墮水。而用左掌力擊少年縛柱繩。繩斷。挾少年反躍上岸。傍卒洶洶取械逐鄒。奪少年。鄒亟以付衆。揮手使速退。曰。去去。毋溷我。植立俟。一卒驟進持械拄其胸。鄒徒手無以禦。佯爲傾跌仆地者。誘之益進。突起一足蹴之顛。乃得奪其械。與持久之。雖衆械環進如風雨。鄒常有以格之。無能損一毫毛者。然鄒用力久。少惰。而卒進者方益衆。勢不支矣。有遊僧荷擔自遠方至。覘鬪。目覩卒怙衆暴寡。心不勝憤。乃捨擔揮杖大呼入搏。與鄒并力。亟以背就鄒。鄒亦以背應之。兩人背相合。乃各持械當一面擊敵。敗走之。鄒方欲驅敵。忽覺背無所附。回視僧不見。急捨敵覓僧。已荷擔走不知何往矣。自是鄒以技擊有聞于世。然世之隆技擊者。每好角技相凌出人上。聞鄒能。甚之。輒有以嘗

爲一日。夜二鼓。寢方酣。忽室門戛戛有聲。知有盜。起闢門出視。懼盜伺門外伏暗中襲擊之。左手拔門。橫右肱作勢外格。門去。門驟闢。舉肱一揮。忽大聲崩騰發庭中。地震響如山。圻裂然者。蓋其先盜移石桓三拄其門。門重。門不任欲折。故戛戛作聲。及門闢。鄒橫格以肱。石桓反擲數尺外。仆庭。故震響也。既睹庭中一盜距躍屋脊。鄒騰身隨上。盜再躍。已去。已十丈許矣。鄒視盜趨捷甚。勿敢逐也。返視。偃地徑數寸。石桓三斷爲六矣。初不自意其腕力乃健絕若是。顧不以自喜。彌恂恂畏人。勿敢校。知天下健者匪一也。市有大盜。白晝隻身刦質肆。負重金遁。肆中武力士數十操戈揚聲逐之。無敢迫擊盜。主計者素稔鄒勇。亟飛使走告。請間道遮出盜前邀之。鄒如言遮出盜前。側身斜伸一足俟道旁。意態蕭閒。若無意于止盜者。盜飛逃間。忽見一人道旁側立有勢。知匪善敵。立垂右手下抵地。疾轉其掌嚮鄒揚之。有風着體若颿。鄒不覺蹙顛。自知不敵。亟斂手縱使逸去。里人周君同愈言之。潛夫曰。余聞之周君曰。鄒有子曰拱之。邑秀才也。今猶在。嘗語人曰。吾父其有以詔我矣。曰。技擊搏技也。能是不足以自衛。徒賈禍。其技彌能。見嫉于人。彌衆。人必爭與我角。角之不喪軀。必人爲我戕。是兩人者必喪其一。匪仁術也。其言類有道者。故誌之。

甘鳳池

錢基博

當愛新覺羅之世。在康熙間。天下言武術者。無不知有甘鳳池矣。鳳池。江甯縣人。縣號天下名城大藩。明太祖嘗都其地。愛新覺羅專制方夏。選八旗饒銳。居明故皇城鎮之。號曰駐防。其人有欲試其技者。令袒臂橫肱。小門口石道中。驅牛車數十輪。絕肱上過。無纖痕。不論創也。觀者駭服。飲之酒醉。與人較。倒植長頸。酒甕于地。一足立。用兩指持一竹竿。令衆數十曳之。屹然不動。忽驟鬆其手。曳者咸倒地。偶出行。見兩牛鬪田畔。角交不解。牧人欲制之而無術。鳳池徐以手壓牛背。兩牛皆陷入地數尺。展轉不得動。怒目視。徐提出之。若雞雛然。其勇力絕人有如此。鳳池體不逾中人。然手能破壑。握鉛錫如搏沙。輒化爲水。宜其手所抵擊。無不立碎者。一日。觀劇于廟。兀立劇臺前。人莫敢近。突有跛丐來前。相擁擠。叱之。勿聽。反與爭。鳳池怒。握拳奮擊。若中敗絮。了無所楚。笑曰。少年盛氣。試徐步去。鳳池乃大愕。久之。欲追叩姓名。而丐已不見。究不知何許人也。鳳池以此頗斂抑。壯歲遊京師。以技謁某王。王曰。客何能。曰。臣能輕斃蜻蜓。重逾泰山。王奇其言。曰。若何而可。鳳池曰。請試之。睹庭

前海棠花數叢。風中搖曳。鳳池一躍登其枝。約體揮短劍舞。周旋進退。亭亭如蜂蝶掠枝上。花葉勿稍損。王驚笑曰。異哉。此真蜻蜓矣。鳳池聞王贊歎。遽收劍跪一足。王前謝。起視足所抵處。陷下者尺矣。王乃信其言非夸也。曰。鳳池渺小丈夫。乃一重至此乎。是誠不可測也。濟南張大義者。亦力士也。身長八尺餘。膊頰絕倫。足趾盡裹以鐵。慕鳳池名。遠道走數伯里來見王。願得與鳳池角。鳳池辭。王固命之。鳳池不得已起。大義以爲怯。直前奮一足蹴鳳池。蠢躍蛟騰。若風雨之驟至。鳳池却立倚牆。俟其足來。承以手。大義暴呼痛。仆不能起。血流滿鞞。解視。趾盡嵌入所裹鐵中。斷矣。卽墨馬玉麟。長軀大腹。雖良馬騎數十里必易。及以帛約身。則頓小。緣牆升木。捷于飛猿。客揚州巨賈某家。鳳池後至。居其上。玉麟心不平。與角。無勝負。鳳池退。曰。此非張大義比。我所能者。玉麟盡能之矣。思久之。曰。吾得間矣。然不欲衆辱之。當令會意可耳。明日。又角。數蹈玉麟瑕。玉麟怒。不請罷。進逼鳳池益急。鳳池乃駢指格玉麟。玉麟不覺僵仆。起。慚而遁。鳳池曰。我力非能勝玉麟。而卒勝之者。善借其力以制之耳。鳳池聲名日高。相嫉者衆甚。泰山有孫迪侯者。生平治武技絕精。欲得一挫鳳池以爲名。高奮矣。南下訪之。抵江甯。遊于市。睹一僧冠皮盧冠。鐵製甚巨。每至一肆。輒倒脫擲計櫃索錢。砰然有聲。

曰。有能推墮地者。僧家冠而去耳。勿乞一錢也。主計者無如何。輒盈其欲而去。迪侯心甚異之。私計曰。甘鳳池居于是邦。其人勇無與儔。天下莫不知。今僧乃橫絕無所忌。此必有以激鳳池也。益怪鳳池何寂無所聞睹。若是意亦內懼之矣。乃覘鳳池飲茶肆。直入踞其側座。佯爲不知。鳳池在者。大言曰。甘鳳池自有名字。今乃知徒虛語耳。鳳池聞其言。目之起。叩姓名。知爲泰山孫迪侯也。大驚曰。君乃泰山孫迪侯乎。吾欽遲君已久。自通姓字。稍聞。又曰。吾誠慚無所能。然君無一面。何遽知驚也。迪侯曰。市有異僧。爲諸賈人害。若居此。勿能與懲焉。吾知子之怯也。鳳池起曰。此非言事地。邀過家。坐定。語之曰。吾匪不知僧恣桀。然吾頃新與人角。疾舞拳走數十里。其勝負壹依勇力衰竭之先後爲衡。雖倖免于債。誠自知內創。徐俟吾回復以制之耳。迪侯曰。僧置勿論。子姑運氣布身。吾視之。鳳池袒衣。盛鼓其氣。駢足立。不少噓氣。迪侯以兩指自下上周身叩之。鐸鏗作金鐵聲。至喉間。則柝柝如擊。敗木響矣。迪侯曰。可矣。子纔一間未達。誠大難。吾布氣與若叩之。鳳池亦以兩指叩。下起脛而上及頂。反匝其背。下抵至踵。已徧。無不聲鐸。鏗然若鳴金鐵者。鳳池謝曰。吾伏矣。願以兄禮事君。迪侯曰。子旣善吾。吾助若搏僧。然兩人搏一。不武。必爲人笑。惟弟子侍師搏。禮所許。吾僞爲若弟子者。其

可。乃偕赴市視僧。適索于某肆。反其冠置櫃。鳳池反張其指彈墮地。僧笑曰。若能是。必甘鳳池也。願與子戲。走廣場搏。久之。無所決。僧驟出。鳳池不虞。脫鐵冠擲空中。蓋鳳池頂下。意鳳池必揮拳上格。則乘虛猱進。下探其腎。法必殪。不意迪侯突自旁上躍。伸一臂植拇指頂冠。呼曰。弟子在此。師無虞。冠下。戴其指上。僧大驚。不覺手失。鳳池狙擊中其胸。洞矣。姑蘇西園僧市茗。自怙多力。誠游者無得索飲。纔可任其自傾。有不如誠者。僧怒。輒把重五伯斤許鐵壺一。自爐取下。腹可容水五斗。羹正沸。持嚮索飲者曰。若欲飲乎。速以盞承。必連啜不得休。啜之。注腹中。腸腑沸潰。雖壯夫。無不創蹶者。衆心憤。欲驅之。而力不敵。乃邀鳳池過西園遊。至則羣譟呼茗。故撩僧怒。果把壺憤然來前。鳳池亟持盞承飲。連傾數十盞。無創容。僧大駭走。倉卒釋壺。壺傾嚮鳳池。鳳池駢兩指夾壺口曲柄。得勿傾。緩行從容置爐上。瞥見爐側茗盞數。伯壘自地。高可隱人。而植立不傾。心知僧所爲。仍恣遊若無所事。興盡欲歸。道經爐側。緊以繩貫錢。伯遙擲僧所壘茗盞中。呼曰。償和尚茗費。僧伺鳳池去。出視。則繩貫伯錢中茗盞。矗立。而盞自上下抵地。齊脫其底矣。心益駭。亟遁走無蹤。而鳳池之技精可知也。鳳池工爲導引之術。或立臥。鼾息如雷。十數人推挽。莫能移尺寸。而性特和易。雖婦孺皆與狎。見者不

知爲賁育也。年八十餘卒。葬鳳臺門。表曰。勇士甘鳳池之墓。

潛夫曰。往者上元黃之紀撰甘鳳池小傳。謂同里譚氏家富甚。纔有一子。病瘵不治矣。鳳池則爲之開靜室。窺其牖戶。夜與合背跏趺坐。都四十九日。病痊。此則善治其氣之效耳。觀其生平爲人。頗能量敵慮勝。節已自脩。深有合于古人孟施舍養勇之旨。技也而進于道矣。顧世之傳說其事者。莫不言人人殊。余故撰次其可信者于右。

黃之紀撰傳。見金陵文鈔。頗蕪陋無矩度。所記兩事。卽張大義馬玉麟事也。之紀字允脩。號星岩。上元諸生。著者記。

閩僧

錢基博

當明中葉。無錫有馮夔者。廷伯其字。別號曰龍泉。以廣東僉事致政家居。風流文采。照耀一世。田園宮室。子女玉帛。爲三吳搢紳之冠。每晨。廷伯起幃。衆女作樂。笙簫雜奏。聲隱隱聞外。賓客滿四座矣。上座多海內詩人墨客。下盡雞鳴狗盜輩也。一日。有僧來請謁。廷伯延之入。年過六十。頽然二老僧。

鬚眉皓白。聆其語作閩音。知爲閩中人。詢所能。曰。出家人來乞布施耳。何謔能也。能則力足自給。不假托鉢公門矣。又問何需。曰。請飲。乃命担一巨甌至。中容酒可一石。僧又請得兩空罌。跣足脫草履納其中。然後蹲踞作勢立。俯首張兩臂抱甌以口就飲。如蛟龍垂首下飲江河中。喉間汨汨有聲。不移晷。罄矣。察其容。了無酩色。方從容拔足起。所納空罌中。以手拂拭之。水汁沾濡淋漓。而酒氣氤氳繞足指間。視之。酒盈罌矣。廷伯則大驚。問何以至此。曰。無他。老僧善治氣耳。乃知其酒。雖注腹中。而能運氣下達。驅酒涌足心出也。於是禮僧爲上客。然僧旣一獻其能。後遂絕口置不道。居久之。亦無他異能也。有少年客後來居僧下。自以工拳勇。矜負其技絕高。心不平僧出己上。凌若無物。僧亦不與較。一日。方會食。少年踴躍操棍舞几筵間。以自詡其技。進退便捷。而僧睹微笑。若甚不足於意者。少年怒。盛氣直前詰曰。師其不足予技乎。僧曰。然。汝氣矜隆已甚。不亟治。終不足與語乎技矣。少年譁辨曰。吾與子言技。不與和尚參禪法。何氣治不治之有。僧乃進曉之曰。若雖欲侈言技乎。然汝棍圓而不方。滑濯而無有觚稜。亦未足以語於技也。少年則疾叱之曰。棍豈有不圓而觚稜者。若何而方。若何而有觚稜。子其有以眎我來。毋徒空言爲。且語且舞棍前。嚮僧下。逕劈其首。僧方持箸食。驟

出不意。亟豎一箸迎之。棍忽黏箸。若被吸者然。箸左。則棍隨之左。欲右不得右。箸右。棍亦隨之右。欲左不得左。少年雖肆力格之而膠不得開。久之。箸忽上指。棍乃騰聳入空中。少年徒手辟易數十步。僧遙謂曰。來。吾語汝。是之謂方。是之謂有觚稜。汝用圓而不能觚。此棍之所以脫手而上騰也。少年慚謝願受教。僧語之曰。汝習慣用圓已久。苟微數十年拋荒故技。盡忘汝素所挾持者不爲。不足以進於斯矣。夫棍體圓而用之於方。面濯而出之以觚。非易易也。吾二十年養氣。運臂力者又十年。三十年而僅有此。雖一技之精。亦豈可以虛僑之心倖致之哉。

潛夫曰。此事無所見於書傳。獨予髫年塾師爲予時言之。後讀吳縣汪大紳著汪子文錄。覺其載莆田僧角少年棍法事。不意乃與此僧絕類。然不言其能飲。并不言僧爲何時人。卽敍少年角棍。微亦與所聞者有間。此特出於傳聞者詳略之。或有異夫。莆田故閩地。其爲一人無疑也。而余則獨有喟焉者。粵稽有明中葉以後。吾邑搢紳士大夫。居鄉常盛氣餒。豢養異人劍客。輒無慮數十輩。椎埋屠狗之俠。輻走集其門。如馮龍泉。顧憲巖。（可學）鄒東湖。（望）之倫。皆其比也。及明之亡。閩閩世家。率謀糾家客僮奴。起義匡故國者。於是清廷患之。乃爲嚴約搢紳士大夫。禁居鄉不得干與地方。

事以衰其氣。饑久之。勢浸積輕。不爲鄉里豪俠所依歸。而守土官承望風旨。操之如束溼薪。乃益循謹畏法。相戒勿觸禁網矣。此實世運消長之樞。不僅關於一邑一鄉之隆衰已也。故附論及之。

某公子

錢基博

德清俞丹石言。江南某公子。年弱冠。侍父宦粵中。旣娶婦。奉父命偕歸省墓。豐贄巨裝。行道屬目。盜七人相尾。視公子陸亦陸。水亦水。顧戒備異甚。雇有勇力士相衛。雖隨數千里。勿得發。及公子里。伺勇力士護行者得酬贖去。乃夜劫其家。踰牆緣屋。窺公子寢室。據簷下視。室中無一婢侍。而燭燭通明。夫婦隅坐喁喁情話。互三鼓。猶勿休。盜心不耐。鎗銀築刀環作響。驚之意必震擾呼僕婢。而燭燭滅。寂無聞聲。盜駭莫測所爲。不敢下。欲去。自以遠道聞關。無所得賞。歸徒手。心又不甘。亟屏息伺。久之。室中燭忽復明。扉闢。夫婦盈盈相偕。便裝秉燭持劍自內出。公子左手執燭而右把劍。其婦反之。右執燭而左把劍。綽約偶公子立。公子嚮屋呼曰。屋上人何爲。速下語我。盜益驚駭。疑公子夫婦必擅武技。然已無如何。不得已。偕下。持械環公子夫婦曰。吾曹兄弟七人。迢迢侍公子千里至此。獨能

無所餉遺乎。公子曰。易耳。立出兩千金予之。人三百。盜喜。不敢肆求。分攜金欲行。公子止曰。遲之。汝曹雖桓桓。然軀重逾兕虎。來時踐屋瓦有聲。故吾早知之。今腰纏重金。當益蹂踐吾屋瓦盡矣。去。可闢大門出。吾予汝燭。盜身已負重。心實憚履危。又自恃其衆。如公子言。抵廳事。伏起。猝滅其燭。盜暗中自相格鬪。致重創。悉擒而繫之。究不知公子藝何如也。

潛夫曰。人或疑公子藝實無所能。徒以懾盜。然予觀公子從容係盜若無所事事。何其暇也。此正如李廣之將兵。不爲行陣部伍。必非無所挾持而然矣。

秦大秦二

錢基博

無錫秦大秦二兄弟也。生負絕力。能以指彈碎羊豕骨。早孤無父。其母課之。懼二子讀書紛慮。外鍵書室。使讀書其中。禁不得出。自治針黹室。外監之。自以爲束二子嚴。雖頑無由爲非矣。而不意二子關旁戶。能踰躍窗垣逸出。擊人於市。事畢。輒從徑路斜馳歸。仍踰垣入。據案琅誦。兄弟常迭爲居行。弟行。兄居讀室中。兄行。弟亦如之。其母處室外聽。似二子未嘗輟讀。有人走訴其子。輒不信。其人固

言之曰。母二子果盡在室中乎。母不得已起視室鍵。下鑰如故。而室中書聲。方琅琅相響答。啓關入室。察二子容止言談甚和。不似頃間與人相毆者。問所讀書。背誦無躓字。反疑訴者爲謬言。詰之曰。若視吾子似適間輟讀鬪毆人者乎。訴者亦疑莫明也。後母稍知之。製鐵鍊加二子身。各鎖其一足於書案。數之曰。吾知汝二人頑健有力。雖鍊烏足以繫汝。然吾不任受人以縱容兒子相訶責也。汝二人猶知有母者。當俯首繫勿動矣。二子雖力足破鎖。然性孝。畏母甚。竟受教。勿敢違也。久之。母又憐之。一日。母自以生日縱使出門外小立。誡曰。勿遠行。勿滋事。違予教。終繫汝。勿釋使出矣。二子唯而出已。睹一僧柝柝擊魚乞布施。方跣跌門外。門故臨河。兄心嫌僧柝柝不已。斜伸一足略撥之。僧直跌出數十尺許。越河仆於地。良久乃起。槃散繞河過抵其門。注視秦大少時。合掌謝曰。僧知教矣。期三年。必來問公子起居。秦大了不措意。惟心畏母知。揚長攜弟入侍母。母寂不知也。母好佞佛。歲餘。攜二子謁臨安諸佛寺。便道抵靈隱。主僧出見。乃當年被跌僧也。睹秦大來。大喜曰。公子何幸辱荒寺。大知僧意不善。亟屏人詢曰。汝欲何爲。僧曰。念公子一足之惠。久不報非禮。頃老僧不自揣技薄。須公子教耳。大曰。予侍母來祈佛。母胆弱。幸毋相驚。俟予奉母登舟。當還卽汝。僧激之曰。公子好

男子。應勿虛言相謊。諾之已。待母登舟。將解維。伴驚語弟曰。某物遺寺中矣。當還取之。囑榜人停棹相待。乃重返入寺。見僧中坐。徒數十人持械環侍。懼曰。和尚欲衆斃予一人乎。僧曰。此予弟子。雖助予。不爲天下人笑。大請曰。予不意和尚恃衆暴寡。頃已一人至此。必欲一計汝衆數。知予當死汝曹幾何人之手。雖死。庶天下後世人傳說予者。謂秦某不爲驚夫。幾何人塵得死之也。予死亦瞑目矣。僧許之。大伸右手一食指。指其衆。數曰一二三。以次至四十八。還指僧曰。連汝四十九和尚。語畢。返身疾走出寺。諸僧都瞠目視。勿能出聲動。竟視大從容去也。大名大用。西來其字。亦十八武師之一也。二勇力亞於其兄。時比之季布兄弟。

潛夫曰。秦大宦家子。特以游俠善搏擊人著稱於世。嘗擊獷騎。擊悍卒。擊運艘軍。擊大吏虎役。衆雖數十伯人。大徒手往。無不顛踣。里中惡少。欺虐善良。聞大至。皆斂匿。善騎射。左右馳騁。發必洞的。接其貌。恂恂儒雅也。亦能詩。頃有傳者。茲不答。

莫懋

錢基傳

明有莫懋。字文懋。一號雲樓。無錫人也。儀表瓌偉。生而猿臂。勇力絕人。里少年數十戲持矛呼譟圍之。一躍而出。倏若飛隼。如是者三。終勿能圍也。嘗有閩人載舟過錫。驕橫異甚。索重賄。係驛丞舟柱。笞以鞭。懋見之。勃然怒。一躍登其舟。提闌擲之水。復躍而上。僕從不能近。闌爲奪氣。莫之何也。及壯折節讀書。工書及畫。善擘窠大字。畫法郭熙高克恭。旣成。做張旭狂草題詩其上。遇知己。卽贈之。非其人。雖重賄不能得片紙。晚作一松石圖。中爲長松千尺。一巨石虎臥松下。筆勢怪偉。最自賞愛。雖所親暱勿與。令王仲儀貌己像其上。跌坐於石上。蔭古松。蓋隱以松石自喻其堅貞也。子息中孝宗。宏治十二年進士。與餘姚王文成守仁遊。文成因爲題讚於圖焉。

潛夫曰。閩宦之禍。至有明而極。吾讀張溥五人墓碑記。未嘗不爲之掩卷三歎也。夫閩不過刑餘之小人耳。當其口銜天憲。使於四方。遂不憚翬然自大。雖有強項者莫之敢撓。何也。以投鼠則器有所忌也。而懋發憤一擊。其激昂大義。亦豈出五人者下哉。而世之人。廬乃以畫士稱之。匪所志矣。

南楊北朱

錢基博

錢基博是人名。NO. 大不相同。

明亡。天下有十八武師者。什九勝國遺老也。無錫居四人焉。南楊北朱。其尤著者也。人亦或優言曰。南羊北豬云。朱少圃者。以字行。居於寺頭之西村。寺頭。無錫北鄉也。故有北朱之名。其行事不少概見。惟傳其師事四明盧紹岐。紹岐稱之曰。少圃爲人甚樸謹。當不以炫技自禍。可知者廬此而已。楊維寧。亦紹岐弟子也。字紫淵。睹明社旣屋。知世事不可爲。築室湖濱之管社山。山在無錫之西南。故人字之曰南楊。維甯卜居其地。規湖爲池。築隄植楸。養魚種芙蓉。薜荔不絕。翦木燔石。搜剔巖壑。迺置層樓別館高亭曲榭於湖光山色中。耗費錢數伯萬。卽世所稱楊園者是也。維寧率妻子偕隱。讀書吟詩。布袍草履。與漁樵爲伍。客至。非意所欲見。輒拒勿納。意所可。則延款之。性剛直。膂力絕人。而杜口不言武事。輒喜揮毫作韻語。出言蘊藉。了不似人間武師也。一日。鄰里質店忽接盜書索鉅贖。拒且無倖。尾署名。則大刀子也。大刀子者。湖濱盜魁也。以善用大刀故名。却所索。必無獲免。亦莫敢不應者。主計者得書。窘甚。乞哀於維寧。維寧謂之曰。大刀子技勇冠羣盜。且徒又衆。來者必非寡。予一人恐不獲勝。能得朱少圃與俱者。乃可取之。急足延少圃。而自隨。主計者入居質店。爲覆大刀子書。許獻贖如數。約日來取。大刀子先期乘馬率衆攜械。盪擁至取贖。勢洶洶。而少圃道遠未及來。維

寧心亦恟懼。不得已持刀隻身出應之。呼曰。若誠勇者。速約若衆勿得前。若單騎與吾鬪。若用刀。吾亦用刀。勝者取賞。須一人助者。非丈夫也。大刀子許之。揮衆獨前。與維寧戰。連刀若飛。維寧百計伺其懈。不得間。久之。無勝負。戰益酣。維寧倏飛身上屋。陡再瞥下如鷲。下刀擬其頂。大叫曰。好大刀子。大刀子驟覓維寧不得。忽聞大聲發於頂上。心驚不覺刀稍遲。維寧疾下刀劈之。中其顛。墮馬死矣。盜衆駭散。莫敢攖維寧刀者。然維寧刀法匪所長。尤善使雙鞭。疾舞。則水潑不入。而鬪盜特以刀者。徒以大刀子善用刀故也。大刀子已死。而少圃卒不至。

潛夫曰。予讀餘姚黃太冲先生南雷文定。中有王征南傳。謂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至於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有所謂內家者。以靜制動。犯者應手卽仆。故別少林爲外家。蓋起於宋之張三峯。三峯爲武當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得進。夜夢元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單丁殺賊伯餘。三峯之術。伯年以後。流傳於陝西。王宗爲最著。温州陳州同從王宗受之。以此教其鄉人。由是流傳於温州。嘉靖間張松溪爲最著。松溪之徒三四人。而四明葉繼美近泉爲之魁。由是流傳於四明。四明得近泉之傳者。爲吳崑山。周雲泉。單思南。陳貞石。孫繼槎。皆各有授受。雲泉傳盧紹岐。今世所傳南楊北朱者。皆紹岐

弟子。則兩人者亦內家也。抑予聞楊維寧兩鞭頃猶藏管社山神廟中。鐵製絕巨。不下五六十斤。去歲有人往訪之。惜亡其一矣。予謂異日儻得移陳殘鞭於地方博物院中。可以厲邑人士之武風焉。予又聞管社山麓有藏兵洞者。相傳爲維寧當日謀匡明社。潛藏軍器處云。

潛夫又曰。予聞之宗人子才徵君。謂山陰吳興祚知無錫縣。時有以維寧謀叛告者。言其人勇難當。興祚心懾不敢動。密使人覘。維寧踞案吟哦。披讀新科制舉文字。琅琅正在得意時也。興祚笑曰。此村秀才耳。胡爲者。遂免於禍。

范龍友

錢基博

無錫范龍友。亦十八武師之一也。諸生。生有神力。平居力無所用。則樹一石楚庭中。時時駢中食。兩指嚮作擊刺狀。洞孔其上。不啻洞爛泥。久之。孔壘壘積數仞。望如蜂巢。居瀆口。以其術教授弟子。然精微所在。深自祕惜。有弟子王某欲盡其技。乃伺龍友飯。驟持長矛刺之。龍友手飯。飯底當矛鋒。鏗然有聲。而飯完不碎。疾進步跳入某懷。以二箸貫其鼻孔。仆之地。其精捷多此類也。後清有天下。

浙督李疑其有異志。移檄名捕。係獄。斃焉。或謂讞定。龍友戍極邊。不知所終云。
潛夫曰。清初。撫有諸夏。自知外夷僭盜。不爲人心所歸往。惴惴懼天下不靖。其誅鋤武勇。實與摧戮
文士等。范龍友特其一焉耳。然文字之獄。至今爲詬。而朱家郭解之誅。無人道焉者。則以文人通聲
氣。類多標榜相護惜。而武力士椎魯不解此也。及玄暉之世。允禩胤禎。奪嫡相猜。爭羅天下勇士自
佐。異人劍客。履錯宮廷。胤禎卒賴其力。干有天位。自以得之非正。心甚人知其陰。始也剪鋤非類。繼
則猜戮同體。高張網羅。靡所不誅。而天下武力之士殆殲焉。

清江女子

錢基博

德清俞桐園笠仕三吳。以解餉道出清江。將舍館。及門。瞥睹一少年。張兩目直視。口涎流頤。左臂側
垂。而獨伸右臂。反其掌下嚮。若有所取攜狀。駢其足。植門外如僵。雖五六壯夫喧譁推挽。莫能動。傍
有老人。諄呵曰。汝曹浮薄子。鮮事。強調人家女郎。微叩求此姑姑者。此子不得活矣。桐園心怪其故。
就問焉。老人應曰。頃有一行道男子。攜女郎載獨輪輶車。女郎翹織足車軾。銳小結束若錐。諸人道

見之。乃羣激少年。謂能一握此釵者。織鉤。當不吝酒食相壽。少年忻諾。意其必宿於此。乃隨諸人繞道先立門側。須臾車止。男子負被裝先下。入門。女郎方欠伸欲起。少年猝出手握其足。諸人正注視。欲出聲譴笑。不意少年掌甫觸女郎纖趾。而忽睹其體若寒噤。揚手不得下。女郎了若無覺。盈盈下車。而少年兀植如故。諸人心知有異。視之。僵矣。語畢。回頭語諸人曰。此爺大好體面。似官人。儻得官人好言相慰。此姑姑。渠或看官人面。賁此子生。諸人聞老人言。羣乞桐園爲緩頰。桐園心欲究其異。許之。偕諸人入。見一女郎方盟面。羣呼曰。是矣。乃環嚮叩首曰。適有一少年犯姑姑。頃猶僵立不動。諸人今已知罪。乞恕之。男子在側。驟睹狀。大驚。詢得故。咎女郎曰。吾儕異地人道此。何事傷人。桐園從傍僂言代爲請。女郎哂曰。輕薄兒。直須撲殺。倖官人爲好言。當釋之。乃翩然出戶外。輕掖少年右臂。少年忽出氣作噓聲。活矣。後少年視已右掌。見掌心黑點大如黍。則所觸女郎蹤履泥痕也。潛夫曰。我聞在昔溫縣有喬三秀者。工拳勇。客游臨潼。日晡。遇一垂髫女郎。青紗蒙面。跨一衛。喬頗佻。疾馳馬迎之。將揭其障面。女一足起。喬離鞍仰跌三丈外。以視此女聲色不動。文雅如許。大覺彼姝者子。莽兇不倖矣。

馬永貞

錢基博

馬永貞。不知何處人。勇無倫。嘗鬻技上海之城隍廟中。大言揭示十二字曰。腳踏黃河兩岸。掌打南北兩京。辭頗鄙率。然其人材武可知矣。人亦無敢與爲敵者。當是時。上海互市匪久。然商貨闐集。而馬路四通。冠蓋如雲。載馳載駕。頗需馬。故販馬者叢萃於其地。其人大率魁桀有氣力者。永貞怙力自多。嚮索金。不予。又索馬。羣販心知力不敵。許之。則又劫之曰。汝曹得無留良焉。而驚應我乎。我必自擇之。羣販不得已。亦許之。隨以手逐扣馬額。連稱曰未。究不取一馬。而馬着永貞手者。都內創死。不得鬻。羣販心恨無誰何。陰使其黨朱三者投永貞學。頗惴惴恐不獲盡傳其技。不意永貞絕愛喜。三饒於力。謂爲可教。悉授之技。久之。羣販知三力足制永貞。堅邀三必同往戕之。三自以受永貞教。且相待厚。意不忍。乃微語永貞曰。某日。羣販者期師某所。幸毋往。恐不利於師。永貞曰。馬某足跡歷海內幾徧。海內魁豪。我涕遺視之。顧怯若輩鼠子者乎。不聽。揚長往所期地。則一鄉僻小茶肆也。入坐甫定。進盃。永貞方欲俯首就盃。羣販乘不意。猝出石灰。裹擲永貞面。裹裂。灰騰眯永貞目。不可開。

羣販乃進刀攢刺。永貞目既失明。知不免。張空拳奮舞。所抵擊無不立斃者。羣販左右騰挪避永貞拳。永貞尋足聲所嚮。飛右足起蹴之。被羣刃下砍。截其足爲數斷。仆地。又躍起。刃齊下。永貞死。朱三既語永貞不見信。乃佯若隨羣販往佐擊永貞者已。見永貞目盲。心不勝憤。反兵擊羣販。販怒。詬三賣友。聚刃之。力不勝。亦死。三可謂不負永貞者矣。永貞既死之三日。有婦人投縣自稱馬永貞妻。擊鼓鳴冤。官出訊之曰。某某殺吾夫者也。吾必復之。幸勿以小婦人殺人論抵也。語畢。倏竄躍無蹤。迅捷如飛鳥云。

潛夫曰。聞永貞之世。上海有比利時人稱曰黃髯翁者。亦歐西方人也。嘗訪永貞城隍廟。與角力。見廟殿前有鐵爐一。製絕巨。號稱千斤。乃擊繞殿走二匝。而永貞能餘一焉。黃髯翁亦爲悚然。信大力矣哉。

堠山農夫

錢基博

堠山在無錫縣東三十里。俗名吼山。其麓有農夫焉。姓錢氏。佚其名。渾名爛橙子。不知何所取義也。

嘗有僱戽水於田者。爛橙子應之。其人囑曰。必以五人。爛橙子諾。盡領五人僱值。明日一人至。其人詢曰。餘人來未。應曰。行至矣。速具食食我。其人卽出粥食之。器具五人食。爛橙子乃從容徐啖。及半。其人久不見餘人來而食已過半。又詢之。爛橙子且食且答曰。須臾至矣。盡食所具五人者食。而餘四人無一至者。其人驚疑。又詢之。爛橙子拍胸應曰。予一人可勝五人。若求水盈汝田足矣。起攜鐵撐二。植戽水處。力按入地者逾尺。中隔丈許。置水車。又取巨毛竹架鐵撐上。手攀而足踏水車戽之。其鄰車戽水者。上有七人。心欺爛橙子一人。猛力齊戽。而爛橙子一人所戽水滾滾常溢於鄰車者倍。莫能難也。爛橙子耕田數十畝。而抗不納賦。官飭吏係追。舟下鄉。輒被毆辱。且詬曰。吾力耕自食。何與汝輩事。吏無如何。知不可力縛。乃好言慰之曰。官徵比甚嚴。儻追不獲。必笞吾輩臀。若好男子何所畏。肯一面官自言乎。爛橙子曰。可。泊舟石埭橋待予。俟取被裝來隨汝去。石埭橋者。堠山南五里許之一橋也。歸家取場圃石碌礮。袂裹袂被裝狀。重數伯斤。肩負立橋上。伺吏船過。下擲船首曰。且將被裝去。予行卽至矣。船首轟然震裂。舟幾覆。吏知其下船。必無善狀。捨之去。白官。飭丁壯十數人。下鄉協捕。爛橙子卽挺身登船。中途謂諸人曰。若等肯容某中艙一臥乎。諸人許之。起。僱樓下艙。

橫臥。足纔抵船舷。船已底裂。水入。沈於河。死者二人。官大怒。調營兵捕之。爛橋子遁入太湖。潛水七晝夜不死。惟苦氣促不得舒。折蘆管口銜。出水上呼吸。會漁舟過。見水泡沸沸遊漾水面。以爲魚也。持漁斂力刺。中其首遂死。

潛夫曰。此光緒十一年事。吾又聞無錫新安鄉有農者。生與爛橙子同時。其爲人偉軀幹。一日。道行內急。登野廁。廁故傍河。農踣踞昂其臀嚮河。而手執短烟管銜口徐徐吸。狀甚倨肆。適有船中流過。船載鏢者。居鷓首。閒眺。見而惡之。袖彈弓。注丸。擬農臀。農適揮管嚮後。擲煙燼。驟與丸遇。丸錚然落地。鏢者駭絕。以爲非常人也。泊舟投岸拱謝。農從容持禪起。笑謂曰。君何作劇。微予。必爲踣矣。鏢者隨請詣其家。贈金而去。後過其地。必贈金。且相戒儕輩毋撻農怒也。其實農非爛橙子者比。特軀幹頑碩甚偉觀而已。

梁興甫

錢基博

蘇州梁興甫者。明永樂時力士也。嘗往南京。息聚寶門。見守門軍晝掠人物。心甚不平。因以好言論

之軍慚怒搏興甫。興甫連踏數軍。軍以達於指揮。下檄逮興甫。興甫昂然隨檄至指揮署。指揮心憫其勇。置善搏者什人堂上。下堂列勇士伯人。然後傳呼興甫入。興甫見指揮長揖不拜。抗辨辭頗慷慨。指揮心異之。指其衆曰。聞若技能。儻能擊散堂上下衆者。任若何往耳。興甫卽結束下堂。拳所嚮處。颯颯有風。衆皆斂手避。徑出其門。無敢止者。嘗客中山王府。夜侍王讌。請曰。今夕獻薄技爲王侑酒可乎。王曰。若何而可。興甫呼僕攜一鐵箍舊桶置地。去座五六尺。隨取竹篾座上。編圈大小略似桶。隨手擲之。倏將桶腰箍密。而舊鐵箍落矣。再作一圈。復如前擲之。恰合桶底。而桶底舊鐵箍又落矣。王大驚歎以爲神技。然興甫藝力絕人而細弱。纔如嬰兒。挾技遊北京。見有一勇士與陳蠻子者戲。相搏甚酣。兩人者素號多力。興甫旁觀竊笑。兩人搏已。勇士猝提興甫手中。左右擺欲擲。詢曰。汝欲東耶西耶。興甫曰。第隨所之。語音未絕。興甫已立於地。而勇士踣矣。陳蠻子怒。徑前捉興甫兩手。接於牆。牆爲之動。興甫突起右肩。蠻子胸。蠻子不覺亦踣。良久而起。興甫皆再拜。願爲弟子。以是名聲益高。時廣西有僧名勒菩薩者。生平拳術無與敵。慕興甫名。遊食至吳。訪興甫。搏於北寺。寺有施食臺。高尋丈。闊倍之。二人登臺對搏。久之。興甫一拳中僧右目。睛突出於面。僧以手抉去之。自

分必死。益奮力角。足蹴與甫墮臺。傷其胸。與甫歸。內傷二日死。僧亦三日死。

潛夫曰。與甫性頗任俠。有惡少日聚人賭。必盡人貲乃已。與甫聞之。攜一筓斗。大可容半石。中置錢數千。以往。惡少方博樓上。與甫至。與博佯敗。後乃大勝。作欠伸曰。我倦欲歸。不博矣。惡少憤欲詬侮之。與甫以樓狹。不可用武。盡取博勝得錢。實斗中幾滿。以兩指撮斗唇。直其臂。徐步下樓。從容若空斗然。惡少大駭。不敢肆侮。詢之人。知其爲與甫也。此予聞之姑蘇一布商柳姓者。固不僅技勇可嗟異也已。

石勇

錢基博

石勇。溫州東鄉人。少失怙恃。雙眸炯炯。雖黑夜能遠視數十里。食兼人食。家貧不能得一飽。有戚奇其量。糞斗米十肴啖之。戲詢曰。飽乎。勇攢眉良久。應曰。否否。主人大窘。以索食。廚已空也。其舅某。邊工也。毗羅寺僧傭造殿。乃邀勇往作役。役徒叢集。担者負者。不下數伯人。舅誓於衆曰。能運磚石一次。重伯斤者。每伯斤。得與之錢二十。重倍。與亦倍之。卒役。受傭值。仍如例。衆皆踊躍。然他人率爲力。

所限。無能多負。而勇獨左右肩承。往往數倍於衆。願必繞行避寺中菜畦。路迂遠。勇心嫌之。竟破籬。率衆橫跨畦過。蹂踐寺植菜蔬。縱橫靡所不履。菜傭見而譁阻。勇怒。舉肱一揮。仆者數人。餘或辟易。走赴寺告主僧。主僧者。曾爲邊帥。亦勇有力人也。出視。見勇東西逐菜傭。衆譟和之。叱曰。汝曹何敢爾。勇瞋目詬曰。禿方外人。乃與汝爺事耶。疾飛擔幹擊僧。僧笑避。伺勇益進。駢兩指扣勇肩。勇痛不禁。委木顛。衆相顧失色。委勇竄避。勇伏地乞宥。僧曰。豎子有幾斤力。便目無人耶。盍起隨老僧來。手扶勇臂。痛頓失。隨至寺。僧詢勇何便爲此。曰。小人力食恆不能果腹。冀多負倍得錢謀一飽餐耳。僧曰。汝善啖乎。寺廚雖寡藏。當足汝啗。何不早告我而損我蔬也。語畢。願左右欲有言。勇亟曰。儻得蒙賜食。幸甚。奈不慣寺中蔬食。何。僧見其狀殊可哂。睨之笑曰。寺中例不許食肉。此戒勉爲汝破矣。老僧乃不意汝更饒肉。遂命炊飯蒸肉。盛巨盂。佐以雞魚數品。可十人餐。勇狂喜大啖。頃刻已盡。撫腹拱謝。僧命錮一室。三日無與食飲。至期。瞰之。則神色自若。僧曰。孺子可教。誠非碌碌者。時清德宗御宇之二十年也。方是時。中日失和。某經略備兵閩浙。禦日需人才。僧故經略僚吏也。作書予勇。辭其舅。費往見經略。得官把總。引卒千人。隨副將張必勝守海口礮台。一夕。夜半。諸將吏枕戈臥方酣。忽

礮聲轟然。副將遣人視。奔告石把總。惟擾擅發礮。副將怒。縛勇。欲斬之。申經略。經略知有異。傳勇詰責。勇曰。某豈病狂。適因守視時。遠見數里外有敵船。向台駛。某恐其乘不備襲我。往復稟報。輒轉誤機事耳。副將在傍斥曰。汝欲誑言。誑大帥耶。正駁詰問。俄海諜報至。言敵船二駛口外。爲礮台擊沈其一。其一創而走。經略知勇言信。喜釋其縛。謂副將曰。汝徒高官。乃鹵莽不明功罪若此。是汝才不足以蒞勇也。今奪汝官與勇。而以勇官畀汝者。汝心甘乎。副將慚伏不敢言。

潛夫曰。此會稽陶臬司杏南嘗爲予言者。頃讀邑子張選手繕瘦石偶記亦載之。謂其遭際遇合。殆與蒲聊齋所誌大力將軍相伯仲也。不亦然哉。後勇仕至福建水陸師提督。其名位差亦比肩云。

僧念亮

錢基博

念亮者。無錫嵩山寺僧也。太平天國黃和錦克無錫。遣兵徇堠山。堠山在嵩山西北十里。居民聚衆邀念亮往同禦之。念亮持鐵鞭奮身獨出。適一驍將握大旗馳馬揮衆來迎敵。念亮邁步竄入所乘馬腹下。貼臥。馬驚駛躍。倒撞其人下馬。揮鞭疾擊。碎其首而舉其旗。和錦兵奪氣。衆譟而前大敗之。

潛夫曰。予家老僕華老。老爲予言。念亮。俗姓楊。四川人。或曰。其人故大盜也。殆以捕急。避官中人眼目。削髮變貌爲僧云。

王子仁

錢基博

王子仁。江陰周莊人。儒而貧。授讀同村武舉人家。室廳事側。廳事爲武舉人教子弟習武之所。係繩樑間。懸布囊。中實以斗許砂粒。重數十斤。名曰砂囊。拳擊之以練臂力。而囊懸當路。頗障行。子仁出入。必以手推之。始頗覺重不任。久之。慣無所難矣。一日。解學歸。躑躅行隴上。有樵夫相迎。擔薪至。道狹不能避。子仁衣敝舊。猝爲薪壞。子仁怒。詬樵。樵不遜。曰。若衣自不牢。乃欲咎予。擔薪乎。子仁拉薪擔。必欲責樵償。樵欺子仁懦不武。捨擔奮拳欲毆之。子仁怒。伸手推樵如推囊。樵大吼。倒跌十許步。仆地。僵不起。子仁心怕欲遁。已爲耕者所見。執訴官。官素號明察。蒞視。命忤人驗報。謂樵者左胸當子仁手所着處。肋骨盡折。嚮內陷。傷心臟。故死。然非有拳勇者不能相創若此。子仁泣自陳。非拳勇者。官則訊子仁何業。曰。授讀武舉人家。曰。子從武舉人習藝乎。曰。否。然則子若何推樵者。子仁具言。

樵者相毆。還推狀。官則又曰。推以何手。曰。右手。官命起側身。用右手作推勢。選壯夫僞爲樵者。立其前。當之。觸手翻轉。如秋葉。有數人疾扶其人。乃得止。勿傾跌。子仁亦愕不自解。何以右手力致鉅。若是。官呵命之曰。易左手。左手推則絕無力。其人止勿動如故。官謂子仁曰。汝家離此幾何。曰。不遠。曰。吾欲臨汝家稍憩。汝導我。抵所居。察之。無戎器。不似武勇者家。又命導視武舉人家。及門。先呼子仁進。官隨之。登廳事。適道砂囊下過。子仁無意起右手推之。囊應手去數丈。官見。命易用左手推。纔微動不及尺。官曰。止。得之矣。此若習用右手推囊。日久遂不自知其力滋長。而左手不用。故力弱不任推也。惟樵不慎損人衣。又不遜欲毆。而若手推之以自衛。情非出於相殺。是若罪有可原。而樵咎由自取也。吾姑寬若勿論。抵子仁感激出涕。稱青天叩首無算。判是獄者。聞爲鄞縣陳康祺云。

潛夫曰。吾又聞有村夫子。教村童書。童或輟讀。輒喜駢右手中食兩指。拍棹以相警。久之。拍處。凹成窪。亦不爲意。一日。道遇友。戲拍其肩。友劇痛。手痿不能舉。延醫視。蓋肩骨折也。聞者莫解。其亦此類也夫。

嘉定老人

錢基博

嘉定老人不知其名。似丁姓。予遇之潯陽客館。與對室居。見其手煙管。口銜吸。倚几坐。室門閒眺。視所及。目有光奕奕如兩竿竹。隨目以運。心愕異。走其室。拱謁。皤然一老人。鬚髮雪白矣。老人起。延坐。辭色頗謙。予餽之曰。翁視炯炯。必有異能。翁哂不應。亦不謝。館人故識老人。從旁僂語之曰。客負絕伎。今又閒無事。肯懷不一試博。此爺笑乎。老人則掀髯大噱。伸手取几上銅元數十枚。齊緣若貫索。而指撮其兩端曰。東壁柱有大小木星二。連若葫蘆。視吾擲中之何如。語畢。銅元應聲脫手飛而不散落。鏗然中柱上。齊嵌入。整圓若小銅柱。木星深蔽不得見。數之。得三十九枚。予大驚伏曰。吾故知翁異人也。後館人爲予言曰。老人占籍嘉定。業販盜。每歲必買貨於此。嘗授徒數伯人。惟一少年爲所愛。能得老人傳而不盡。願頗自喜。戲欲踣其師。老人曰。豎子乃欲戲老夫。老夫今坐勿動。設能踣者。任若何欲耳。少年百計不得踣。一日。見老人俛首坐假寐。口涎垂及尺。以爲可踣。乃掩其後。雙手攀老人肩。老人不覺仰。頭觸少年胸。少年遽仰似欲先老人踣者。老人疾反兩手後。伸捉少年手。倒

提擲已前。兀立欲動。勿得動。流涕被面。口哀。老人曰。師倖恕予。予身麻木欲絕矣。老人笑曰。小苦自愈。微老人捉汝。勿俾跌者。汝則大苦矣。汝乃不知感乎。少年雖哀無誰何。久之。乃能行動。自遂云。潛夫曰。老人又自言。甲午戰後。有日本人嘗欲師予。以重金爲贄。予則告之曰。汝吾敵也。吾國將士死於遼陽之役者。不知幾何。吾今授子以武術。子或盡吾伎。以授子國人。而反刃於我國。子之計則得矣。而吾何以對國人哉。吾不忍也。其人固言火器瘳烈。伎擊無裨於今日之戰鬪。予應之曰。無裨戰鬪。子又奚學焉。夫子。吾友也。吾儻誑子金。授子伎。而不盡其術。則是吾不信於朋友也。吾亦不爲也。然子必彊吾勿欲。吾祇有誑子而已。異日倖勿以見誑相督過也。其人慄然而退。嗚呼。若老人者。可以風矣。

庖人

錢基博

無錫林。今吾作客江右。傭一庖人。見其袒背治膳。有刀痕一縷。緣脊下。劃然溝其背爲兩。心疑之。問焉。庖人面若甚楚。應曰。予劇盜也。今勿敢爲矣。今吾曰。何故。庖人曰。予不爲盜久。可爲主人言之。予

游某地。見荒野危樓聳雲漢。四無比鄰。然離市不遠。問之市人。知爲一老寡婦居。富有貲產。無子。方嫁其女。爲治衣飾甚盛。私念嫁女必豐衣飾。此人情。雖不如告者。夥頤沈沈。當可飽囊歸也。且婦女何能爲。毅然往。夜登其屋。聞室中作老婦人聲呼曰。首飾匣藏未。慎防小人。肘篋去也。一女子應曰。藏某室東壁第幾箱。加鎖矣。予旣竊聽知藏所。心益忻喜。謂探囊可取。良久。伺無聲。匍行趨簷。兩足鉤椽頭。倒掛垂其身。手攀樓窗撥關入。如頃間所聞女子言。啓箱。取匣出。躍窗下。將及地。微覺寒氣一縷。襲背若淋。體噤欲痿。抵地欲起立。已不能直其躬。不覺背痛若拆。大驚號寤。命。忽聞女子聲臨窗呼曰。若何人。予忍痛應曰。予某。倅乞娘宥。女子叱曰。若狗。若思吾家畏盜者。亦不敢以母女兩人踽踽僻處此矣。若乃不自量盜吾家乎。旣知乞宥。姑貰汝。予曰。雖蒙娘宥。然予痿不能興。奈何。女子笑曰。此創大不宜治。治則加痛矣。惟不治不能興。畏痛者無治。汝自審思。予哭曰。吾不任加痛矣。女子曰。亦任汝狗痿地耳。予乃大號怕曰。吾豈長痿不能興乎。願治願治。女子叱曰。勿聲。誰教汝自作受者。忽覺刃劃背如割。予不禁長號如斬豕。蹶然興矣。蓋其先女子袖小矢注射予背。緣脊貫膚入。下注及臀。而鏃藏內不出。故欲出矢。必剖背開。乃致此也。後乃終不敢爲盜。

潛夫曰。此乃林今吾自述於吾友秦君崇實而相告者。予又聞秦君言。客保定時。數聞鉅家報失盜。保定故總督治所。嚴飭府縣緝盜。杳無蹤。一日有捕人斜倚督轅旗杆。與同輩語。忽有水流下漬其衣。嗅之。作尿臭。仰視。見水流滴瀝自杆頂方斗。斗中隱約似物動。知有異。誠同輩勿聲。杆高五六丈。莫能上。伏杆下伺。夜中有人瞥下。墜如鳥。羣起擊之。縛焉。遂治如律。

李漁

錢基博

康熙間。太湖李漁笠翁。薄負文采。游京師。名動公卿。其無行人皆知之。而其爲盜。則人不盡知也。有江陰章老人嘗爲予弟孫卿言之。自述其高祖總鎮兗州。曾祖隨宦焉。時滿州某公以帝室懿親。巡撫山東。邀漁主章奏。漁風流自賞。暇輒挾諸大僚子姓。載酒大明湖。徜徉嘯噉。裘馬翩翩。大率少年鮮事。又天下承平未久。大臣子弟例習武。備國家干城選。不論將家子矣。予曾祖以總兵子。廁與其間。擊劍超距。靡所不爲。而漁文士從容諸人間。時強拉與戲。顛仆之以爲笑樂。漁被顛起。或恢諧自調。色不忤。故諸人樂與之游。絕不覺其有武勇也。一日。謂諸人曰。歷下風土。想諸公子倦游覽矣。南

朝景物。秀絕人寰。廣陵瘴靡麗爲三吳冠。諸公子盍買舫作廣陵遊乎。漁不恤附舫尾也。諸公子喜。載數畫舫。聯橋南下。抵廣陵。繫舟數月。興闌欲歸。行解維矣。漁忽置酒徧拜諸人曰。漁辱從諸公子遊已久。今有急。未識諸公子肯憫援手乎。諸人少年豪快。笑扶漁起曰。先生屬尊何必爾。吾儕敢不惟命。漁起曰。吾頃需金數萬。無所措。諸人聞數鉅。有難色。須臾。漁又曰。諸公子不能相假。吾知運司庫金銀無慮千萬。視淺淺者。不啻九牛一毫。於國帑無大損。諸公子材武。盍助漁取之。諸人相顧駭愕不敢應。漁憤作色脅諸人曰。諸公子必不相援。漁能自取之。明晨。捨少金諸公子舟。他遁。禍嫁諸公子矣。事發。累尊公禍必不輕。諸公子卽能自白。恐不免比匪之罪。能行。必無禍。諸人不得已應之。漁曰。信乎。曰。信。漁呼舟人曰。止酒。俟奏凱還飲。至爲諸公子策勳未晚也。舟人謹應如雷。諸人益驚。乃知舟人皆漁黨。漁起。取佩刀指諸公子曰。此行無爭鬪。不必人人持械。漁操刀爲諸公子衛。諸公子速隨漁登。語畢。距躍如飛。先登岸。諸人隨之。疾趨登運庫屋。揭瓦斬樑。驅諸人探身下盜金。自操刀踞頂瞭望。備有變。旣。諸人以次負金出。驅諸人先行而漁殿後。抵舟。命舟人揚帆。時酒尙溫未寒也。漁酌酒飲諸人曰。諸公子身下盜庫金。而漁纔居屋頂瞭。事發。不必首漁而從諸公子也。諸公子

倖好自愛。諸人默然。歸乃不敢與漁暱。然亦勿敢聲。究不知其多金何所用也。後有泄其事者。爲中朝官所知。欲究。然事隔數年。無左證。又以中丞貴戚子與其事。恐與大獄。甚不敢發焉。後余曾祖嘗舉以戒子孫慎交游。故爲言之如此。

潛夫曰。漁雖薄行不足道。然其玩諸人股掌。機智乃爾不凡。未易才也。予又聞之友人夷吾。謂漁生平辨給多口過。晚年嚼舌以死。聞者快之。未識信否。姑志之以俟攷焉。

戴俊

錢基博

戴俊者。亦蘇州人。梁興甫弟子也。嘗挾一陝西人游四川。其人亦勇力士也。中途經一山。山寺有老僧。居山中者數十年。見老猿二。日相角爲戲。其技甚神。非世人可及。戲與焉。久之。盡得其妙。搏無對。揭字於門致夸。二人道見。心慕之。欲入。有兩童子守門。亦善搏。遂與對手。童不能勝。乃驚入報老僧。呼二人入謁。見老僧趺坐禪床。謂二人曰。汝二人能勝吾童子。亦高手也。來。陝西人競前搏之。老僧坐不動。略舉手而其人已擲於地。俊繼上。僧仍如前擲之。俊立不仆。僧異之曰。汝可教也。留止。盡

得僧傳。思天下惟僧爲愈己。乘不意殺之。於是技無有與俊敵者矣。抑何其忍爲逢蒙也。潛夫曰。是亦僧有過焉。甘蠅。古之善射者也。有從而學射者三年。自以爲天下莫己若矣。乃謀殺甘蠅。彀弓而射之。甘蠅張口而承之。嘻曰。子從我三年。未教子嚙鏃也。學射者大驚。播弓矢而謝之。惜哉。僧之不知此也。時南京人有尤十六者。力舉千斤。素行無賴。居恆輒要人道中索飲酒。有不許者。卽怒吼。左手牽人衣裾。右手起道傍人家堦石置下。必許飲乃脫。俊旣殺僧。挾技客南京。知之。必欲一挫之而後慊於心。一日。伺十六觀劇。俊往傍之立。踐其足。十六大怒。將拳之。俊伴惶怯伏地。出十六膀下。而十六仆。俊起。連蹴之數十足。乃呼謂曰。尤十六。汝不識戴二官人耶。十六拜謝乃免。觀者千人稱快。

履店翁

錢基博

光緒二十三年。黃浦有武舉人某。家世習武。年少負力。嘗至上海市履。詎貨不良。賈曰。我貨表裏堅緻。匪是不以售於市。某固明其言之匪實。賈又曰。勿實。不取一錢。某應之曰。信乎。隨取履力折之。底

善然中斷。哂曰。汝履不任予手折。能任履予足踐地者幾何時哉。拂衣欲去。賈雖心恨無如何。一日。又至市履。如前折之。方譁爭間。一老翁鶴髮皤然。僮僕來某前。戲拍其肩曰。我貨良不惡。君指何物也。語畢。徐步入內。而某顏色不覺灰白若死。兩臂劇痛不任舉。呻吟與疾歸。乞哀其祖。祖駭曰。豈某翁耶。此翁我所兄事。爾何犯若。爾休矣。亟喚舟奔赴其店。投門長跪。時夜已深。門閉不啓。跪至曉。門關。翁出。握手入曰。何至是。予不意某乃故人孫。授之藥曰。服此命不喪。然其手則廢矣。奈何。始某兩臂力能提攜數伯斤。至是不任把箸持飯。食飲須人云。

潛夫曰。好勇鬪狠。孟子謂非孝。噫。某也不憚怙力鮮事。終累厥祖。白頭星奔。跪哀於老友。仁人孝子。非所忍矣。豈非古之人所謂忘其身以及其親者歟。

胡邇光

錢基博

無錫胡邇光。邑秀才。精武藝。善用銅箸。時號無敵。異人授也。其銅箸有大有小。大者長二尺。粗一指許。臨大敵用之。小者長尺餘。細不盈指。平時應急用之。半藏於袖。半出指端。游於市。見一僧索錢於

某店。邇光謂僧貌非良。店遂無所予。僧頗斷斷。然邇光不措意也。後往武當祠佛。中途寓一庵。庵僧出款。貌似相識。意殷殷。晚餐畢。忽聞礪刀聲。心動。視戶已鎖閉。始憶似某店丐錢僧也。例禮佛不得。搯械。倉卒無所得。銅箸。適見案間餐具未收。有飯箸二。擱甑上。取藏於袖以待之。僧啓門持刀入。叫罵曰。爾猶憶某年事乎。挺刀直砍。邇光以飯箸抵之。少頃。中僧手腕。刀落墮地。僧反跪頓地乞命。邇光曰。從此釋怨可乎。僧叩首聽命。明晨厚款而別。

潛夫曰。胡邇光生清順治時。吾聞時有大力者。遠道慕邇光名。來訪。值之道。猝出邇光不意。繞後。環兩臂抱其腰。舉之離地數尺。按石柱上。詰曰。若爲胡某乎。邇光自以足懸空無所用力。乃曰非也。不意大力者手甫釋。邇光卽後起一足騰蹴大力者仰仆地。返身自指鼻尖曰。若今識胡某否。其趨捷有如此。談者輒爲眉舞云。

白太官

錢基博

白太官。武進人。美風儀而有勇力。與甘鳳池同師。家貧。客燕趙。以事道出井陘。繞山行者十許里。日

暝。入谷。迷失路。四山忽合。茅店如雞棲。門外墨書壁作客店二字。爲風日剝蝕。略可識認而已。門掩。推入。闔無人。室中繩牀不帳。竹几殘蠟半枝。燼影欲滅。風吹窗紙瑟瑟作聲。太官連聲呼曰有人未。寂無應者。心大疑。瞥見左覆一巨缸。振振若動搖。一人自缸下掀缸探身視。倏然起。出戶外。逐之則已杳。知非善地。欲去。又地僻無可徙。乃枕刀寢。須臾。燭滅。淡月朦朧射紙窗上。太官假寐欲熟。隱約聞窗響。覺黑影一線穿窗入。譬如飛鳥墮牀前。大驚。辨之。一女子體態苗條。手雙刀齊下。已不及起。抵疾轉身內嚮。避其刀。刀下砍入牀。猝不得拔。乃急抽刀起與鬪。技不敵。欲逃。睹窗外似懂懂有影。懼有伏。不敢出。由戶疾上蹤。手承屋樑。奮足踢樑間椽。椽折瓦飛。聳身出。女隨之。馳逐不捨。疾如駛。崎嶇數十里。曉矣。兩人力不支。俱仆。女暈不醒。而太官起。揮刀欲殊女。逼視。睹女美。未忍。乃擲刀。掬水溪澗飲。女亦自飲畢。坐女傍守之。女蘇。感其情。遂委身事爲婦焉。太官攜以歸。太官嘗夜行於道。暗中遇一僧。陡撞太官肩。太官怒。詬之。僧不讓鬪。僧敗。詢太官姓名。謂曰。十年之後。行再見也。後太官載舟游西湖。僧踪至。太官先期知。僞爲僕人服短褐以俟。僧至。佯言主人不在。僧先鬪太官暗中。初未及辨太官面貌。信爲然。曰我俟之可爾。入艙坐。太官乃煮飯飯僧。取樸木爲爨。掌擘之皆斷。不

假刀斧。取箸。繩係之。擲河魚。必洞背腹。取爲饌。不假釣竿。僧見。內怯。念其僕勇猛如許。主可知矣。畢飯。謂曰。汝主不歸。予不能久待。然十年不見。不可無以爲記也。遂躍窗出。手踞岸上石欄。倒豎足嚮天。作跳虎勢去。視之。石陷成兩掌痕。深入數分。若刻劃。太官不覺悚然。太官性刻。忌勝己。出門數載。歸。將及家。途見一稚兒。年不盈十歲。堅握小拳。猛擊道傍人家石獅。火星爆射者數尺。太官心駭之。曰。此兒幼小如此。長大不可制矣。遂與之角。小兒不勝。創且死。大號曰。吾父白太官何不歸。兒被人毆死矣。太官大驚。然創重無能救。泣負其尸而歸。其婦怒詬曰。虎豹不食子。若乃過於虎耶。後太官卒無子。

潛夫曰。太官所居曰白家橋。予宗人謫星太史。亦白家橋人也。嘗以書告其友周君同愈言之如此。惟其書言一事絕誕不可信。謂太官夜過一處。見一小兒習拳術。太官傍觀良久。微議之。小兒直前拳其心。太官負痛騰足起。趨小兒於空中。墜地。折爲兩。俯視。石人也。太官亦踏不起死。予疑其出於附會。故不著於篇。

禿者

錢基博

桐城張已振嘗爲予言。遊京師時。見一禿者。手承雙鐵鎚。大若鉢。自敲其頭。左右環下。起落如風雨。每下輒隆隆然作響。頭不爲碎。其顛頂當鎚下處。瘡光亮若磨鏡矣。觀者或疑其鎚非鐵。索視。質重。莫任舉其一者。

潛夫曰。予見有鬻技者。自按其頭石上。命徒取木棒粗瘡臂。連棒之。了似無楚。是亦禿者之流亞矣。

三山和尚

錢基博

和尚。貴州銅仁人。姓吳。名以幻。無錫明故將軍何以培家將也。勇力絕人。豪俠尙義。避讎襲僧服。棲止無錫之三山。故人字之曰三山和尚。三山在太湖中。爲羣盜出沒地。有盜夥劫其衣囊。和尚疾避下山。手挈盜舟上。覆豐草中。隱身匍匐舟下伺之。盜下猝覓舟不得。心駭。欲捨舟遁。又無他途可通。陸。不覺惶遽甚。和尚兩手掀舟起。奮呼曰。舟在此。盜視。舟倒覆草間。負蟲立者。赫然一和尚也。大驚。

叩首乞哀曰師神人也。後勿敢犯矣。乃攜舟從容置湖若挈室戶然。盜羅拜。謂和尚不可當也。明亡。總兵黃蜚屯軍湖中。曾分兵攻無錫南門。與清兵戰。和尚適以事過其地。倉猝無所得兵器。乃入民居。得切麵刀及板扉各一。左手持扉作盾。揮刀矢。右手舞刀大呼突陣助蜚兵。橫截清軍馬足。馬仆截人。所向披靡。清師奔避入城。其勇敢如此。

潛夫曰。明之亡也。清將吏下檄捕何將軍甚急。將軍挈家避往三山居和尚所。和尚恐人迹知之。欲與偕亡。將軍不可。卒被害。遺二妾。奴謝陞欲逼妻之。妄言將軍許我矣。和尚佯給奴與俱。買舟入城市。畢姻物。中流抵五里湖。變顏數奴罪。揮刀斷其首。投尸于湖。其忠義有足多者。豈非皎然不欺。死生丈夫哉。語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予以是賢和尚也。

潛夫又曰。予又聞和尚嘗與邑人胡邇光秦大用二人。應主漕事者。畢司理宗吉聘。徼循北塘。伺漕卒登岸。譁滋事。卽捕擊之。蓋國變後。兌漕旗丁橫甚。每艘篙工水手不下數百人。持梃攢集。三人者袒臂格之。無不顛仆墜水。乃俱竄伏。擒其魁。縛獻。治如律。時順治十六年己亥也。後乃稍戢云。

蔣志善

錢基博

無錫江陰巷陶某。精研武術。號稱究內家。善用槍。尤能自成家法。世有陶家槍之目。武官蒞是土者。無不大。必先禮謁其廬。無敢慢。有蔣志善者。咸豐間。嘗官守備。無錫者也。獨不禮焉。陶怒。盛氣往謁。見蔣長身。皤腹。肌肉墳起。知必孔武有力。內怯。氣頗懾。不敢輕發怒。歸。蔣乃報謁。請曰。聞陶家槍。精妙無敵。某驚不敢請槍法。願賜君槍觀之。陶素以槍法自負。出槍眇。不覺擺舞作勢。蔣亟止之曰。君槍法自是猛無匹。惜槍幹劣。不任舞。稍用力。折矣。奈何。陶疑不信。曰。此幹良材。乃不任舞耶。蔣索槍。握其梢。力擺動。幹不禁砉然斷。笑曰。何如。某藏數槍。似不劣。陶慚。必欲一視其槍。乞隨蔣返署。索視槍。實勝己平昔用者。蔣又請曰。此槍應堪用。俾得一覘君伎。陶唯。竭力飛舞。驅撥空中。氣呼呼有聲。蔣睨視久。謂曰。止。君用槍。乃不任刺人。陶大駭。曰。薄伎。至不足道。然天下。乃有槍用之不任刺人者乎。蔣拍其胸。曰。不予信。君試刺我。陶怒。斥曰。君胡予戲。死君。且論抵。蔣又哂激之曰。君殊自多。予信君伎。必不任相死。陶憤。曳槍回走。十數步。遠舞作刺勢。逕前。洞蔣胸。蔣疾解巾。揮格之。巾纏槍尖。

不得脫。嚮後倒掖之。陶失槍。不覺拜伏地曰。願亦有以教之。蔣呼取盂水與陶曰。視予急舞。聊持潑予體。乃起持槍舞。閃閃成白光。大若徑四五丈車輪。警忽耀陶目。至不能張視。疾取盂潑之水。水點紛紛反潑。下若雨。淋漓滿己身。無一點着蔣體者。嘗有鬻拳者。彊占崇安寺廢址。寺。邑古刹也。邑人欲驅之而無術。走告蔣。蔣微服往覘。伎頗高。恐不可彊力制。歸取槍馳馬。繞所占地舞。一匝威之。明日。其人遁矣。相傳卽固始李世忠云。

潛夫曰。此聞之周君同愈。然陶雖伎不如蔣。而予殊聞陶非驚者。有鄒某者。亦陶友也。生平曾不肯輕以指觸人。觸必內創。知陶能。欲有以試之。一日。道相遇。適陶購寸糖食。謂曰。與我一枚食。伸掌嚮索。指端微觸陶把糖手。陶臂顫。知有異。疾騰他手撮糖置鄒掌。鄒乃攤掌僵植不動矣。蓋華君廷輝又爲予言之如此。

潘五先生

錢基博

同光間。虞山有潘五先生者。於兄弟次居五。爲人姁嫗長者。鄉里之人重之。尊之曰潘五先生而不

名字。然工爲超距搏擊之術。閉關自理。祕不肯授人。自炫鬻也。同里有丁元生者。武師也。自知伎不如五先生能。必欲有以傾其祕焉。每於廣座遇五先生。輒激之曰。人皆謂五先生能。天下豈有能而不欲與人見者。此必先生無所能。故示人以不可測。自掩其伎之拙耳。衆或和之。先生唯唯不與辨。元生百計不能得先生怒。猝不能忍。起高躍丈許自墮。下拳劈其腦。於法受者無不殆。意先生必疾避也。不意先生昂首引頸受元生拳。無纖毫楚容。笑曰。天下惟中實者勢重。下捷不可當。若五指不能迸力。雖握拳。指不靠掌心。故中虛不實。其着體也浮匪沈。雖猛不足以楚予也。元生慚伏乞受教。曰。若之何而實。先生曰。易耳。若置一缸臥室中。盛水。水性柔而面凝。猛着拳。必格不使得下。若旦暮下拳擊之。引臂務直。必使水浸沒腕。臂指及拳靡絲毫。不受水抵力。如此。治瘡久。臂力瘡勁。指一一擠靠掌心。拳自實不虛矣。元生謹治如先生言。久之。覺駸駸乎若與曩者異。一日。又道遇先生於市。先生謂之曰。若試拳予。先生反走數步作勢。直前。拳先生心。先生挺立自若。而元生外仆瘡所反走之路。先生笑扶之。起曰。若今拳中實匪昔矣。然欲搏人。必先自固其軀。若運周身之力聚拳。氣不覺上浮而步下虛。步虛上重下輕。立必不穩。自立不能穩。而猛力撲敵。敵勁反藉力以蹈吾虛。其力瘡

勁。反仆者瘡遠。此言搏術者之所以不可不審步法也。若精心力果。予不恤盡與子說。若其識之。潛夫曰。吾縣堠山有張童子者。農人子也。年十三。戶外有井。童子幼無知。道井旁過。必虛擬拳下擊。久之。拳下。井水輒大聲瀕洞若上騰。然井深及丈。童子短臂下拳。必無能着水面之理。人皆異之。一日。有鬻拳者過見。大驚曰。此童拳着人體。必無救。索童子父。謂之曰。此匪若家子。宜與予。不且爲若鄉里齒。父懼。許諾。後不知所終。此其治拳若與五先生之教。丁元生者相類。是亦不可不記也。五先生犯而不校。有謙謙君子之風。庶乎所謂大勇若怯者歟。

環秀菴僧

錢基博

環秀菴在無錫北關之蓉湖尖。嚮爲鄒姓家菴。有鄒君同一者。予老友也。嘗爲予言。家世居蓉湖尖。雍正三年。撫遠大將軍年羹堯既獲罪。世宗調補浙江杭州將軍。自恐不免於大戮。緣道貨遣姬妾。抵無錫。舟次蓉湖。倚窗閒眺。有鄒翁者。其遠祖也。時徜徉河干。將軍評與語。見其誠樸。夜遣材官密招之。裝家姬出。指翁謂曰。此翁大好福氣。必能庇汝。翁驚不曉所謂。乃指姬謂翁曰。此女有孕。男也。

翁子之可。僮奴之亦可。若女也。婢之童媳之。咸惟翁命。吾獲罪聖明。禍不測。弱息累翁矣。幸祕之。毋自貽禍。翁囁嚅欲有言。將軍遽命材官扶翁還。姬隨肩與至。攜箱十八。皆重寶也。翁恐賈禍。旁皇徹宵不能寐。旦欲謁將軍。舟揚帆行。不知何所矣。翁無如何。乃閉姬小樓。不使面人。數月。字一女以爲子婦。曰將軍命我矣。後將軍死。翁漸出箱中珍寶售貨營運。家隆隆起。感將軍恩。建環秀菴。中肖將軍形爲真武像祀之。招司香火者。厥爲僧智海。是卽將軍前所遣材官夜招翁者也。將軍材官例匪勇者不得與。而智海實爲其曹偶長。及將軍敗。散之四方。往往走江湖爲商旅護行。作鏢客。惟智海爲僧不與俱。以自別異于儕輩。而儕輩護行貨。不殊水陸。舟若車輒插幟以旌。旣知智海爲僧是菴。載舟出其地。無敢不下幟以眎敬者。一日日將夕。有鏢者舟過此。其人非智海徒。不知下幟。智海登菴小樓見之。取銅錢一。擲舟中燈中。熄其火。鏢者大驚。止舟登岸謝。智海笑曰。老僧與子戲耳。鏢者則言曰。師戲。小子心膽墮矣。智海慰遣之去。智海旣應翁招居環秀菴。鄒氏子姓多請受業爲弟子者。初鄒氏子姓居荅湖尖者。世業售鑿器。百慶鱗次。望衡接宇。皆鑿器店也。故土稱其地曰釘尖尖。濱運河。每歲運漕艘出其地者以千計。爭購鑿器販他方。歲贏利不下萬金。鄒氏業此致富者。

不可以計算。惟漕卒性蠻橫。往往有意滋事。鄒氏子姓得智海傳者既多。輒亦有以制之。嘗有漕卒登岸購貨。雙手擎五石缸置計櫃。缸巨重數伯斤。微得五六壯夫者不得舉。而卒取攜如桟孟然。詢夥曰。此缸值幾何。夥應曰幾何。卒怒曰。此缸有疵。乃價昂如許。予不欲購矣。憤捨缸計櫃去。聲隆隆壓櫃幾碎。內一人出。擎缸如卒。評曰。客來客來。疵在何所。客眎予。卒猝無以應。其人乃曰。客不能言疵所在。又惡值昂。予亦不售客矣。擎缸躍櫃出。付置原處。卒懾不敢肆。事多類此。其人率智海弟子也。

潛夫曰。智海弟子。楚二最著。頃有傳其爲人療喉創事者。予亦知之。惟予又聞楚二家無錫北鄉之前洲。嘗偕友人遊城中。適邑廟演劇。其友欲往觀。恐衆擁擠。又欲止。二曰。無害。吾翼子往。至則推其友在前。張兩臂居後爲衛。觀者雜進擠。二屹不動。終劇人散。友視二足踐所履磚。陷入地。深沒脛矣。二叢髻沒頤。故人亦謂之楚二鬚子。嘗學伎于智海。而傳弟子顧二嬖嬖。再傳而爲鄒翁孫蕙塘。蕙塘。或謂卽年將軍女出云。

王遂

錢基博

山東王遂者。不知何府人。客京師。傭爲人僕。力能擊大柵欄。關帝廟前石獅。躍短垣高丈許。亦壯有力人也。土人相傳石獅重五六百斤。無不怖伏。遂之神勇云。自言少爲盜。燕趙繫鈴於矢。去其鏃。攷矢躍馬郊外。同行道者車載貨過。嚮空發。作鏘鳴聲。意止車毋行也。爲之響箭。道行者遇之。字其人曰響馬。無敢違不止車下。傾囊獻其貨者。後以事與同輩齟。棄去不爲。投京師萬盛鏢局。願執業。鏢局者。蓋商旅傭武勇護行。南北之牙肆也。每受人雇護財貨。謂之走鏢。以其人輒挾鐵鏢爲武器也。在京師業此爲主人者。無慮十數。而萬盛尤有聲聞於燕趙間。故遂有意投之。其主人年六十餘矣。見遂請藝。遂曰。若何而可。引視後院。有鐵塊一。縱橫廣三尺。高如之。主人曰。拳之。拳之。鐵下陷土者寸許。頗自矜負。主人乃頷首曰。可。意似不甚隆異也。遂心慍。還請主人試之。鐵沒地視。遂三倍之。又有奇。遂睹不覺氣折。主人謂之曰。若新來。無任大事。茲有某宦者裝費八千金歸濟南。若其不嫌小試乎。遂諾。主人乃酌酒餞別。與小旗曰。以此樹車上行。無虞也。遂行。自思已亦曾爲響馬。響馬不必

皆材武。大率虛聲相響駭。威客傾其貲耳。今當覘之以盡其技也。懷小旗不樹。危坐車轅。中途響馬十餘騎。颺馳自後來。發響箭如例。遂佯爲不知。車依舊行。覘所爲。響馬莫測。不敢逼。抽矢傳鏃。彀弓射遂。遂聞矢來鏃鳴有聲。以爲仍響箭也。無鏃。不之備。猝爲所中。創肩痛莫任。急探懷出小旗揚之。響馬見。下騎曰。誤矣。何不樹幟也。乃爲傅藥裹創。護送至濟南。歸見主人。主人慰問創瘡。未乃大慚。不敢出聲。主人則語之曰。吾輩走鏢無債事。豈誠勇絕人人哉。所恃者。平昔與若輩有交誼耳。惟遇頑梗無可與語交者。不可不一做之以震其餘。是則匪材且武者莫任也。然若輩之材且武者誠亦何限。何可徒恃其勇。若休矣。却去不復用。蓋聞之張家口革販蕭子春云。

潛夫曰。予又聞之。里人曹學翰曰。貫城李者。亦京師鏢局之一。著聲舊矣。蓋主人相傳卽小說施公案所云神彈李五後也。有某甲者。居與鄰。其人嚮業爲翦竊賊。身懷二錢。襲治其半邊。極鋒銳。駢夾兩指間。垂手行鬧市。鋒交。割人衣囊盜銀物。無能覺者。心豔走鏢者之豐於獲也。一日。走請於主人曰。君家客間關無阻。徒恃君家幟耳。誰則不能者。我試爲之可乎。主人稔其素行。笑擲揄之不許。甲則固固請。適有人雇護資往南方者。主人以客盡備出。無以應。甲又在旁嬭欲往。主人不得已許之。

臨行。囑曰。君雖猝任事。不稔盜情。然盜賭吾家幟。必無害。惟或以新相識。邀君過飲者。宜急却勿往。語半。且爲優言曰。誠知君雅善探人囊。然慎毋探盜窟也。甲亦不禁自哂。行中道。遇盜。賭貫城李幟。疑甲匪素所識。李氏客。乃邀甲過家宿。甲坦然承之。絕無惶惑意。盜固疑其有恃矣。已抵盜家。盛供張。尊甲首坐。羣盜左右環坐。侍甲飲。酒酣。盜引一觴進曰。君李氏客。必有異能。甲固遜。一盜又曰。君今無宜搗謙。微得式瞻君威者。吾儕不與君行矣。語漸侵迫。甲乃謝曰。幸有薄技。應得供諸君一噓。語畢。起便旋。繞座右下歸。自座左上。酒數行。盜又請曰。君妙技可得瞻乎。甲則哂曰。盍各視君辮。清制。辮髮垂背也。羣盜睹狀。知有異。亟反手引辮。不獲。大驚相索視。髮種種盡爲人截取。不知何往矣。甲乃徐出之袖。纍纍。陳案上。蓋甲素所習翦竊技然也。羣盜不測所爲。羅拜曰。君誠神人也。自是甲名大著。爲人護財貨。所至無敢犯者。夫有王遂之勇力。幾不免於債事。甲僅用其素所習翦竊之技。乃招神人之譽。天下事信有幸不幸哉。豈誠不龜手之藥。或不免於淋瀝統。或以封侯在善用與不善用之有殊耶。故附記之。俾後之讀者有所觀覽焉。

拳術紀聞

杜階平

清嘉慶末葉。有爛頭何者。佚其名。本崖州宦裔何氏子。幼從少林寺僧醉癡學技擊。醉癡高足八人。位次序藝不序齒。何其大弟子也。學成。浪遊南朔。居恆恪守師訓。善自強晦。惟以賣藥餬其口。晚年返粵。流寓於香山縣之前山鄉。

其居停金翁。慈善厚重。鄰里稱長者。有子名公濟。未弱冠。有聲庠序間。顧公濟雖文人。而有尙武志。與何親炙久。窺知其懷絕技。遂事以師禮。謝去舉業。請受業焉。何感金翁遇之厚。且喜公濟恂恂儒雅。逆知非肯挾技凌人者。許之。盡以其所學授之。毋隱。公濟技雖精。從不向人前自炫。人鮮知之者。何居公濟家五年。迺去而就韋冬暄之聘。

翠微韋冬暄。武孝廉也。性豪邁。富膂力。其宅後圃。有石鼓一。重五百斤。韋奮足踢之。如轉丸。初韋延師習技。師到門必先與角力。侍者以楹載二紙函。一鉅而色紅。一小而色白。鉅者裹百金。小者裹五金。勝者留。進百金作贄。不勝者去。給五金作川資以辱之。先有一二拳師受創去。自是無敢應聘者。

殆聞何名。獨卑詞厚禮。延爲師。何婉謝之。蓋恐其秉性剛烈。異時或藉己術以賈禍也。嗣韋求之切。且指天自誓。何審其意誠。始勉就焉。積三年。韋以天生勇力。更得名師祕授拳法。殊自矜詡。偶醉後。語何曰。若以拳勇較雌雄。恐除吾師外。無論誰人。不得不讓某出一頭地也。何哂之曰。何地無才。汝烏得目無餘子。他人姑勿論。設與前山金公濟遇。恐汝尙非其敵也。韋聞之。面發頰。嘿而退。何揣其必尋金較技。則夜走前山告公濟曰。明日韋必來。子技固優於彼。然當念同門誼。姑饒之。彼善使單頭長棍。其足以制人死命者。惟騰蛇鑽穴一法。子可執雙頭棍。用俊鷲摩空法破之。蔑不勝矣。聊辱之以折其驕氣。勿遽傷要害也。金唯唯受教。預爲戒備。翌午。韋果詣前山訪金。金使人要於路。延入祖祠招待室。蓋金族人講武地也。旣晤。略致相慕語。韋卽乘間請曰。聞君久從何師游。外功高妙。僕不才。亦竊以此自負。未審誰爲健者。亟欲與君一撲爲戲。君肯賜教否。金夷然曰。是奚不可。惟相角時。偶有干犯。請勿以孟浪見罪。斯可矣。導之入藏械室。指示韋曰。諸械任君擇用。僕固無不可者。韋見金狀態文弱。已心輕之。繼聽金言含藐視意。遂憤然取壁上所懸單頭長棍。瞪視金曰。僕用此。或可不辱尊命。語畢。持棍趨祠內曠場。蓄勢以待。金亦攜雙頭短棍隨其後。少林棍法。以老到稱著。二

人同出一師。初交手。工力悉敵。皆無懈可擊。戰酣。惟見雙棍起落出沒。勢如疾風暴雨。嗚鳴有聲。觀者方却立目眩。瞥見韋陡躡於地。突舉其棍。猛向金臍中直搗。金急聳身一躍。越過韋後。以棍尾從高猝下。點其拇指。復從臀後一撥。韋棍墜。被擊。顛去尋丈。蹶起欲遁。而正門已嚴扃矣。迺由旁門逃出。韋既垂翼歸。恥其技之不若人。並懟其師之靳其術而不傳於己也。微以語侵何。何曉之曰。凡學吾術者。當戒惰。尤當戒驕。惰之弊。業不能精而止耳。驕之弊。將並其所固有者而失之。且足以招尤。子心粗氣浮。所得未及十之五。卽目空一切。今略受挫辱。亦云幸矣。人患不自知其短。苟能平乃氣。虛乃心。循序而習之。俟火候到時。某當不惜以密法相授。絕詣非能躡等求也。子何怨我爲。韋聞而愧悔。痛自刻勵。何亦不吝誘掖。逾年。韋技已精。何遂辭歸。咸豐間。韋從軍。積功至副將。會廣西藤縣大盜趙金龍。趙金鳳。兄妹亂作。負固排雲嶺。數敗官兵。粵大府檄韋會勦。韋威勇素爲賊所讐。故先聲奪人。連陣皆捷。已合圍矣。韋急功。潛於風雨夜。獨騎登山後。窺賊壘。誤墮阱。賊伏起。羣以長矛攢刺之。遂殉焉。

先是韋有愛妾蔣燕燕。江西繩伎女也。雖亂頭麤服。而貌頗娟好。更挾驚人技。牆高丈有五。能一躍

而過。善用飛鎗。操縱如意。能於五十步內碎人顛。隨父鬻技至香山。韋見而悅之。以重金賂其異母。納爲妾。年餘。產一男。及韋西征。蔣委其子於嫡。易斂而奔。尋至營。韋多資其臂助。方韋之冒險探敵也。蔣屢阻之。又請隨衛。皆不聽。竟及於難。蔣誓雪夫仇。卒用誘敵計。手刃趙金龍。賊援至。力竭。含笑自刎死。可謂奇女子矣。時洪楊勢盛。廣西已淪爲賊藪。殆年久事平。無有爲之表彰其義烈者。并韋冬暄一生事跡。亦僅得諸里閭父老之口述。久且湮沒無聞。可傷已。

韋子超。蔣氏所出。受遺傳性。亦英猛過人。長而從學於唐家六。善點脈法。惜蚤死。無可紀者。唐家六。香山唐家鄉人。亦爛頭何入室弟子。疑卽時人所撰技擊餘聞所謂石翁之子。特傳聞異詞耳。其技與金公濟埒。韋冬暄不如也。當粵事起。崖州亦伏莽遍地。爛頭何蟄居鄉曲。羣盜慕其勇。欲奉之爲渠。何不勝其騁。因避地。復至香山。其時韋冬暄已戰沒。仍主金家。金之戚唐翁者。以農業致富。生六子。家六齒最穉。性亦最馴。翁患世變亟。思守衛計。則欲六子皆能武。適何重臨。翁乃懇金爲之先容。聘以殊禮。何始入唐第。諸子環跪請業。何止之曰。毋然。吾技不能濫傳。必試可乃已。命檢破盜器數事來。盡碎之。成小片。皆鋒稜犀利。布諸地。示諸子曰。能裸身橫地上。旋轉而過者。乃可教。其

兄五人皆爭先旋過。遍體鱗傷。忍痛以示勇。家六獨不肯從。兄輩皆嘲其怯。家六正色曰。學技所以衛身耳。今學之成否未可知。而先殘父母之遺體。吾不忍爲也。不顧而去。何乃出藥以治傷者。越宿已脫痂愈。居有頃。何熟察家六謹厚。乃謂翁曰。諸郎惟家六行安而節和。他日當不以好勇鬪狠貽翁憂。吾當爲翁玉成之。於是家六從何學。歷五年。而其技幾與師相伯仲。何亦謂己所學者。家六已盡得之。顧家六不自信。時時強何較技。以驗其言。何都未之應。一日。家六持利刃以脅何。逼至屋隅。刃從頂下。危急間。何深慮一世威名。垂老竟爲孺子所敗。忍無可忍。遂出其神技。所謂虎尾脚者。一轉身。反脚踢之。中腎囊。踣於地。死矣。適唐翁來邀飲。何告以故。自請罪。翁曰。此渠自尋死。非君罪也。吾有六子。今僅喪其一。庸何傷。若惠而教吾五子。吾且感君。何聞言。深服翁量之宏。乃遍撫家六屍。喜謂翁曰。生氣幸猶未絕。似可救也。急檢箱中藥。約一刀圭。調酒灌之。少頃而甦。咯瘀血盈盂。又良久。蹶然起。向何拜謝曰。非冒死相逼。恐終不肯示不傳之祕。且預知師之能生我也。幸恕無狀。何太息曰。吾技止此耳。子他日傳吾術。當其難其慎。切勿妄授非人。以重吾罪也。家六敬諾之。時何年已七十矣。老無子。未幾卒。唐金合殯之。爲立墓附郭龜山之陽。環植松楸。以誌永慕云。

同時有盧二伯者。操客籍語。年近古稀。鬚眉蒼古。故人皆以二伯呼之。肩藥囊。背負葫蘆。貯酒以備醉。恆往來於前山翠微間。售藥自給。其藥膏每帖取值十錢。滿千錢則止不售。貧者贈之。弗少吝。得其藥者。以治刀棒傷。及風痹等症。罔不瘳。人因爭購之。二伯杖頭常滿。莫漫愁沽也。日者有近村莽少年。亦就其旁。開場賣藥。半日無過問者。少年嫉盧之利市也。借端詈盧。盧不答。少年欺其老。臨去。行近盧前。佯爲足誤。踢翻藥囊。錢與藥滿散於地。盧起。微拍少年肩曰。君何盛氣乃爾。吾明日將避而他去。讓君獨營其業可乎。言竟微笑。俯而自拾其錢。少年掉臂徑去。行不三里許。卽覺心悸氣結。筋骨拘掣。倒道側。呼痛不已。適唐家六過而見之。熟視久。大驚曰。此少林點脈法也。不速治。殆矣。汝會開罪於人否。有知其頃辱盧事者。爲告於唐。並代求救。唐搖手曰。解鈴須用繫鈴人。余無能爲力也。速往哀之。或可免。於是一二好事者。苦邀唐同往尋盧。唐亦欲一識其人。許之。至則盧荷囊行矣。追及。唐與衆代爲謝過。盧重違衆意。勉從其請。至少年前。以隻手倒提其兩足。輕擊其背者三。乃擲之地曰。愈矣。少年長吁一聲。已能起坐。盧數之曰。貧老人藉賣藥以延殘喘。與世無爭。有何宿怨。而必對衆凌辱我。此等害羣之馬。本宜除卻。今日若不念唐君情面。雖以百金餽我。亦不屑援手也。旋

願謂唐曰。吾友爛頭何非君師耶。然則點脈回生法。君亦優爲之。何必重煩老夫手續也。一笑而去。唐堅邀過從。不聽。自是前山翠微間。不復見盧二伯行跡矣。

香山當咸同之際。羣盜殺掠無虛日。獨不敢犯前山翠微唐家三鄉者。徒以公濟等諸人在耳。職是鄉人皆敬禮拳師。農隙畢集族祠。以修武事。卽童子亦效尤焉。前村鄭材。甫十一齡。每日自塾歸。輒從鄉人學拳術。性敏而耐勞。故未久卽略諳門徑。歲暮鄉塾年假。隨父出省會。寓至戚家。偶出嬉游。遇光孝寺前有某甲夫妻二人。方鳴鑼賣武。鄭擠身人叢中觀之。其人固豫產。北方武士。慣用長刀大戟。其技倆與南派迥殊。鄭見異思遷。已陰好之。復見其拾石卵二。分置於掌而緊握之。努力揮拳。演畢。而掌中石卵。盡成細屑。益慕之。徘徊不忍去。俟觀者盡散。乃尾甲至寓。求收爲弟子。甲卻之曰。吾曹江湖行走。露宿風餐。汝膏兒。詎堪此苦。速去休。毋溷乃公也。鄭長跪不起。且言但求學成。任如何艱苦。師能受者。我亦能之。甲妻愛其慧。亦從旁慫恿。甲遂攜之去。鄭父自失子後。懸賞遍覓。久不獲。已淡然置之。時序如流。忽忽已歷二十寒暑。鄭父母相繼長逝。其弟已兒女成行矣。一日。弟婦方乳兒。突有偉丈夫。貿然入室。驚訶之。其人自言此爲吾宅。吾卽鄭材也。婦大疑。立命長子往田間。

喚其夫歸。俄而其夫偕二三長老來。其人見衆至。遂詳舉父母名號。離鄉年月。戚屬里居。歷歷不爽。雖鄉音頓改。而容止間依稀尙肖其父。衆乃確信爲材。久別生逢。互相勞慰。爭詰別後况狀。鄭爲言歲歲隨師賣技。以客爲家。雖一事無成。然中華勝地。歐美名區。都留得雪鴻爪迹。爲差強人意耳。叩其所學。則謝無有。衆亦不之異。顧鄭客囊頗豐。甫歸。卽出貲營家室。又設布肆於邑城。生涯獨盛。未幾稱富商矣。鄭貌似良懦。有侮之者。輒斂手避去。而不知其爲北派武術中能手也。其所居村有大溪一。廣丈餘。環繞村後。渡而過。可省二里程。偶於春夜。偕二友買醉歸。二友卽嘗侮鄭者。時宵深。舟子已睡。喚渡無應者。溪水方漲。又不能徒涉。正趨起岸側。鄭已被酒。笑謂二友曰。吾等卽飛渡此溪。亦殊不費力。二友笑其醉後狂言。不意鄭猝舒兩臂。分挾二人於脅。一踴直超彼岸。二人震怖欲絕。驚定。乃拜服曰。不謂公具此絕大本領。吾輩向辱公。而公不吾較。直大勇若怯也。鄭曰。此何足奇。吾師固萬人敵。徒以世鮮真知己。故甘埋沒風塵中耳。吾術雖不逮師遠甚。然靈變矯捷。在北方早竊能名。未歸之前二年。以保鏢屢獲厚賞。綠林銜我者衆。自變業爲商。誓不敢暴己長以召禍。今醉後技癢。致露本色。殊用自危。幸二君爲我終祕之。二人陽諾。而陰洩於人。人乃稍稍知之。鄭年五十餘。

家益富。已抱孫矣。其子業儒。母姑息甚。流於淫逸。長好漁色。家婢無完壁者。鄭屢嚴責之。不悛。因狎妓。與妻占脫輶。常宿外婦家。嘗借事入族叔室。挑其寡女。叔怒。擬投訴於族長。逐之出族。鄭急以鉅金賂之。其事始息。鄭憤極。乃以言餽其媳曰。若夫無行。不破吾家不止。吾意屢欲死之。所未決者。特不忍吾媳少而孀耳。其媳曰。媳雖未孀。已與孀等。倘得承翁覆庇。令吾母子無凍餒憂。卽無夫焉可也。翁領之而出。恰值其子自外歸。鄭反身躡其後。翹中指。驟向其腰部點之。其子覺痛徹心髓。奔避之。旋亦無苦。然自此痿不能人。漸改行爲良士矣。後鄭以高壽終。其技卒未傳人云。

壬子。余客青島。寓山東街之某店。店側有街。街首有小樓一。燕人王叟稅居焉。叟年約七十許。以賣炒落花生爲業。雙眸炯炯。飲啖倍常人。舉動殊矍鑠。是歲春寒逼人。重裘不暖。沿途積雪沒脛。叟甫暇。每持帚掃路上雪。蹀躞朔風中。略無瑟縮畏寒色。人皆羨其老健。疑得引年訣焉。該埠處卽墨東隅。其俗例於元宵作高躡之戲。飾女裝。續木足。備諸醜態。羣趨大賈富室門。唱豔曲。婆娑而舞。主者悅。則厚犒之。爲是戲者。以薙髮匠爲多。而椎埋惡少。亦間有混跡其中者。其目的固別有在也。某日。余處樓中。方與友語。乍聞室外人聲喧。急推窗俯瞰。則王叟方挈高躡者之木足。手各一人。高舉

作旋風舞。高躡者駭幾暈去。哀號告饒。叟始釋手。觀者譁然大笑。詢其由。則此曹向叟購落花生。食既。悍不償值。叟據理爭。惡少更辱罵之。而唾其首。故叟以是報焉。有知叟來歷者。言叟本朔方健兒。壯時曾以一掌按牛背。牛伏地不能起。固管子所謂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中年爲仇家所逼。陷爲馬賊。既老。乃自拔歸。業小販。雖筋力少衰。然三五無賴。猶未足供其搏擊也。余聞客言。亟偕其素識者。強邀叟至寓。酌以酒而飲之。酬酢既洽。請觀其技。叟笑而起。命燃洋蠟於桌。乃作勢向之揮拳。覺有陰風從拳出。拳距洋蠟一丈。火光搖搖欲滅也。是殆技擊家所稱風拳者非歟。歐戰起。青島爲日攻佔。僑民奔避一空。未審王叟此時尙健存否耳。

友人劉鶴儕爲余言。贛之尋鄔。有孫琚者。其父固獼猴王也。前清時。以優行生設帳縣城。循循善誘。從學日衆。硯田歲穫恆豐。孫更善居積。家以小康。尋鄔本貧瘠地。鄉人眼孔小。孫雖少有。咸以郭家金穴擬之。鄰邑劇盜飛天鼠者。涎其富。糾黨夜劫之。索藏金。祕不與。以火遍灼其體。卒罄所有去。告縣通緝。役皆懼其勇。莫敢捕。孫傷重。家貲蕩然。竟以憂憤死。時琚年十三歲。母亦儒家女。通文翰。貧不自存。乃挈琚就食外氏家。琚氣體充實。膂力如成人。生有至性。每念及其父慘斃盜手。則撫膺大

慟。欲得飛天鼠而甘心。母戒之曰。語云。有謀人之志。而使人知之者。危道也。彼賊搏擊騰蹕。捷如驚鶻。卽勇士亦望而畏之。汝童牙未脫。力甫勝雛。而遽欲攫彼兇鋒。恐父讎不得復。祇自速其斃耳。汝年尙穉。俟有制人之能力。然後乘間以圖之。未晚也。徒悻悻然見於詞色。奚爲者。琚聞母誠。勉抑悲懷。而其志愈勵。偶聞人言荆軻聶政事。酷慕古刺客之爲人。時冀吾身親見之。又惴惴然恐其人之難物色。卽遇之。而或莫肯余助也。轉計求人不如求己。飛天鼠亦人耳。技勝之卽足以殲之。何懼焉。於是矢志習拳術。顧家窶。未能備贄投師。惟時掇巨石以練臂力。聞十里外小村中。有老農能武藝。喜其不索學費。則每夜不辭跋涉。就學焉。日則在外氏廢圃中。依其法演習。晴雨無或間。某晨。正習技。見一道士。駐足籬外。睨之而笑。琚訝之。問鍊師亦諳此否。道士爲指其謬曰。子之拳法。花拳耳。僅耀觀而不適於用。一遇勁敵。必無倖理。吾過此間屢矣。子屆學齡。乃不讀書。而日作此無益之舉。何耶。琚擬瀝情相告。陡憶母訓。則欲吐而仍茹。道士乃去。嗣訪諸人。知道士向爲某觀主持。有善行。又意方外人多奇才異能。擅拳術者更夥。余乃交臂失之。殊自悔。他日遇諸途。亟牽道士衣。偕行至僻處。含淚具道其素志。道士肅然起敬曰。然則孝子也。吾技雖劣。尙足爲子師。吾當成子之志。且假子

手以除民害也。子可歸告母。某月日。吾期子於某山之白鶴觀。琚諾之。爲言於母。母不令去。琚乃盜外祖數金。乘夜而遁。去五年始返。卽奉母移居大庾。時飛天鼠已受撫。授守備職。擁其頻年盜掠之巨貲。畜姬妾。治田宅。聲勢赫濯。富且貴矣。然中實叵測。猶復通匪分肥。以積怨多。出入嚴於自衛。會某太守壽辰。飛天鼠衣冠乘輿往賀。突有一少年。飛步而來。猛手向輿橫推。輿欹覆。輿役盡仆。飛天鼠出不意。亦跌出輿外。衛卒蜂湧欲擒人。少年振臂一揮。當者辟易。飛天鼠翻身起。怒撲之。少年條忽騰躍。手如雨點。剎那間。飛天鼠胸已中拳。骨折陷。噴血倒地。聞聲中。而其人已杳矣。飛天鼠昇歸卽氣絕。當道陰幸隱患已除。姑循例緝兇而已。識者謂其人卽孫琚云。

東莞陳恩。字惠溥。能文博學。兀傲不羈。嘗過舊書攤。見有手鈔易筋經一冊。雖蠹蝕塵污。而字跡尙略約可辨。略展視。與坊間通行本。微有異同。乃以賤值購歸。把玩熟記。戲仿其式演之。陳體素羸弱。自習此法。兩月後。卽覺氣力漸增。步履輕快。知其法確有實效。乃立課程以習之。三年如一日。試以重物驗其力。則天妃廟前鐵鼎。重六百餘斤。扛之起而色不變。鄉人伐樹遺其根。高出地面僅五寸。可踢而起之。曩時文弱書生。一變而爲武夫。赳赳矣。陳以古來文人。罕諳武事。我乃兼擅其長。恆於

儕輩中。自鳴得意。其戚某公。新授曹州府知府。苦盜患。具書幣招之。欲得相助爲理也。陳旣居幕下。刑名錢穀非其職。人忙我暇。時作汗漫遊。一日行經某地。有一小肆。肆內列胡桃十餘簍。一老翁方理賬簿。門首坐一少女。紅裳綠衣。姿首頗不惡。低頭作鍼黹。陳入購胡桃。逐簍試取其一。以指撚破之。都言不佳。翁笑而起。另取新者一簍至。兩掌掏胡桃數十枚。略搓之。殼肉盡碎。捧示陳曰。似此可當客意否。陳悚然。爲購數斤。攜而出。少女伸其一足。似故意阻陳行者。陳睹鳳履簇新。纖不盈把。心微動。俯而握之。手未到。而肋下已爲女履尖仰踢矣。陳驚痛失聲。急捫傷處。墳起如桃。翁叱少女曰。此府尊上客。小妮子何鹵莽乃爾。隨取丸藥一。和酒令服曰。飲之可無慮。否則五日死矣。小女孫無知冒犯。會當重懲之。陳愧謝出。自是睥睨之態。爲之少戢。與陳同事者。有張姓一人。亦府尊新羅致者。其人狀貌魁梧。而甚和易。陳與之頗相得。每出入。陳偕張。則署役皆站班以示敬。陳獨出則否。陳怪而詢其故。皆曰。吾等敬彼爲英雄耳。問何謂英雄。則以張先生輕財任俠。武技無雙對。陳聞言。未遽信。且欲勝張以服衆。他日。請角力於張。張不可。屢請。張曰。某欲藏拙。而君終不許。是以某爲可教也。堅却之。則不情。聊交手以示意可矣。二人卽於室中相搏。陳步步逼緊。張則著著退讓。正相持間。

陳陡騰一足向張首踢去。張接以手提而擲之榻上。急謝曰：大好飛骹。力量逾七百斤矣。某敢不拜服。陳經此一挫。始知名下無虛。而已力之不足恃也。遂與張深相結納。虛心請益焉。時府屬盜案日必數起。偵知主動力。實出某寺惡僧。僧具神勇。筋肉堅如鑄鐵。人莫能近。黨徒數百。僧皆爲之發縱指示。掠得咸以半獻僧。某縣越獄犯數十名。亦恃其寺爲逃遁藪。太守憂甚。知陳張二人能以掃穴擒渠之任委之。陳商諸張。欲偕張往掩執。張曰：談何容易。汝我均非僧敵。俟吾二友至。始足了之。子姑待。徒膏其刃無益也。無何。張二友踐約來。一老一少。少者短小精悍。老者卽賣胡桃翁也。翁乃爲畫策。乘其不備。四人率隊以夜往。至則少者先聳身踰垣入。手刃巡夜賊。縱火於積薪。啓關納衆。衆甫入。而僧已覺。裸體從寢室跳出。拔刃來尋人。翁與張併力鬪之。羣盜亦驚起。陳率衆禦之。格殺頗多。俄聞有大呼火起者。則烈焰熊熊。光徹佛殿。僧大驚。刀法漸亂。少者乘其懈。掏沙迎僧面撒之。塵略交。而翁之鐵杖。已當頭猛擊。僧腦裂死。餘賊驚走。寺亦燬。各屬盜風頓息。閭閻賴之而安。而四人皆功成不受賞也。後陳以省母回粵。見者覺其矜平躁釋。不復作倣倖狀向人。微叩之。陳乃盡舉親歷者以告。且曰：燕趙多奇人。吾獲見者僅張等。已覺小巫氣盡。向者夜郎自大。祇取辱耳。

游俠別傳

西神

謀生之道愈艱。取財之術愈巧。鷄鳴狗吠探囊覬之徒。亦旁午雜出而不可以紀極。或穿窬而賊。或衣冠而士。或擁八騶。食五鼎。而高官。而顯宦焉。等盜也。盜於野者悍。盜於市者僞。盜於朝者鄙。而皆有法律以爲之障。至若談笑以取之。從容以玩之。如羿之矢。如僚之丸。中其的者。猶且功歌而德誦曰。某也賢。某也厚我。某也有古之俠士風。則盜之技愈工。而法律之爲障。亦有時而寡效。昔太史公橫遭吏議。家貧賄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因有慨於古人急難之風。作游俠列傳以寄意。若魯之朱。若河內之郭。雖椎埋屠狗人乎。讀其傳者。自覺虎虎有生氣。不謂數千年後。更爲若曹闢一取財之捷徑。將游俠之進步歟。抑社會之退化也。辭而識之。以補龍門之闕。

桂林象郡。以山水雄天下。乃其人才。亦往往多特立獨行之士。以余所聞。道咸間有貞孝先生者。以文行著一鄉。君子之澤。不五世而斬。至咸同時。其孫某以名孝廉遊幕於湘鄉曾氏。曾氏喜講理學。孝廉則益規行矩步以媚之。一日。會食軍中。席有蒸豚一事。異味也。孝廉獨不舉箸。問之。曰。先母之

喪未闋。不敢遂肉食也。其刻意矯飾故矜細節多類此。湘鄉既雅重孝廉。一時同幕之人。如合肥李氏等。亦均與締交。久之以議。彼得攝畿輔某邑令。邑故赤緊。尤多竊案。孝廉蒞任三日。有獲竊賊而控案。請究治者。孝廉坐堂皇。集兩造而問曰。若失物若干乎。若竊某家物若干乎。兩造則各唯唯無異辭。孝廉乃大怒。命伍伯榜賊無算。繼復戚然語被竊者曰。彼亦人也。以貧故而作賊。今已罰當其罪矣。雖然。吾令是邦。有父母斯民之責。今甫視事而子卽以被竊聞。是吾德薄之所致。子盍爲我盡教養之責乎。被竊者不知所謂。則更唯唯不敢置異同。孝廉曰。今與子約。賊隨子歸。衣於子。食於子。吾將間日遣人省視。苟豐衣足食。薰汝德而善良者。吾固不吝重賞。不者。罰亦無赦。案既結。邑人士駭走相告。吾儕小民。苟遭賊患。幸毋邑侯聞。聞則侯庇賊。賊乃愈張。於是孝廉轉以道不拾遺聞於上。能聲大著。瓜期既屆。蟬聯得真除。邑人雖切齒。無如何也。紅羊之劫既平。孝廉上書當道。略謂亂世尙武。治世尙文。今者大亂初弭。不可不急謀休養生息之計。娓娓數萬言。爲綱四。爲目十二。類多親切而可行者。嘗道大歎賞。手書褒美。孝廉乃更以循良自命。嘗遍檄四鄉三老五叟。與城中紳耆偕。旦日會於署中。飫以盛宴。極飲盡歡。臨別。人授聖諭廣訓及孝廉自著之閭室燈佐治芻言若干。

冊。鄭重語曰。鄙人無狀。承乏斯邦。媿無以作表率。此書爲立身入德之基。子歸而分贈朋好。庶可代鄙人現身說法乎。座客則皆稱謝而退。謹厚者或遂嘖嘖誦邑侯賢明不去口。翌日而里正四出。按戶收書資。計某書若干。某書若干。錙銖不少讓。人始大恚恨。謂受孝廉愚。計孝廉治某邑五年。政聲載道。口碑翕然。強半皆此類也。時瘡痍甫復。邑人士不欲多所騷動。故得以相安無事。然上峯已微有所聞。會合肥相國督直。召之署而語之曰。子治某邑五年。功高勞苦甚矣。郡有某書院主講一席。月入亦可百餘金。子姑舍官而爲人師以息肩乎。孝廉知旨。奉命惟謹。掌教院中。一如治某邑之所爲。去之日。院中生徒數百人。率市冥鏹沿途焚化。祝使君升天成佛。勿再爲人間靈。其二。沉默者亦市酒脯聚飲爲樂。謂而今而後庶莫余毒也已。合肥聞之。嘆曰。欲使守廉。乃反長貪。遺玷名教。吾之罪也夫。孝廉之行事。卓卓可傳如此。而道學之名。固遠近無弗知者。旣累處膏腴之地。植產以百萬計。而布衣蔬食。一如曩日寒素時。卒之日。家無餘資。僅家人喚僧侶十餘輩。鐘聲佛號。爲資懺悔。祈冥福。突有半老徐娘。攜一五齡幼子。白衣冠痛哭而至。謂是孝廉之外室。幼子其血胤也。家人因約略聞知此事。懼醜聲四布。重爲道學先生累。則留其婦而子其子如故。然心固竊竊非之。又以其

苟合於野也。呼曰阿棄而不名。以示厭薄之意。庸詎知深山大澤。實生龍蛇。雛鳳清聲。突過乃父。而吾書之主人翁。亦於此嶄然露其頭角矣。阿棄幼時。跳蕩異常兒。往往集里中兒數十百人。分曹比武。而已爲之帥。角藝旣罷。則橫行閭閻。倚依將軍貴。調笑酒家胡。行事彷彿相似。里中有腹誅者。羣聚毆之。幾斃。以是人莫敢撻其鋒。稍長而折節讀書。一洗舊習。向之毀之者。至此或遂以周孝侯相譽。然阿棄性絕躁。聞不平事。軒眉攘臂而起。以平反爲己任。尤豪於飲。醉則靡所不爲。時或濟人之急。千金一諾無吝色。前清末造。學校林立。偶有以籌款事請者。阿棄必委曲應命。故尤得急公好義名。時學堂與科舉。並行不悖。阿棄旣夤緣得補博士弟子員。秋風文戰。援例以重金賄房官薦卷。更情郡中名下士入闈捉刀。榜發。哀然高列。於是遂孝廉而紳襟矣。光緒季年。捕治革黨之禁甚厲。邑有某公子者。與阿棄通譜爲昆季行。邑中首富也。日者忽以黨人供詞株連。銀鑰入獄。生命且不可保。阿棄慨然以昭雪事請諸其家。時公子太夫人在堂。方徬徨無所爲計。阿棄曰。此何如事。而太夫人乃猶豫不決策耶。三哥吾兄弟行。平時兄之臨難而棄之。異姓且不出此。矧太夫人與有母子骨肉之誼者耶。太夫人曰。然則奈何。阿棄曰。官場之腐敗。至今日極矣。夤緣而上下之。悉惟錢是聽。

太夫人所有者錢耳。錢與子較。子重耶。錢重耶。是在太夫人。我不敢爲越俎謀。抑苟以錢畀我而不掣我肘者。一月之內。不令三哥還復自由者。乃非我。太夫人聆其言。娓娓動聽。則詢以所需幾何。阿棄曰。姪籌之熟矣。提綱挈領。非從大者遠者入手不可。今長外交者某公吾師也。以此事往商。至少非萬金不可。餘若某甲某乙等。略以餘潤點綴之。得金數千足矣。至姪往還所費。爲三哥故。傾囊無恤。誓不敢令太夫人一錢費。太夫人感激涕零。謂豚犬不肖。幸賴先生。生死而骨肉之。繼自今請舉家聽子而行。抑長途鞍馬。露宿風餐。業重勞先生。而曰旅費必爾乎。是取在先生。雖高義薄雲。在未亡人。不亦媿將入地乎。阿棄謙遜久之。太夫人卒畀以二萬金之重幣以行。

骨肉之愛。根於天性。以某公子之慘遭意外。而太夫人殊不爲意。必待阿棄之痛切陳詞。始翻然憬悟者。此中蓋有故焉。某公子以金張世胄。早失乾蔭。平時擇交不嚴。一二人。利其濡而可用也。則導之爲狹邪遊。晨過趙李。夜走胭脂。終日徵逐以爲常。名妓葉小紅者。公子暱之。阿棄亦暱之。然阿棄夙爲家庭所不齒。又齒最幼稚。析爨時。長兄輩以名譽攸關。勉畀萬金。物產稱是。不足家資十分之一也。阿棄之母。鬱鬱而歿。彌留時。猶呼阿棄至榻前。以善自樹立。勿仰阿兄鼻息爲勛。阿棄揮霍

數年囊金傾矣。則以世家子弟之頭銜。向人乞貸。人知其兄之富有也。不虞其不償。亦時時有以浸潤之。阿棄因得以錦車怒馬。保守其豪華之常態。願與公子較。一虛一盈。成敗立見。勾欄中以金錢爲第二生命。玉尺量才。尤復不爽毫釐。兩雄相遇。小紅之愛阿棄也。不如其愛公子之專。阿棄知之大悲。嘗誘公子至小紅妝閣。糾人攢毆之。幾斃杖下。公子引爲大感。特以綠楊春好。本屬通家。不得不爲名譽計。隱忍不言。事聞於太夫人。銜阿棄刺骨。以公子柔弱。無可洩忿。但嚴囑勿再與阿棄近而已。不數年。阿棄掇巍科。聲譽日上。一日。與公子邂逅於友人席上。極道契闊。且自陳曩過。公子於前事固已澹焉若忘。且亦不虞其更有他意。因亦虛與委蛇。從此肥魚大肉之場。紙醉金迷之地。兩人乃復如蛩氈之儷影。出入必偕。公子長阿棄一齡。阿棄因自居於弟。又擇朋輩交情摯者四五人。互訂金蘭。公子行居三。阿棄四也。由是阿棄見必三哥之親暱已甚。方阿棄之以營救之說進於太夫人也。太夫人未忘前隙。意夫已氏必不能爲公子福。而阿棄卒以蘇張之舌。戰勝之。既挾重資入都。函電星馳。謂某處已爲道地。某處已允設法。終以運動金不敷。支配爲請。太夫人則更輦重金以應之。計往返數次。逾於定額者數倍。而公子揚長出獄矣。

公子既出。阿棄任俠之名。乃大著。都中有鉅公某者。願以記室辟令狐從事。與阿棄暱者。聞之大愉快。意鉅公方握政柄。近水樓臺。平流而進。內而參侍。外而司道。不難唾手得也。阿棄則淡漠視之。憮然語所識曰。懶稽疏阮。豈耐麤官。執山膏野鹿。而亦使之沐猴而冠。此其志愈在長林豐草間耳。強習難安。吾其賦歸去來乎。明日。遂騎款段出都門矣。阿棄之名。至是益大著。或有訐其陰事者。謂阿棄因情人先以行卷質某鉅公。又從而爲之辭。某鉅公始有借重阿棄意。而阿棄乃故藉是以爲名高。其說無左證。聞者亦疑信參半也。阿棄既返故鄉。太夫人感其盛意。更以厚幣爲謝。阿棄固辭。使者三返而後受。公子之戚。總理國家銀行事。介公子而以某分行事屬阿棄。阿棄既握金融界之機關。走其門者如市。富商某。以粵漢鐵路股票質萬金於行中。僅值原價之六耳。期滿不贖。阿棄索之急。謂值清理賬目。萬分不能爲力。富商適以營業失敗。將有破產之慮。既展期而復及限。阿棄曰。今無他說矣。以本利計。子尙須納金若干。吾與子爲友。不責子償息。而僅以股票沒入可乎。富商大感動。特從友人處更假金若干以饋之。阿棄猶謙讓如不欲受。而不知其一舉兩利。於第一屆期滿時。已以股票原價與行中交割也。族叔於郡中設一劇場。數年耗資以數十萬計。乃以劇場賃於他姓。

而月收其租金以資挹注。他姓殊強悍。月租不肯按期付。謀諸阿棄。阿棄則出而排難解紛。聲言不遵約者。將訟之官。他姓懼。月給如例。而族叔固未覩所謂阿堵物者。問之故。阿棄笑曰。叔亦駸矣。叔自計數年來。量入爲出。羨乎絀乎。叔曰。寧獨絀也。且不敷甚鉅矣。阿棄曰。然則叔奚我之責。今詬厲於吾左右。而索叔逋者。踵相接。吾相機以處之。酌量以遣之。儉不吝而奢不溢。各如其願以去。叔不見自我經租。終年無債主上門耶。而曰租金不名一錢入。然則此眈眈之租金者。寧遂悉入吾私囊耶。叔乃氣沮不復詰。

凡茲所述。特阿棄小試其技耳。其最著者莫如處分金氏婦遺產一事。婦楊姓。小家女也。父以畫自給。同光間。寫生家宗尙山陰胡氏一派。風枝露葉。蒼勁如生。筆端逸氣。不屑屑爲調鉛殺粉態。而神韻自足。南田秀潤。徐熙沒骨。風尙所趨。別開生面。楊所點染。雅與吳門之沙。上海之張相似。而濡染大筆。墨潑淋漓。轉有爲兩家所不及者。以是名譽鵲起。一便面須潤筆金三四兩。求者猶戶限爲穿。楊顧疎懶性成。不拘拘以畫家自命。風流倜儻。意在附庸名士。生平所學在畫。而轉以售畫爲恥。炊烟屢空。蔑如也。嘗有外遇。輒間數日往一歡會。至則橫陳一榻。飽吸烟霞。蓋其外婦固設烟肆而兼

營淫業者。吸烟既畢。輿之所至。縱筆揮灑。頃刻可十餘紙。畫成。欲加印記而不得。則購市上豆乾。或方之。或圓之。以小刀隨意雕刻。高古似籀文。更丐市肆所用之朱泥。雜硃砂而鈐之。明珠仙露。近人倉頡吳氏。無此手筆也。客有欲得其畫者。輒乘其遨遊芙蓉城中時。丐得之。楊亦不斷斷索潤資。自來畫家之癖不一。或癖於酒。或癖於金石古玩。而楊獨以癖於烟著。其淪廢終身病貧以死。亦以此。每天雨。御雨具以出。鐵釘齒齒然。泥汙都滿。既寧家。則納頭便睡。舉而置之衾中。狼藉牀蓐間。不顧也。家人詬誶。亦笑不與較。生平惟一女。風流放誕。雅有父風。年十五六。挽雙丫角。著碧綃衫。桃花人面。掩映於花陰柳陌間。曼聲歌花田珠孃之曲。見者咸色授魂與。嘗有聽雨一絕云。客窗閒聽雨。瀟瀟。悔殺窗前種綠蕉。何處笛聲人未睡。教儂那得不魂銷。識者謂詩雖不佳。而其蕩已甚。豔名既噪。益以才華。五陵輕薄子。挾彈相逐。女漸從之游。卒爲所給。轉徙入曲院中。時楊已前沒。家惟一母。亦以老廢。於是女遂以紅綃一曲。管領東風。間歌脫藉。旋復下堂。忽忽十餘年。猶是浮花浪蕊身也。最後以訟事破家。幾瀕於危。幸得一金姓者爲作護花符。訟事既畢。女遂矢志從良。以報知己。金素經商於南洋各埠。業錫礦。以財雄一郡。有過其家者云。宅舍壯麗。殆甚於王公邸第。門戶能隨足自爲。

啓閉。商彝周鼎。羅列几席間。夥頤沉沉。目不識丁。而好藏書。習與書賈處。亦喜談板本。有著者明人。而金以爲宋槧者。有明板而有元人藏書印者。金固茫然不辨其孰真孰贗也。旣得楊氏女。是鄉極樂。有終老溫柔意。時大婦歿已十年。一子亦弱冠矣。金乃使女正位中閨。而強子母之。子勿善也。家庭之間。舌劍唇槍。播弄無虛日。或曰。女豔子美。欲使聚麀。而子不從。遂構大隙。顧女語人。則又以子思幹父之蠱對。要之老夫少妻。必非家庭之福者。近是無何。金以病瘵死。遺產數百萬。女曰。父死。母爲政。今日之事。必不可以一錢異子手。子則素不滿女之所爲。亦以大權旁落爲非計。謀諸親友。或告之曰。而母妓也。敢爾爾者。有法律在。獨不可訴諸法廷乎。子信其說。遂涉訟。女亦以重金賄當道。歷官五六任。閱時十餘稔。案牘山積。而迄未定讞。張來利子之賄重。則直子而曲女。不服也。李來女倍其賂以賂之。子又索索無生氣矣。胥吏之承辦此案者。無不如飢鷹得肉。飽食以嬉。金氏之產之耗於此中者。亦致中人之產十家而有餘矣。阿棄習聞其事。作毛遂之自薦。女知其是爲己助也。歡迎備至。阿棄乃日揚言於衆曰。天下烏有以子而訟母者。無論其曲在子。卽子果直矣。獨不能潛移默化。俾家醜不外揚耶。聞者頗是其言。以爲得體。阿棄更爲言之當道。不數月而案結矣。所遺之產。

女七之。子三之。而女應以其所得之產。助學堂費若干萬。助公益費若干萬。助行政費若干萬。不者產且充公。女不得已。悉數畀之。而曩日阿棄與女所訂之祕密條約。謂事成以後。須饋阿棄若干萬者。又不能不付。綜計金氏之產。至是強半盡矣。而阿棄與當道某者。瓜分而豆剖之。且面團團安坐作富家翁也。

阿棄既襲重資。官與忽復躍躍然動。會朝廷明詔立憲。實行九年預備之舉。特設資政院於京師。作議院之基礎。阿棄略一運動。以議員北上。入都。遍謁諸同鄉。鄉人某者。以某部丞參兼辦官醫局事。阿棄謁之於醫局。值某他出。阿棄乃端坐而待。局係奉旨設立。堂中恭懸聖諭。四壁琳瑯。多當朝貴人小影。有某貝子者。方長某部事。權勢炙手可熱。阿棄目注其肖像。豐頤廣額。龍種不凡。凝睇間。後有人出。狐裘煌煌。儀表非常人。儼然某貝子也。時阿棄已以議員而捐候補道矣。則亟而匍匐於地。曰。職道某某請貝子爺安。詎其人亦屈膝不遑。呼曰。老伯。不記里中胡家小姪某某耶。胡爲而至此。阿棄至此。始知其爲同鄉某某子姪行也。匡人陽虎。致蹈小冠子夏。制誥韓翃之誤。則相與大笑不止。然嗣是阿棄竟得夤緣奔競。日伺候於某貝子之門。某省有部轄實業廠一所。虧本過巨。部中

人或遊說阿棄。子能以承辦是廠請者。陽博振業之名。隱助公家之急。事無有善於此者。至於得請以後果辦與否。權皆在子部中。但求得子償還基本金二三十萬足矣。他事非所問也。部中人之爲此言。特稟部長之旨。以阿棄爲傀儡而愚弄之耳。顧阿棄聞之大喜曰。款項吾所自有。第苟如約者。部中何以處我。部長則更懸京卿之重賞以餌之。不數月。報章喧傳。某某以獨力興辦實業廠。得旨獎三品京卿。不知者。或謂阿棄精明強幹。此舉乃受政府之愚。而豈知事且有此大謬不然者。

資政院之議員。有所謂納稅最多議員者。中選者大抵爲富商巨賈。或殷實之實業家。有邊省某某二人。各以及格膺選。阿棄遇之於都中。班荆道故。歡若生平。二人愚而魯。官場酬酢。禮節尤不嫻習。阿棄時從旁指示之。二人感激無已。纖悉均與商。一日。二人慘然語阿棄曰。頃得家中書。邑有劇盜數人。以事逮捕。乃肆口攀誣。牽連及我輩。事且奈何。阿棄曰。是誠宜早自爲計。今商部有所謂顧問官者。可納資而得。三等金五萬。二等倍之。頭等更倍之。誠能各得頭等顧問官者。貴顯無匹。媒孽之來。不期自息。卽有萬分一。官官相護。部中亦必力爲道地。不然。朝顧問而夕盜賊之。部中顏面之爲何也。二人意大動。意願問官。不第可免後患。他日衣錦還鄉。旣富且貴。邑中某太史。某部郎。乃更不

我者。願與部中人絕少往還。誰則爲通殷勤者。阿棄則銳以自任。二人乃鄭重托之而別。阿棄既知。二人入彀。則更與部中人語。京卿吾所不必。抑有兩人與吾俱。雖名不必居。而顧問之報。不可稍吝。苟同意者。事且旦夕成。不則尙在不可知之數耳。部中人磋商再四。卒如阿棄旨。而卒以京卿酬阿棄。閉院期屆。二人揚揚出國門。意氣張甚。而不知以多金爲人購一三品京堂。顧問特如嚴子陵所云買菜求益之附屬品耳。阿棄有知。不益將竊笑其旁。謂君子洵可欺以其方哉。

二人旣行。而阿棄獨留意。更將有所運動。二人旣抵里。細詢家人劇盜攀誣事。家人茫然。更詢他人。亦以子虛烏有對。二人終不悟。書出阿棄手。且以藉此得顧問歸。爲世世子孫增光寵。轉感頌阿棄不去口。會阿棄之同里某公子者。亦以事入都。公子故世家。都中多父執。有某鉅公者。阿棄爲公子謀幹時。亦嘗假其名而得金數千。至是公子特以年家子晉謁。藉致感謝之忱。詎公子言之屢。而鉅公僅唯唯否否。亦無一語詢其曩日橫罹鉅禍狀。公子大疑。退而問諸阿棄。阿棄笑不可止。徐曰。三哥乃猶是當年孩子氣耶。此事何事。詎可於大庭廣衆間。娓娓而談。今且敗矣。某鉅公因此必深銜恨於子。子慎毋再往。往則禍且不測。公子則憬然若有所悟。亦感頌阿棄不去口。

四時之氣。春生秋殺。循環往復。天殆以劑人事之窮。彼夫漫漫苦海。修夜不暘。而扶桑日出。終復呈其光明之象者理也。亦勢也。阿棄至此。自念操縱一世。舉無足以榮其念慮者。而不知臥榻之旁。伺隙者已眈眈虎視。欲得之而甘心矣。先是阿棄之在醫局。誤以某某爲貝子爺也。羞媿無以爲地。陰謀家最懼人發其覆。阿棄雖無似。然視名譽甚重。蓋方以任俠之名號召於人。故尤神聖視之。既知某某終不能掩其口。則轉與之親。某某亦個中老斲輪手。家本貧苦。嘗爲人家童子師。藉束脩以餬口。居停有女公子一。爲父母所鍾愛。亦隨諸弟入塾讀書。女貌妖麗。荏苒二三年。標梅待賦矣。某某聒而與之亂。蓋自由結婚之說。時方灌輸於女界。植德淺薄之閨媛。習聞此種黨易不羈之學說。而誤解其宗旨。鮮有不墮節敗行者。顧女之父母不知也。既允他人之聘。將涓吉行禮。女乃與某某宵遁。而留書一通爲別。大致謂婚姻之不自由。最爲人道之蝨賊。某家郎不慧已甚。又家世執袴。乘墜策肥。此外乃不能名一技。資財蕩盡。與乞兒等耳。女不忍以清白身。作富家奴。玩弄品。行逐清流。覓曹娥去矣。父母覩之。大慟。邏騎四出。更雇弄潮兒數輩。沿江打撈。無獲。嗣有人於他邑見女。與某鷄鷓比翼。始告諸其家。而壁返焉。好事者因作凌波影小說以傳之。某某自知不容於鄉里。有姊婿某

者。方供職都中。遂往商樓止。冀得一枝之借。姊婿與某丞參有連。則介紹使爲醫局掌書記。局中事簡。某遂日作牧豬奴戲。都中富賄窟。警廳日言捕治而因以爲利。常盛鹵簿。率隸役昂然直入。鐵索銀鐙。盡繫窟中人以去。中途人各饋銀若干。爲數無定衡。貴顯者千之。次者百之。最下者亦必以十數計。旣得銀。釋使去。若無事事者。某某亦嘗躬預其盛。顧竟不饋銀亦不求釋。隨至署。軒然高臥。署中人以衆皆去而彼獨留。叱使起。且令之出。某曰。吾以賭被逮。罪在不赦。奚云出也。署中人知言出有因。則好語安慰之。而某勢益張。某金若干。某銀若干。歷歷如數家珍。行且謁長官。聲暴其事耳。署中人大懼。則以餘金分潤。優禮待之。而某始致聲騷擾而出。

疇昔之日。某方盛飾往謁博徒。將爲城下之戰。忽遇阿棄於局。知其可供大嚼也。順其旨而媚之。阿棄大樂。阿棄方欲得一人助文牘之勞。試問諸某。某自陳願爲知己用。於是某遂以祕書參阿棄機密事。青油幕底。靡所不談。京卿之獎。某之力居多。阿棄旣飛黃直上。生亦驥驥且大用矣。顧未幾而銀行事發。阿棄旣坐重辟。褫職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以阿棄之力可回天。而當事者竟案定如鐵。藥體請命。轉賴某爲供奔走之勞。阿棄之感某。一如某公子及顧問官昔日之於阿棄。任俠急難之風。

又不得不惟某自許。事有不相謀而適相合者。離合姻緣。不可不謂之巧。而巧之中更有巧者焉。元之又元。雖令吳道子執筆以從。恐有不能繪此地獄之變相者。則告發阿棄之人。實爲某公子。而令某公子發阿棄之陰謀者。又厥惟某某。

阿棄之捷賢書也。因賴郡中某名士之力。某名士有文而無行。至此乃與阿棄朋比爲奸。旋某名士應撫幕之聘。欣然謂阿棄曰。好爲之時。不可失。子姑擇其肥者而噬之。吾黨子而挾撫軍之威。令以行。誰則敢反側者。阿棄諾之。思肥甘可飫者。莫公子若。乃陽與之暱。俾公子忘其舊愾。而陰布置一切。事成。邑令某忽得撫轅密札。謂公子有亂黨嫌疑。行置之法。而阿棄乃出而爲之搨擋。事定後。名歸阿棄。利則兩人均分之也。迨金氏一役。阿棄復因某名士之介。而賄當道舞文縱法。某名士讀書得間。嘗從容語阿棄。好官不過多得錢。而處境之苦。亦惟官爲最甚。簿書期會勞於內。苞苴暮夜勞於外。一或不慎。愆尤叢集。孰若吾兩人處亦官亦紳之間。子以挾著。吾以幕閒。偶一畫策。金錢汨汨。自作江海之朝宗。於海之爲計得也。故終某名士之世。阿棄幸無所差跌。及名士卒。而阿棄名心未死。雖得好官而卒以是敗。某名士之言驗矣。然使阿棄不引狼入室。無某某以參預其事者。敗亦不

至若是之速。蓋某自職祕書後。凡阿棄之往來私函。悉由其裁答。一日於篋衍中檢得阿棄往時與某名士往還書牘數十通。陷害公子之計畫俱在。大喜。錄副以示公子。公子驚愕出意表。某諱其狀。知公子雖甚憤恨。而復仇之舉。終躊躇不能決也。則更爲諧語以激之。不動。則又爲危詞以聳之。又不動。則試爲種種之方法以實之。於是而公子之志乃決。

阿棄之治銀行也。本有授人口實之處。夙負任俠名。補瘡剜肉。假公濟私之事。固往往而有所入。雖豐。而金錢在手。恣意揮擲。非是不足以維持其現狀。大權在握。卽彌縫而補苴之。亦一舉手之勞耳。至若公子往事。某名士已前卒。平居私念。更無有人刺其陰私者。故尤漠不爲意。其所延會計員某君者。相處數年矣。感情尙洽。阿棄嘗以某事舞弊。得中飽金二萬餘。會計員在旁知狀。涎之以分我一杯羹。請阿棄知其有挾而求也。允以三千金爲壽。會計員大喜過望。謂平居亦無所多需。歲時伏臘。或留以備不時之用。此三千金。姑儲蓄行中可耳。詎不及歲闌而阿棄竟以事斥之退。向索所儲金。則曰金果在也。特子亦有契約爲信乎。會計員曰。言出於子口。入於吾耳。誰立約也。阿棄曰。然則吾不能以子故而破壞定例。竟沒其金不與。事聞於某。則召會計員至。使作案中干證。而使公子爲

之先。都中某鉅公。旋譖知曩者阿棄之假其名以行詐也。助公子甚力。遂有派員密查之舉。既得人證確鑿狀。某更聲言於外。謂阿棄圖謀不軌。私以重金接濟海外黨人。故虧累至此。讞成。幾論棄市。幸阿棄金多。卒得某貝子某親貴之力。僅判禁終身。迨辛亥之秋。始得出獄。已老病不堪。旋亦謝世。而某某自因此事得重賞。後婦人醇酒。耗其資幾盡。一夕。忽遭奇疾以死。時距阿棄之入獄。僅半載有奇耳。

西神殘客曰。老友癯公。歸自海外。爲余言其事如此。其言離奇恟怳。疑若鑿空之談。且當光宣之交。桂林象郡間。殊無以有京卿而遭奇禍者。其非事實可知。特天地之大。何所不有。茫茫人海中。寧遂無阿棄其人者。接踵而起。吾言不文。轉恐不能預爲表揚其萬一耳。夫略述論人。阿棄之脫公子於厄。急友難也。解金氏婦之訟。拯孤寡也。謂之曰俠。疇曰不宜。昔陳遵語張竦曰。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沈俗間。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其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以阿棄之放意自恣。而卒有某某者爲之敵。然則彼浮沈俗間。而務反乎常道以行

者。又寧足自恃以爲久耶。世有阿棄輩其勉之矣。

南陽女俠

指嚴

清康熙晚年。舉朝慌於奪嫡之禍。洵洵如飲狂藥。諸皇子各樹黨羽。排擠傾軋。陰賊險狠。時世宗胤禛方在雍王邸。與庶兄胤禔諸弟胤禩胤禵等。互張牙爪。角逐不相下。其意常在儲君也。顧胤禛亦輕躁愁跳。非雍邸兄弟敵。左右恐失富貴。則日聳以箝制鉤距之術。擁衆自雄。由是恢奇倣詭及失職不逞者咸趨之。氣勢實凌駕雍邸兄弟。其間有一奇士。曰武大經。精劍術。擊刺爲諸部長。胤禛甚寵禮之。稱以仙師而不名。於是劍仙之號噪五都。世宗兄弟深忌之而無如何也。

武劍仙本上黨人。自言幼爲人牧豕。兄嫂凌踐之。凍餓涕泣。因陷大澤中。遇一老父憫之。詢知所以。慨然曰。盍從我。當有以玉汝也。曲折入深山。絕頂有茅茨。老父指蒲團令我坐。戒勿聲。勿思慮。飢啖果實。香脆不知名。如是者不知幾何日月。顧不飢渴。亦無厭倦意。且覺此間樂勝於不良家庭萬萬。一日。老父忽促余起。踉蹌下山徑。至一平岡上。可容數百人。有十餘客先在。狀頗猙獰。各持刀劍之

屬視余而笑。且曰。聞子道藝有進步。盍獵較乎。余斯時雖駭其語之無端。而思想若頓變易。膽氣亦驟壯。一若身本健者。道藝果可自信。奮然欲前。老父大喜。以劍授余曰。好爲之。孺子尙可教也。余一躍登場。揮劍取客。客攘臂拒之。鬪良久。老父呼止。客旋相謂曰。天姿甚優。第須指授法程耳。自此余遂日習劍術。興趣倍濃。二歲而畢業。老父謂余曰。持此可以稱雄宇內矣。然慎勿爲利祿所拘。番僧及女妓亦當避之也。余唯唯。遂出山。輾轉從一滿官爲干城。滿官固太子胤礽黨。覓奇材異能。遂以余薦。此儲宮中有武劍仙蹤跡之歷史也。

劍仙以滿大官之力。得青宮賞識。由侍衛長兼任令史。有所謀畫。無不惟劍仙言是用。世宗兄弟黨亦多奇人。白晝殺人於市。劍仙往往銜胤礽命爲之復讎。其間健兒門客。斃於劍鋒下者屢見不鮮。世宗兄弟亦知劍仙所爲。共商對付之策。允禔等獻計曰。彼飛劍取人頭妖術耳。吾輩可以毒攻毒。卽用番僧喇嘛之魔術。小挫其驕饒。徐乃圖制其死命未爲晚也。乃廣徵紅教喇嘛。能吞刀吐火。生殺取子。如探囊者。置之帷幄中。謀所以制劍仙。先是。劍仙有患難友藍某。劍仙嘗受解推之惠。及貴。知其子讀書能文章。爲之運動中朝。獲館選焉。旣而以西北軍功擢觀察。敬歷至監司。皆劍仙斡旋。

胤礽遂恃藍某爲京外交通之祕密機關。

藍某以青宮與援。開府秦隴。威勢煊赫。謂炙手可熱。僚屬奔走。蠅集蟻附。奴使婢畜。惟意所欲。滿清家法本厚待貴族。宗室圖海。乘軸中朝。獨執政柄。頗卵翼胤礽以樹德。爲他日定策地。盛賞藍某之能。倚爲腹心第一。有大家宰哈善者。長白山下裔胄也。憤己位出圖海下。且窺聖祖意旨。已厭胤礽穢亂宮闈。有易儲意。特爲文臣所持未果發。乃多方傾陷胤礽。欲扶植胤禔以抗之。聖祖又惑於貴嬪某氏。哈善因宮監與之比。時時探測聖祖喜怒。中傷胤礽。世宗兄弟聞之大喜。益傾事胤禔。共奉哈善爲健將。聖祖巡幸江南。樂其風土飲饌。旣歸。間與宮人道其美。善公之門生故吏多官江南。私遣奄豎吏役往還。無敢阻者。往往得珍異罕有之物。獻媚宮庭。胤礽大懼。語宗室圖海。圖海答以無患。可小術懲之。乃召藍某入都面授方略。且調撫山左。以扼哈善黨南下之路。一日有數奄人入境。盛飾儀衛。索州邑供張。馳騁招搖。閭閻騷然。藍某遣其武弁捕執之。駢戮於市。而以奸民冒稱中使奏。聖祖夙好名。聞其情。亟賞此強項吏。遂特簡江南總督。胤礽黨歡呼相慶。哈善不能堪。胤禔及世宗兄弟尤失望。集黨而謀之。計無所出。番僧某大言曰。妖人猖獗無禮。非殄其族不可。吾有一器。取

人於百里外。身首雖已殊。而左右未覺。名曰血滴子。苟用之。殆無不可入彀中者。雖劍仙亦不能避也。第方事之始。須建別室修煉。三旬而術成。室又多供歡喜佛諸天神等。以借神力。苟仗真主威靈。必奏奇效矣。胤禛猶預未斷。世宗獨奮臂曰。大師能爲孤等報仇洩恨。感且不朽。區區土木細故。敢不聽從。但願大師好自爲之耳。番僧唯唯。乃築離宮以居之。頗事淫樂。其穢褻怪誕。不下元順帝。威福尤過之。一日。別室中置酒高會。胤禛及世宗兄弟。以次列席。番僧翩然入。手提髑髏。血模糊。擲還中座。而哈曰。幸不辱命。哈善等驚起。眎之。果蓋某也。世宗曰。去一憾矣。奈劍仙何。番僧微哂曰。殿下勿躁。假以旬月。所不函武某之首者。有如此器。

初。武劍仙得某貴人女爲室。生一女而卒。遂不娶。女曰飛孃。讀書多文學。秉父性。好武力。尤不肯棄劍術。容儀絕世。羽林執戟及世家子。爭欲得之。劍仙俱不許。獨蓋某一子劍生者。與女年相若。才華豐贍。氣宇不凡。盛有時譽。且蓋某又與劍仙互相提攜。從事機密。爲兒女姻親甚便。飛孃遂歸劍生。顧兩小待年。未及冰泮。期以劍生獲甲第。玉堂歸娶。撤金蓮炬爲洞房花燭。以爲一時佳話也。時劍生旣領鄉薦矣。侍父節入江南。忽遇奇變。莫得罪人主名。涕泣北馳。訴冤於劍仙。劍仙驚惋欲絕。心

知哈善等所爲。乃謂劍生曰。罪人固不遠。第非可以法致者。苟得假手霜鋒以懲之。覆盆之冤。亦未嘗不可藉此快意者。劍生唯唯。信宿甥館。以待後命。越月。劍仙深夜歸。風雪滿肩。狀甚困憊。而鬚髯翕張。目光如炬。英氣殆未稍減。肘後挾一革囊。呼燭視之。赫然人首也。命酒肴至。謂劍生曰。仇人已刃其一。盍爲位於園中以祭爾父。劍生躍起持燎及首抵園所。縱聲一慟。劍仙亦哭之甚哀。旣罷。劍仙謂劍生曰。此哈善首級也。彼實主謀。胤禔等行其意耳。今去此可一洩恨。雖然禍尙未已。渠黨聚數百番僧。日夜詛咒蠱惑。且濟以暗殺。厥狀至慘酷。不釀大禍不已。吾感太子恩。業許致身。不可中悔。事變恐卽在眉睫。身且不顧。家於何有。弱息業已屬君。明日卽當成禮。爾可挈之西去以避難。勿留此徒膏鋒刃也。且亦延君父及吾家一脈。幸好爲之。他日耕薄田。守父書。春秋祭掃。夫婦如賓。吾目瞑矣。幸勿復作仕宦想。劍生痛哭受命。不敢詢所以。時飛娘在側。獨淒然曰。兒倚父以活十年矣。去將安之。誠不願父作此決絕語也。劍仙曰。否否。子爲一身計則得矣。其如藍氏何。子既有家。不宜與吾同燼。勿復有他言。劍生伏地謝曰。丈於吾家。所謂生死肉骨也。第煢煢在疚。不欲有室家之好。請姑爲兄妹何如。劍仙曰。爾第度心之所安而行之。要此間不宜復留而已。於是摒擋行篋作西征。

計。不意海燕未棲。颶風陡作。而全局大變。

番僧既令徒黨殺藍某。遂欲取劍仙。顧劍仙勁敵。倉猝間無暇可擊。又詛咒以魘太子。亦未有效。世宗兄弟窘甚。日臨別室。督促番僧進行。番僧不得已。謀先取太子。中有某桑結者。狡悍甲諸僧。謂如彼所計畫。必可大得志。胤禛喜。資以金錢巨萬。不旬日而太子果陷術中焉。蓋滿庭夙尊奉喇嘛教。聖祖欲羈縻藏衛。尤優禮之。乃令皇子各擇一喇嘛爲師傅。習其文字經卷。故世宗兄弟聚番僧至數百。宮中聞而不禁。獨太子不喜喇嘛。雖例立師傅。非心腹所寄。陽示崇拜而已。自寵異劍仙後。所謂少師者已積不相能。桑結乃乘間說之曰。太子視汝若贅旒。汝所知也。今劍仙建策。將於正位後。盡奪吾等之位置權利。不速謀。聖上春秋高。一旦不諱。吾輩尙有插足地耶。少師曰。奈何。桑結曰。以術廢之。而扶植胤禛。則子必永爲國師。少師以爲然。乃結奴婢進狂藥於飲饌。以蠱之。太子驟中其毒。忽易常度。晨起。仗劍入宮。手搃侍衛數人。聖祖方尙食。聲言不卽畀我大寶者。欲遂行大事。聖祖震怒。左右共縛之。以爲中惡也。本無意窮治。忽某內侍進言。太子實受某劍師蠱惑。至於發狂。第嚴鞠劍仙。必可得其情也。於是捕武下之獄。樞相畢力援救之。徧諷言官疏爭。上意寢解矣。胤禛懼。大

賄刑官。欲卽獄斃武。顧武趨健甚。黨羽亦衆。急切不易著手。聖祖以按驗番僧有詛咒狀。用樞相言。復儲位。釋劍仙矣。忽樞相薨逝。宮嬪某氏又言太子無禮。如楊廣故事。聖祖意不可挽。始決意廢太子。旋太子自殺。然武劍仙事。不復督促。獄卒與劍仙諗者。勸令遁去而易一人。蓋京師貴人犯罪者。恆用此手續也。武劍仙歎曰。吾以太子故。留滯京邸。今太子廢死。吾復何往。且人有恩於我。患難而去之。吾不忍也。嗟乎數十年儲貳。一旦斬夷如草木。人之無情。孰加於此。吾誠不欲復見後日之慘禍耳。乃以劍自戕於獄中。

方武劍仙畢命之日。正飛孃夫婦入都營救之時。先某飛孃與劍生入太行山中。結廬置產。擬稍緩時日。入都勸武公歸隱。時時探中朝事。忽事起。劍生夫婦急攜資入都。欲以賂求釋。甫至而儲位復。獄事已解。夫婦遂挽武公偕去。武公不可。飛孃從容曰。滿朝與漢朝禮俗殊異。競利祿。薄名教。渠兄弟鬩牆。天下將大亂矣。奈何拘小諒而忘大義。兒意鷓蚌之旁。必有漁父。漢族沈淪。且及百年。盍乘弱昧而兼攻之。設以爲時尙未至。則養晦之所。尙有首陽。吾父寧無意乎。武劍仙聞女言。意殊不怒。低徊良久。始喟然曰。吾寧不知自取。奈業已委身。生死無貳。且先人之訓。頗重名節。清廷已久爲共。

主。太子國本所在。吾敢視爲兒戲乎。爾等休矣。設果有大亂者。兒輩便宜進取可也。若吾則死於此耳。飛娘知不可諫。與劍生揮涕而出。甫出邯鄲而難作。女猶未知也。會逆旅主人言。京客來。語宮闈有變。太子復以淫昏見廢。不日立新儲。須再頒恩赦矣。劍生猛觸心緒。亟告女。女曰。太子有變。吾父且無幸。速回車。猶可及也。劍生曰。吾輩悔不強之出都。苟更往勿達目的者不去也。飛娘唯唯。比至則武公已死。賄獄官及奄豎始得屍。備衣冠葬之西山。哭泣如禮。顧胤禔黨朝夕邏輯。欲捕得武氏後嗣甘心。惟劍生夫婦已易姓名矣。

聖祖大漸。世宗以門客金某計。私易手詔字數。得承大統。專機幾洩漏。或言世宗預囑衛士夜閉宮門。及事定發喪。則已數日矣。然胤禔等大譁斥言。矯詔弑主。證據確然。洵洵欲伸天討。金某又爲調停計。許胤禔等世爵及厚祿。始得鎮攝。顧胤禔等大跋扈。世宗深防胤禔舊部。合以謀已。遂廣索胤禔故黨人誅之。嫌疑死者甚衆。藍某名亦在籍中。有子亡命在外云云。見之邸報。欲以犒金爲一網打盡計。時劍生方偕飛娘。易容變服遁。知河東人多識姓名。爰改適河南山中。曰白慕俠。劍生既棄其田產。家益落。至嵩洛間。則家徒壁立。屢屢爲炊矣。劍生不得已。爲童子師。教授諸生。以供饘粥。女

屈意鍼蒔以掩絕技。年餘莫知真相者。事寢懈。忽胤禔等流言復起。相謂以世宗罪惡。且及奪嫡之際。曾使番僧造血滴子。殺大臣以立威。殺江南督臣藍某爲尤慘云云。世宗大恚。亟置胤禔等於法。而疑藍某等子弟陰施煽動。欲絕其根株。會河南巡撫田文鏡入都覲見。田本世宗舊部。會膺腹心之寄者。至是密諭之。謂藍某有別業在河南南陽府。速暗檢其戶籍。有親丁若干。卽具摺密報。顧田撫雖多方調查。終莫得藍姓。有某寺僧極狂侈。交通官吏。所居寺密邇劍生別業。出入見飛孃而悅之。訪諸里人。有隣媪與僧善者。言彼夫婦行蹤頗詭祕。讀書不殖產。屋小於舟。獨乃有一祕室。每日夫婦必入禱。其中似宗教然者。不容人窺伺。聞中有木主二。日必展拜。僧聞而大疑。囑媪必密窺以告。媪歸以囑其子。子固儉兒也。穿窬入室。竊木主以歸。僧得之大喜。卽日懷木主見田撫。如獲拱璧。眎其文。則清故江南總督藍某之主。而奉祀男某是也。其一爲武諱大經之主。符式均同。田撫意得甚。盛賞僧之能。僧更繩飛孃之美。田撫笑曰。是犯婦也。甕中鼈耳。遂以騎劫劍生於家。兼取飛孃。當事未發也。飛孃謂劍生曰。是不可居矣。盍西徙蜀中。南遁九嶺乎。劍生因飛孃方孕。勸少安以待。免身。及捕者至。飛孃生兒僅十日耳。坐是夫婦俱就縛。田撫別置飛孃密室中。而購他婦以當之。遂與

劍生駢戮蒿街。飛孃居署中既踰月。防閑甚密。知不可遁。乃曲意媚田撫。以子寄乳媪出居民間。約他日用信物爲驗。田撫多女才。凡文書錢穀及兵馬之籍。無不令女掌治之。有所謀慮。中丞輒擊節歎服。由是大受寵幸。未幾田撫移駐五嶺。持節督諸軍。聲威益甚。有將軍某者。善將兵。部下健兒。爲東南冠。顧盼自雄。威望埒於田撫。妻某氏。亦諳韜略。能治軍書。聞飛孃多才。折節見之。飛孃大相結納。友愛逾骨肉。嘗從容論時事。某氏深惡滿人之驕橫。且言世宗刻削寡恩。吾夫昔從征遠大將軍。征西域。功勞卓著。迄不得獲要津。今征遠大將軍且獲罪朝。金印升帳。而夕已赭衣東市。吾夫幸來此。否則同膏斧鑕耳。言已。不勝浩歎。飛孃慘然曰。夫人之言。正如文家所謂窮而後工矣。此中況味。非過來人不能道。且豈特大官府如是已哉。中朝非我族類。淫虐惟所欲。吾輩性命。直等螻蟻。彼城狐社鼠。一邱之貉。足與論良心公理耶。有豪傑之士。取而代之。易如反掌。妾以爲時機不可失也。夫人以爲何如。某氏鼓掌稱善。大呼可兒。且微語曰。子誠可與論機密矣。飛孃知志意相投。乃泫然流涕。微道含冤茹苦事。夫人爲之切齒。耳語良久。始大聲曰。好爲之。吾必勿辜令孃意也。

越三日。田督暴疾卒。一署大驚。公子不肯發喪。欲與監司謀窮治署中人。以決疑獄。將軍方猶豫。忽

得飛孃書曰。彼陳尸於堂。待將軍至。而伏甲以圖之。亂象成矣。不先之。禍且不測。將軍以問夫人。夫人極言女之足恃。乃提兵入署。託言保護。盡屠公子親族等。而以窺伺神器上聞。朝廷嘉將軍功。即日令代田督。持節開府事。既定。飛孃束裝欲行。夫人曰。吾輩姊妹行耳。非妹則吾寢食寡歡。盍少留。飛孃唯唯。忽將軍欲得飛孃爲筵室。如田督故事。意甚激切。夫人力爭之。勢且決裂。飛孃歎曰。吾不可不去矣。姑視吾子以待機會。乃不別夫人。飄然出署。即日抵故居。乳娘猶在。子已呀呀學語矣。喜極而悲。於是抱子絜孃歸太行山中。變姓名爲村婦。莫知其所由來也。顧時時馳馬出遊。遊則旬日。或累月。詢所往則以省親對。人無有疑之者。以其拙樸謹愿過於村婦。嘗不以誑語欺人也。無何。澤潞間多盜。盜魁英偉。美鬚髯。劍術純熟。辟易千人。凡官吏之捆載而歸。及皇華之顯赫過境。騶從燁然者。俱被切切。則盡括所有以去。追之無及焉。而頽垣破壁間。或摩崖壁窠。輒寫作南陽女俠所過六字。衆灑然異之。然終莫睹其真相。不過想像中有此一綠林英雄雌耳。及所見魁桀乃係男子。則疑別爲一人。久之。旅客競傳。吾輩但遇南陽女俠。則行者得其資助。商者又必利市三倍。蓋盜未嘗劫商旅也。如是者又不知若干年月。

當嶺南奪軍之變。朝廷本不謂然。將軍又索印真。如唐河北藩鎮故事。世宗夙陰鷲。詔令鄰省相機進討。陽許假定三月以緩之。將軍新獲寵姬。頗暱荒宴。不及設備。鄰兵驟合。滿大會指揮如意。將軍陷陣中。旋爲所擒獲。夫人某氏以微服雜難民中獲免。有僕挾幼子從之。北走河朔。將投所親。恐不見納。困頓逆旅中。資用乏絕。又懼爲人偵悉。僕以不堪飢寒遁去。夫人挾子號泣於路。適飛孃過之。詫曰。子非某夫人耶。何故至此。夫人急囑勿聲。乃隨飛孃至家。歷述所苦。飛孃曰。吾年來生聚教訓。略有把握。不難一雪此辱。且爲我漢人爭光也。夫人至此良佳。能有以教我乎。夫人曰。夫死家亡。方寸已亂。賴吾妹之靈。得保此呱呱者足矣。他何敢望。雖然。女將軍之偉慮。亦願稍聞崖略。飛孃曰。吾聞湘中有奇士曰曾先生者。夙持攘夷反正之論。且廣嫻韜略。究心民困。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其生徒學說徧天下。所不足者兵力耳。妾以稍嫻技擊。故招集健兒。略加部署。此間數百里內。殆無不知有南陽女俠者。貪官污吏。頤指氣使而來。無不身首異處而去。彼穢濁僞朝。業已痛心疾首。於我勢成騎虎。不謀大舉。亦終無保全首領之道。故出萬死不顧一生。奮臂與民賊搏戰。曾先生願以全力相助。一面號召人心。影響頗巨。但欲得一平昔典兵上將。勳名夙著者。推爲主帥。則掃蕩中原。光

復漢室。在此舉矣。夫人額手歡喜曰。妹果非常人也。能如是乎。彼腥羶之族。將無容足地。一般攀鱗附翼者。巢穴已去。垢穢自無所積矣。妾雖刀鋸餘生。願拭目以觀大業。願安所得典兵上將乎。語次。淚皆瑩然。飛孃知其心事。乃慰藉之。又耳語良久曰。若人勲業名位。詎不足動人耶。今已由曾先生遣心腹弟子某往說矣。若得要領。妾當自往。夫人爲吾持家可乎。

一夕。飛孃作皇遽狀。入室取外衣。欲遂出門。忽顧夫人曰。此行生死未卜。願夫人注意吾兒。他日自當結草以報耳。夫人愴然不言。女既去。杳無消息者數月。願數數聞人言。某處有亂事。某處有亂事。又某大將軍獲妖人。能飛劍殺人於十里外。一夕而遁去矣。夫人固疑是女。然女終不歸。踰年。有蒼頭詢白鷹先生者。村人咸不知。蓋女與夫人相約之隱語符號也。夫人急舉答語詢之曰。搏九君無恙乎。蒼頭大喜。出密緘書函以進。夫人展視之。則玉獅一具。色理瑩潔。又文集一小冊。檢視知爲劍生遺著也。函云。

某夫人無恙。妹以復讎及仗義兩言。致不能寧居。願不共戴天。至再至三。偷息人間。羞惡安在。是以每輕身而不顧。苟可圖者。惟力是視。嗟乎。彼胡虜入關。暴君汙吏。悉吾國人之仇敵耳。讀書明

理之士。具有同心。雖在女子。敢不自勵。况再世之仇。切膚之痛。是可忍。孰不可忍。由是奔走四方。結交豪傑。幸得遇曾先生者。抱神州陸沈之痛。欲撥亂世反之正。生徒傳說。人心歸向。而某大將者。本忠正後裔。立功邊陲。志略宏遠。居恆常痛胡虜之肆虐。特以制於某主帥。不獲遽伸其志。一旦惟辟作威。取某主帥而斬艾之。輕若芻狗。大將爲之寒心。道路傳聞。諒非虛語。曾先生遂與妾謀。欲遣策士往說。得其效力。妾以女流。恐駭聽聞。乃使其徒張某。豈知先有異變。令人生疑。何者。方今朝廷。乃篡弑之奸徒。狡惡之巨子。常懷猜忌。虞人反側。徧布徒黨。百計探測。維時有某方士者。求見大將。請屏左右。遂獻祕謀。欲與共圖大事。大將知其神色有異。且譁張之世。稍不自度。輒爲人所賣。遂立變色。呼左右縛之。解送京師。豈知若人者。一入宮門。更不再出。蓋朝廷之嬖人也。自是大將益懼。一若肘腋生心。蕭牆起變。妮妮不可終日者。而曾先生之徒適至。此時豈有幸乎。曉音瘖口。不能見信。徒辱囹圄。吾乃挺身思鬪。旣而恐遂決裂。矯飾以入。求諸夫人。乃大將如飲狂藥。欲并吾執之。吾跳身而免。又欲夜劫諸獄。以出張生。僅殺數獄卒。防堵卒不可破。復返湘中。曾先生已以主謀犯被逮去。哀哉。其子弟徒黨。俱匿山中。方大搜騷擾。吾知不可居。乃歸南陽本。

部。然諸將士多無遠慮。苟一舉事必且荼毒生靈。吾一女子不足惜。其如民命何。會曾先生之徒范某至。始定議主用刺客。凡由某大臣某相以至宮中。而尤以宮中爲歸結之地。衆推妾爲之領袖。是固不遑多讓者。既畢議。妾遂行矣。自是歸期靡定。身不自由。事成則與夫人相慶。不成且委身草莽。行與夫人長別。魂魄有知。猶當於清風夜月。入夫人之夢。而一視吾雛與夫人之愛息也。夫人讀畢。掩泣而已。欲覓蒼頭寄答語。則杳然自去。因檢所遺物藏之。將他日致之其子。以爲紀念。時其子十齡矣。夫人爲之易姓名曰白於玉。延名師教之讀。託言孤甥依外氏者。人無知其爲同仇之關係也。夫人常憾其夫之爲德不卒。故屏絕世事。伏處窮山。課耕督織以教養兩孤雛爲己任。以報女之德。以盡己之心。故飛孃無內顧憂。而劍生有後。不可謂非飛孃之程嬰杵臼矣。

世宗旣以陰謀忌刻翦諸兄弟。遂攘天位而有之。則以爲天下事無不可以計取術馭也。於是益任權謀術詐。而弁髦道德禮義。尤惡諸兄弟之遺孽。必盡鋤之而後快。凡前此曾受諸兄弟之一餽物。一獎譽。及一荐剡得微秩者。卽目爲黨人。處以非刑。左右窺伺意旨者。更多方羅織。各指其冤家傾陷之。以快私見。世宗見凡民之可欺也。徧任酷吏。施嚴刑。殘忍慘覈。無所不至。天下囂然。旣而謗聲

徵達大內。則又徧布耳目。如厲王令衛巫監謗故事。有偶語誹謗者。分別族誅流徙無赦。國人雖哀痛慘怛。然無大力可以遽脫箝制。則亦惟隱忍鎮攝。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耳。世宗以爲小民畏法。天下已治。於是大肆淫樂。廣採滿漢回藏及朝鮮安南南洋各島等處美女數千人。以實後宮。因番僧與有奪嫡大功。曾設富貴共享之誓。乃舉庫帑及婦女陳之雍和宮前殿。恣其娛樂。雍和宮者。卽供番僧修煉之別室。因喇嘛宗教之儀式。設置歡喜佛及種種醜惡偶像之祕所也。世宗於政事之暇。無不徘徊於此。與番僧更番淫樂。而得入此間分餘潤者。則惟最寵之鄂爾泰張廷玉等。又有堂子祭禮者。立一木爲神。吹角鳴鈺。陳設犧牲以妥之。世宗亦恆於雍和宮前殿行禮焉。是日卽堂子祭禮罷。分胙賜庖。大宴番僧。某相亦與其間。且出諸女優作天魔舞。五光十色。鬢影花香。世宗樂甚。忽舞隊中一女子仗劍起。數十女子隨之。立殺番僧數人。直取世宗。時衛士無在左右者。世宗少習距離術。見事急。一躍緣柱登榻巔。番僧承之。女子飛劍中番僧。世宗在榻巔大呼。衛士擁入殿上。女子遂升屋遁。衛士追之卒不及。左右扶世宗下。則已無人色矣。顧視某相已橫尸血箔中。番僧之死傷者。至數十人。世宗乃命盡縛舞女。戮於殿下。一時桃花流水。紅雨紛飛。慘不忍睹。旋衛士於榻下得

一帛書。乃戮汝獨夫。伸吾天討。胡虜庶知警乎。南陽女俠十八字。世宗祕之。不令頒示大臣。第言宮中有盜竊發而已。時會案至京。會鞠。已擬大逆凌遲。世宗特旨宥之。羣臣皆莫測上意。相顧錯愕。以爲偶語棄市。誹謗族誅者。已不可勝數。如此巨案。而反獲生全。交章奏上。請重誅會張。以警其餘。世宗乃反覆辨難。申述特赦會張之理由。刊印頒布。所謂大義覺迷錄是也。

世宗既受此大懲。實隱有慌惕戒懼之意。特陽示鎮定。不肯遽改其武健政策耳。且亦知漢族積怨鬱極必發。欲稍示籠絡。以羈縻之。以阻暗殺之惡潮。故不殺會張。不窮究舞女。顧自此不敢至雍和宮。番僧日見疏遠。其事稍稍傳播於外。番僧引歸西藏。助其主羅卜藏丹津者擁衆自立。世宗乃復使年大將軍出兵征之。而會張所遊說之大將。則爲副帥。稱岳家軍。當陛見世宗時。世宗親授密函。囑其出京而後發。岳既出。發函視之。卽會案中有女犯某氏。入宮行刺。速爲訪拏等語。岳懼。蓋會案於已有關係。苟不破獲。上且疑吾有意庇護矣。奈何。時軍中某小將者。河東潞安人。驚曰。南陽女俠。吾五平前來往太行山中。其名氏屢觸吾眼簾。今當猶可得其字跡也。遣校探之。果然。岳大將曰。彼行刺而歸。當必入此山。特爲時已久。恐他往矣。吾意欲遣偵探隊。入此山徧搜之。且僞爲輜重。以誘

之來。則或可得矣。小將頗然之。遂駐軍山中焉。

年帥既西。與藏會戰。屢勝。請於朝。願鎮藏地。世宗不許。一日有自稱奇士者。杖策求見。年帥受之。其人美如冠玉。而英爽之氣。溢眉宇間。說年帥曰。將軍建不世之功。而處猜忌之地。此終爲淮陰梁王之續耳。岳大將之出都也。受密函於朝。令陰伺將軍隙。一疏虞。則爲戮矣。願將軍圖之。年帥恐間諜冒語。乃大怒縛之。奇士從容就縛。且曰。微命不足惜。他日將軍一失勢。則亦如是耳。君不見某番僧之事耶。年帥心動。且察其意非間諜。乃釋縛而禮之。且屏左右從容請計。奇士曰。竊以爲宜乘此時。并岳軍據藏地。一舉手而川滇可得也。然後北收關中。東下荆襄武漢。中原傳檄而定。漁陽壘中鼉。尙何能爲。年帥壯其議。願猶豫未能決。忽岳大將遣校來云。聞軍中容欽犯。必當遣出。問何人。則校遣一人徧認。卽指奇士爲欽犯。年帥不許曰。此吾新得士耳。何謂欽犯。校曰。此欽犯實女子也。彼橫行太行山中有年矣。有證人在。彼所素識者。奉密詔捕之。大帥安敢匿之。年帥以其語橫怒。執而答辱焉。岳將軍馳至陳密詔。年大帥仍不與。岳無如何。返營卽上疏訴年擅匿之罪。於是禍作而年賜死矣。蓋年懼岳議其後。欲去岳而後行。奇士日夜涕泣敦促。卒不聽。忽一夕失奇士所在。而岳大將

謫貶之詔至。璽書慰藉年帥良厚。反切責岳之無狀。年不疑。意大驕。然遂無據藏反正意。越旬。日詔書謂將軍勞苦。盍入京暫休息。且謀獻俘行大禮。將軍賜第在都門。可共爲樂也。年信之。既抵京。兵部收其名籍。卽下詔數年跋扈不臣之罪。一夕九貶爲九門閹卒。及平旦賜自盡。而後戮其屍焉。當是時。岳大將已復職領兵矣。世宗雖誅年。終以不得致南陽女俠爲憾。屢促岳搜求。然不可得也。未踰月。世宗亦暴崩。宮人相傳上本無疾。夜御膳撤。猶吃吃與宮人嬉。魚更既躍。忽宮人驚報上有變。頸有刃痕。血濡縷云。莫知所由。僅誅數宮人而已。

世宗之喪旣殞。太行山中一村。落有莊戶三五。一家止中年婦。課兩兒夜讀。青燈有味。紙窗竹屋間。時聞書聲。忽一人踰垣入。徘徊窗下。若甚樂讀書之有益者。微聞太息聲。久之兩兒讀畢就寢。中年婦人猶持籌會計。兀兀不止。榻中兒酣聲作矣。客始排榻入。中年婦人大驚欲呼。其人搖手止。中年婦始諦視。遽執手呼曰。非某妹耶。其人立脫外衣。則一娉婷少婦耳。抱中年婦而泣。且曰。苦吾姊矣。然感激已甚。非姊則吾兒早爲溝中瘠也。婦謝不敏。且慰藉之。少婦廢然坐榻上曰。吾憶甚。恐疾卽作。不能起。願吾事畢矣。願姊聽吾語。他日述之吾子。感且不朽。中年婦唯唯。蓋中年婦卽某氏夫人。

而少婦實飛孃也。

飛孃曰。吾自受刺客長之推戴。卽慷慨北行。客皆白衣冠送之。其時意氣如虹。不減易水高歌時矣。然劍術尙疎。天子竟環柱而免。宛如荆軻故事。甚可惜也。及聞征西大帥年羹堯。頗跋扈不受朝廷羈勒。遂遊說焉。輾轉至駐藏大營中。年帥大見信用。而爲岳副帥安排陷阱。妹知年無能爲。始決然舍去。遂欲由川隴東歸。行抵潼關。忽念已事未了。歸而墮素志非計。決意仍入都。一雪荆軻之恥。願自念危險實甚。古今無卷土重來之刺客。余敢再行嘗試。實不自知其何膽。然終不可以已。既至燕京。聞天子不與番僧相處。且狎嬪御。亦稍有節制。一般鷹犬奴隸。正頌聖德之日隆焉。妹雖未敢信。惟著手較難。且恐己之面貌。或有識者。所幸番僧俱盡。衛士亦非其人。天子未必能辨認。願果用何術得以進身。始易容作滿婦飾。遂著長袍蹣高履。漫遊杏廠。遇一貴人婦。流盼久之。余恐其識破。宛轉避之。彼謂余羞澀。忽挽余臂曰。個格格誰家令孃。余覘然答以某貝子府。某貴婦大喜。瑣瑣問近狀。且曰。子不識余耶。余某王府中主人蓋福晉也。於世宗爲叔母行。體格頗尊。而詞氣和煦。某王逝世已久。其子襲封貝勒。甚爲世宗所親信。時方掌內務焉。福晉旣愛余。余以失怙恃。願事福晉如母。

遂從之歸。當時余中心徒以彼係近水樓臺。或藉此得有入宮機會。萬不意天從人願。且如諺所謂無巧不成書者。則某福晉攜余而歸。本受人囑託而爲之也。時世宗有寵妃某死。悼惜殊甚。欲物色佳麗如某氏者。授意某貝勒。某貝勒歸語其母。卽攜余之福晉也。福晉曾識某妃。稔其貌以爲妹能酷肖。遂以是事商之余。決可否。余意中大驚喜。額手稱慶。而陽作憂疑色。福晉慰藉之。且祝他日母儀天下。翌日。遂由內監引輿入宮。略事修飾。卽聞傳宣入見。所謂天子者。乃踞御榻上。妃嬪環侍。余行禮。天子視之。色頗喜。略詰數語。卽令賜衣賜膳。余業至此。忝顏爲之。不顧其他。余矯命斥宮人退。蓋不循故例。入夜。解衣搜索。乃從容奏刀以割。血僅濡縷。而乘筆之太史遂書天子崩矣。余視之。審目的已達。雖死無憾。顧無人速余死者。余乃刺滿酋之血。大書於壁曰。南陽女俠爲父與夫復讎。遂從容攜劍躍登殿巔。恐爲衛士所見。亟去外衣擲殿前。而身從殿後踰垣入苑中。又由苑中背宮牆出走。及海淀。天將明矣。急以土垢毀容。雜廝養婦除穢。出外城。購得男子衣履。間行至鄉間。更衣始得歸。自宮禁層累踰越。筋骨已傷。更事跋涉。暈仆不振者屢。今雖得歸。恐不久於人世。妹死葬於某山麓。題曰。南陽女俠之墓足矣。第築墓須祕密。誌之勿忘。語畢。夫人竭意慰藉之。欲爲延醫。飛嬾不

聽。三日果卒。殯葬如飛。孃言。乾隆季年。清主始知其墓。欲平之。一夕忽移去。不知所往。指嚴曰。此事約略聞之。某祕密黨中。迹太離奇。絕可驚怪。或係好事者爲之。未可知。顧蛛絲馬迹。若。有適合者。夫世宗不戮曾靜。年大將軍忽膺嚴譴。岳鍾琪屢仆屢起。其中必非無因。至於奪嫡時。各。邸招致遊俠。互相黨爭。尤爲信史。而有一女俠貫串其間。驚心動魄處。紅線隱孃所不足方駕也。聊。取適觀。奚暇論其事之真贋哉。余方有清祕史之輯。某友謂可助史料。願余以事怪誕。不足著錄。然。又做詭可喜。不能割愛也。列外錄資賞鑒焉。

拾幽并健兒事

指嚴

某君云。岢嵐州居萬山中。地磽而俗朴。好勇鬪狠。顧多盜。盜出沒鄰境。井里輒設烽堠。置鉦械爲禦。侮計。又土曠人稀。生事以牧畜射獵採藥爲大宗。罕耕殖及工作。嬰缶釜服物篋衍之屬。類仰給。旁邑。旁邑亦皆竄。則負販之數百里外。羸輪牛輓。引重越山谷。疲殆所不敢辭。而遠服賈者十九出。其間獸皮藥材往。器用服物來。社會生活。卒賴是調劑焉。有集曰鹿徑。平岡複嶺。中敞廬舍。約百數。

十家。距州治三十里而遙。抵晉陽都會得二百里。集入市販往來。以一州東道主著稱。蓋有山口爲通太原孔道也。集遂得以富厚甲州中。顧生事稍備。僅如東南一小村落。而耽耽虎視之盜。則矚肥垂涎。時有擇噬之念矣。集尾一家。趙其姓。延福其名。業負販。壯歲喪父母。能撫育弟妹。弟曰延壽。十二齡。小妹才十齡耳。聘婦未娶。每年輒再往省垣。顧弟幼妹穉。不任操作。喟然思中饋主。遂捫搗受室。出奇贏賂備衣服器用。合集豔羨之。或嘖嘖道新婦有福。趙家兒巨腹賈也。卽延福習視集中困頓穢陋狀。亦隱然以巨腹賈自負。旣娶。則挈弟出太原。俾習世事。嵐俗殆不知兒童有入校求學事者。壽雖穉。趨捷活潑。且倜儻有膽略。行數百里間。或兄不及慰藉。亦未嘗知懼。見者洒然異之。福語人曰。吾家千里駒。殆將種也。自是壽頗露頭角於福之同儕間。惟集中人不及知。

古人有言。謾藏誨盜。福旣以婚娶備禮炫其財。及偕弟自太原歸。復多輜重。盈車苴蕙。覬覦者指爲明珠。夫役走告。皆曰趙家車何沈沈者。聞者又心焉數之。彼非百兩如雲之韓侯耶。宜其夥頤乃爾也。於是傳說附會。市虎杯蛇。益不可已。或曰此家擅擅固千斤之韃。或曰大丈夫當如是耳。眼豆心芥。三家村兒。往往有是。况其爲葦路籃縷之鹿徑集哉。以綠林嘯聚之藪澤。而騰此家累千金之美。

譽其爲禍福。不俟吾言。所幸者延福本健兒。或畏勁敵而却步耳。

徒手遇蜥蜴。則壯士變色却步。有備與無備之說也。延福甫弛行裝。懽然與室人敍契闊。杯酒談心。喁喁良夜。固萬不料暴徒之猝至。壽以幼年辛苦半載。一旦歸來。酣然寢其故榻。其暢適猶雛鳥之獲其故巢也。而於是破扉執炬者。如入無人之境矣。先是集北阻鹿徑嶺。故盜窟也。居人屢被劫。鳴邑宰。則煩不勝理。且蹤跡歧錯。例置不問。非結寨持械。自奮以擊敵。無術訴冤苦也。故吏治益懈。盜益肆。及闖延福挈貲返。已遣徒黨尾行數十里外。既夕而舉事。其勢如飄風驟雨之至。故延福雖勇。無所施其技。睡夢中聞聲躍起。盜已四面集。倉猝間無所得禦侮具。則肉薄以當之。創血浴體。狼藉如泥獸。猶搏一盜。奪其刃。還刺諸胸。願衆寡終不敵。暈絕於地。新婦不肯辱。亦紮縛如羊豕。呼號絕慘。延壽聞之。嗾小妹醒。欲持械往救兄。伏窗窺庭中。盜不下二十餘。而兄已無聲息。槍刃映星光。閃閃作雪色。其下正昇運苞苴篋笥之屬。未已。新婦哀聲亦漸低。斯時小英雄忽膽戰股慄。急止小妹勿聲。曳之伏暗陬。盜殊未覺也。搜括既竟。次第呼嘯去。隣里始集訊。延壽兄妹瑟縮如膽落狀。以爲小兒女恆態也。

天且明。走視者愈衆。鄉老于子來。檢延福尸。臥血箔中。新婦已失所在。呼延壽出詢。昨宵警狀。延壽淚落不成語。再三問。始言幾多怪醜人。持刀嚇殺而已。小妹更戰兢可憐。趙宅中無他人。鄉老太息。作垂憫態。旣而語左右曰。此已成血案。與尋常劫掠異。似不可不報。蓋謂訴諸官府也。一醒齷隸。笑應曰。狼藉如此。尙有澆裹費耶。翁固長者。能不使若輩枵腹。固大佳事。若區區則不妨稍盡義務也。鄉老聞言。遽沈吟不卽語。隸遂顧延壽而招之曰。童子來。汝家尙有篋筭。爲盜所未取者耶。延壽愕然。隸又促之曰。第言之。吾當爲子治盜。延壽乃指一所曰。是亦篋筭乎。隸視之。則竹籬半揭。其蓋布褐芒屨。縱橫雜廁。如爨下婢之傢具。蓋延壽家居時之故服。盜所不顧者也。隸色似怒。喏曰。圍園中物。敢混乃公。急語鄉老曰。事無可辦。未識外戚何如。鄉老四顧。一中年農。遂巡却步走。鄉老呼之曰。老戀。非汝親生女。遂不顧耶。中年農顰蹙曰。事誠慘怛。顧徒口亦何益。吾力能葬此死者耳。隸急搖手曰。勿複語。吾輩知奉公。安能爲汝商略家事。稚子無知。戚屬無仔肩者。此案尙有端緒哉。吾輩去休。汝等姑收拾此尸可也。又顧延壽曰。爾能入城見大官府乎。能向大官府述盜劫狀乎。能求大官府作主。伸爾兄冤乎。延壽噉然曰。吾畏大官府。甚於畏盜。不願往見也。隸狂笑曰。吾固知之。掉首

謂鄉老曰。何如。吾輩且去。東家盛宴。不可不赴也。誰能枵腹與癡漢駢豎作閒話。相將出室。衆譁然從之。延壽忽蹶然起。追隸而語之曰。昨宵阿兄有黃白物滿籩。曾與嫂氏商量藏處。後吾倦而眠。未能知究竟。苟得嫂氏一問者。此財當可敷澆裹也。隸佯驚曰。果有此耶。惜尊嫂被劫。奈何。又曰。俟更商之。子幸勿他往也。延壽方唯唯。忽一人拍其肩曰。小子無知。竟坐視兄儻而不報。吾心滋憤。願斥家財以助爾。彼等皆賤奴。奚足與語。子弟從我入城。何如。延壽諦視。則其族人也。亟對以畏官如告隸語。族人益哮怒。大罵延壽無心肝。拂袖而去曰。吾自入城耳。豎子誠不足與謀也。延壽泫然涕零。攜小妹入室。

荆扉夜掩。篝燈如青燐。牖下橫血尸。布被覆之。環守者一倮人。一中年男子。又雛男女各一而已。幽寂聞鬼聲啾啾。境絕可怖。夜將闌。遠角聲悲。統如街鼓。倮人男子俱盹息。垂首至臆。幼男起立四顧。若有所聞。又似忽有感觸者。伸眉切齒。握拳透爪。作勢招雛女出。徵謂之曰。時至矣。盍各據要害。雛女探囊示之曰。吾彈已足用。子之連珠弩安在。雁翎刀已取得否。幼男曰。勿聲。吾悉備矣。行將角之。而子倚之可乎。雛女喜諾。有頃。籬下嘯聲起。白扉頓闕。數人排闥入。炬忽明。中有一婦人。簇擁而指。

揮之。第問金在何處。婦人慘然不語。鞭笞交下。突一盜猝然倒。又一盜繼之。大呼注意彈丸。衆方欲覓其處。居明向闇。如入雲霧。則前驅又中目殞矣。盜魁欲挾婦俱遁。忽一丸擊其肩。手顫。婦墜於地。盜起躍而去。衆從之。室中鉦鼓大作。佻人驚起。攝衣張皇出。隣里皆起。猶隱隱見盜之炬影。顧莫知禦盜者誰。以爲佻人也。佻人謂聞鉦鼓而出。則爭訊延壽。延壽言私置鉦鼓以驚盜。而不及彈丸事。顧一死盜橫庭陬。而延福妻赫然臥階下焉。衆皆曰有天助。盜殆驚。自用踐踏耳。延壽亦曰。吾兄妹桴鼓鳴鉦時。恍惚見吾兄擐甲執胄。抽矢射盜。盜遂投嫂去。蓋吾兄之英靈不泯也。衆灑然異之。族人自城中歸。訴不獲理。方悲忿填膺。聞盜小挫。雄鬼能自尋讎。亦稍稍稱快。遂會外戚謀殲延福而葬之。妻哭之甚哀。於是鹿徑集中翕然同聲。以爲延福有靈。能藉鬼力以搏盜也。盜黨亦自疑遇鬼。悚然不敢復往趙氏宅中。而所謂齷齪隸者。病至月餘。境過情遷。衆亦不復憶趙氏被盜事。而盜跡寢肆於他集。鹿徑集轉晏然。

延壽忽號於衆曰。吾兄服賈晉陽。寄居停主人金且巨萬。吾年雖幼。出入皆目睹。吾今將奉嫂。挈妹以往。苟索逋而歸。則大可溫飽。寡嫂旣得養贍所需。吾兄妹亦將資以婚嫁焉。衆皆隨之。囑佻人守

舍。且命曰。毋毀傷薪木。吾輩將以一月返。返而多金。汝亦有利焉。越日。果束裝行。外戚或有阻者。勿顧也。或曰。延壽從兄賈。頗諳商務。是語殆不虛。且以孤孀往。債主必鄭重撫卹之。其得棚載歸。殆意中事也。去之便。乃祖餞治裝而行。越半月而延壽先返。謂嫂果得兄所寄金。先遣已歸。修理田宅。不日衣錦還鄉矣。於是日與族人子及外戚貨估田宅器用。且故就商於鄉老。與齷齪隸。集中人遂無不知延壽之獲金而歸焉。

將軍欲以巧勝人。盤馬彎弓故不發。延壽去而復歸。則謂嫂忽染疾旅邸。倉猝不得歸。吾姑來此。摒擋一切。出金置雜具。羅列盈室宇。且諄囑其佻人而後去。又曰。以某日奉嫂歸。多貴重器。子須率衆迎於五里外。慎重毋忽。至期。佻人羣趨之。篋衍果纍纍。驟車相屬於道。延壽自策馬前驅。而以安車蒲輪介其間。蔽帷懸幕。彷彿有貴婦人靚妝影。云是延福妻。抵家則錦被蒙首。莫得睹顏色。延壽叱佻人界之。而親扶以入房。小妹傳宣命令。佻人僕婦羅酒肴進食。訖。大犒諸人。皆醉飽。族人者來視。竊竊憂招搖。令知戒備。延壽驕蹇甚。傲然曰。吾兄尙有餘威。彼鼠子何敢覓死地也。今日得榮歸。不可以不慶。子休矣。族人慚忿而去。齷齪隸走賀。延壽烹羊擊豕以款之。隸伴醉。求視輜重。飽眼福。延

壽坦然不疑。導之周歷內室。一室皮藏物尤夥。羅帳垂垂。絕似大家閨閣。隸却步不敢入。延壽遽笑挽隸手曰。通家何害。且病嫂不能迎客。請略視佈置爲佳。隸嘖嘖稱羨不置。且曰。惜哉。爾兄有是遺產而橫死也。不爾。寧讓南面者哉。延壽亦太息有聲。旣而曰。嫂與吾及吾妹得享餘蔭。兄亦當含笑泉下。隸微頷以嗤。似利壽之稚駭者。益津津樂道。積輒語取媚。旣而由庭歷階。將出門。復再三狼顧。擠其目。撫壽而笑曰。誰家有福姑姑。得配富家郎。壽曰。童子何知。未敢望室家之好。隸峻舌曰。子未知其樂耳。東村老五。多財匹汝家。女蘭妹如畫中人。吾嘗爲小郎作伐。正嘵嘵時。鄉老偕數人過門。顧隸醺然有酒氣。且趙家門庭修潔。室內几席整然。似有盛宴。鄉老驟然曰。壽嫂再醮邪。抑壽下聘邪。胡熱鬧乃爾。隸枯笑不語。壽牽鄉老袖呼曰。丈人入寒舍少住。可觀吾家新置產。且酒肴芳烈。大足供客飽餐也。鄉老笑曰。壽哥誠多才。善辭令。不媿嗣兄業。奈今日粟碌。無福消受爾。請俟異日何如。壽作孩態。颺之。小妹亦出。鄉老謂某友曰。吾輩姑一憩。恣賞鑒。寧不慰壽兒意。諸友笑從之。遂相偕入室。隸遂巡自去。

田家以瓦盆長子孫。何來狂酒食。趙氏小兒。乃無端速客。咄嗟出兼味。儘足壓飮。鄉老掀髯飲啜。不

復言他往。日既暮。壽遣佃人出巨燭如臂燃之。徧室通明。云購自省會者。鄉老及諸客皆哆口交羨。涎垂幾尺。壽與小妹蹀躞往來。善伺客意。客頻問嫂病狀。兩小兒覩縷互述。歷歷如繪。客無不多兄妹之能。酒既酣。鄉老願而樂之。拈髭點首曰。孺子信可教也。語畢。忽太息不已。旋僞爲如廁也者。挈延壽之領而行。延壽悟。亦答以廁所。且曰。吾導丈人。昏黑或不可辨也。紆徐出院門。鄉老咋謂延壽曰。子梱載歸。而不自斂藏。黃白方圓炫人目。道路播傳。視爲奇貨。子一成童耳。其他亦女流。一旦暴徒至。將奈何。延壽曰。無害。吾家佃人四五。僕婦二三。足以禦侮矣。鄉老曰。吁。佃人肯忠於小主乎。吾以爲未必然。卽能效。力四五亦殊少。吾家有腹心健兒十餘。子能供張其半。猶不妨與吾兼有也。延壽啞嚙不語。鄉老曰。胡不語。意猶未滿邪。延壽搖手曰。否否。吾家安能供張爾許豪傑。丈人請勿辱命。鄉老怫然。移步出院。顧延壽曰。勿悔也。延壽終不答。鄉老遂率諸客辭出。及門外。猶詢延壽曰。果恃膽耶。四五人卽足橫行耶。足爲爾之金湯耶。勿悔也。且供張之半。亦區區小耗耳。延壽仍默然。斯時雙雛翮翮。嬉笑燈火下。天真爛漫。樂不可支。若不知人世間有嶮巖之境者。或道飲食衣服之美備。或述省垣之好尚。或誇運輸器物之夥頤。佃人俱倚醉假寐聽之。有鼾聲已起者。獨一老佃人

不忍緘默。侃侃而起曰。小主人毋然。今日之事。吾儕未知死所。彼隸及鄉老何自來。小主人乃奉爲上客。且搗尾而示以雄雌。開門之揖。藉兵而齎糧。禍在眉睫矣。不速備。同以血肉供刀俎。寧非至慘。吾不忍見此劇也。小主人苟納吾言。亟取輕微貴重物。避入族人某君家。雖失貲財。猶保人命。主婦以抱病之軀。能堪此驚辱乎。必待爆裂。恐無瞧顧。悔不可追也。延壽忽作顛怒。詈之曰。汝惡奴。敢詛咒乎。今日方慶榮歸。奈何作不祥語。爾殆盜黨。留爾必肇禍。速出此門。勿片刻延。老佃人冤忿無可伸。怏怏出門去。延壽鼓掌軒渠。小妹和之。他佃人知無可語。陸續引避。不知所往。

外門虛掩。中庭肴核狼藉。知佃僕俱醉眠。主人之令不行。數十人執炬公然入。閱若無人居。世間盜劫。蓋從來無如是從容者。一委瑣男子指揮導引。一叟助之。歷歷言某物在某處。如數家珍。忽男子指房中語衆人曰。吾已知主婦有重寶。爾等姑勿入。遂昂然獨往。衆方搜括中堂。聞房中有聲甚厲。又若繼以呼晷聲。惟隨起隨寂。正欲擁入。忽短影閃爍。一瞥卽逝。如兩小兒追逐狀。老人大聲曰。彼兄妹殆匿物房中耶。盍速追。語聲未歇。轟然驟起。如天崩地裂。如千萬霹靂。同震迸發。火光熊然燭天。趙氏全宅俱燬。凡入宅之人物。下至瓦石木梯。無一免者。鹿徑集百數十家俱起。旁集亦奔赴。倉

猝莫測所以。天旣明。焦棟赭垣中尸骸狼藉。惟不見延壽兄妹。久之。得自數十武外圍焦中。互相抱持。氣息猶屬。似僅震眩者。族人撫治之。備得其斃盜陰謀。歎爲得未曾有。問嫂所在。固寄省垣。而車中則贗鼎也。族人乃資延壽入某兵校。卒爲上將。小妹亦以女俠著稱云。

砭僊

指巖

笠澤之濱。甫里先生故居也。湖光山色。風景絕勝。居人羹魚飯稻。熙熙然不知理亂。畸人方外隱逸之流。恆喜徜徉其間。以自適其意。故往往逢仙俠奇異之蹤跡。老友介石生。此鄉釣游者。偶談軼事。因言耆舊相傳。清道光末來一異人。妙齡女子也。從一老嫗。自言能以石治病。攜大小絹囊十數。中悉盛石。有患瘵疾者。就之求治。女從容以石囊擊腹背腰股足心幾處。病者覺如蘊火灼熱。凡三次而愈。由是士庶神之。爭走其門。醫名大噪。呼之曰僊。里有柳生者。綺年嗜學。有聲庠序間。顧樂研岐黃術。聞女事。大驚曰。此砭術也。古者以石刺病曰砭。凡經史載籍所謂鍼砭。皆用石不以鐵也。後世刺術雖傳。而用石者無聞。此女獨發中祕。非有宗傳。不克奏效若是。乃肅衣冠往訪之。女亦坦然相

晉接談論終日夜不倦。自此里人始知女所操爲砭術。因稱之曰砭僊。或曰女華陀。顧女貌綽約豔絕。年才逾瓜字。登徒者流。嘖嘖傳播。女又以濟衆自任。不索厚酬。而有求立應。惟不肯奔走他人門下耳。由是惡少年無賴輩。輒僞爲有疾。踵門乞憐。冀一瞻顏色。已而稔其柔婉可欺。則肆意調謔。某士豪虎而冠者。將糾人奪而藏之家。女微聞之。一夕遽移去。不知所往。鄉愚競以爲仙也。太息而已。惟柳生亦不辭親友而行。生本失怙恃。一童子應門。是夕室中洞然。竈無炊煙。隣人入覘之。闕無人矣。里巷喧傳。以爲異事。或曰偕女有桑中喜。或曰仙去。

越數載。鄉人士有計偕入都者。忽覩柳生於途。輿從頗赫奕。以素稔也。欲呼與語。柳亦瞿然注視。旋遣僕傳語晚間請過某胡同。主人將致意。士人諾之。第見車騎向東馳去如掣電。士人大驚異。是夕果往。則漚釘獸環。金鋪銅沓。門下僕奔走。咄嗚宛然世家。旣通謁。士人偃僂甚恭。柳生降階執手。獨軒渠疏闊。而意致親藹。士人矜持始稍釋。登其堂。彝鼎圖書。陳列華貴。分庭抗禮旣定。士人囁嚅詢柳官閥。柳笑曰。吾仍一儒而兼醫者耳。何官之有。且吾萍蹤亦殊無定。十年來風塵瀕洞。當於酒酣耳熱時爲君一道也。今尙非其時。請問其他。士人慚而止。復縱談時局及鄉里風景。柳生爲言天下

風俗利病得失。瞭如指掌。而尤於日下掌故。述之串珠。士人大歎服。遂疑其已通籍爲貴人侍中。特登科錄邸抄中俱無其名。沈吟不能解。柳生又若知之曰。君又作世俗想耶。要之吾輩書生。胸襟浩落。視金帛直土苴耳。快意當前。卽錦衣玉食不足爲豪。設有不幸。牛衣飯草亦不足爲賤也。遊戲人間。聊爲齷齪隸側目。窮措大吐氣。豈足繫人一轉念哉。君休矣。不如飲酒爲佳。乃命布几筵。華盞珍盤。咄嗟立辦。酒數巡。傳呼家伎出侍宴。一時舞衫歌扇。紅粉成行。士人不覺被酒。大言曰。昔年與君量文某社時。過午腹飢。各數囊中錢購胡餅。猶云多費。今君獲福如許。致富果有術耶。抑菀楛有命。各不可強耶。君愛故人。能稍分潤否。柳生笑曰。情急哉。君果不薄綈袍者。願屈爲座上賓。共享豔福。故人其有意乎。士人唯唯。且曰。吾下第。方恥南歸。從君乞一席正佳。但恕我酒狂。當得一紫雲侍我。柳軒渠曰。是區區者亦何難。第有一特約。君所往來交游不與通。函札則除家報外。不能漫投魚雁。能守此約者。請以室中所有奉君。士人俯思良久。慨然曰。此間樂。他復安足顧。從子良佳。柳大喜。命從者開東閣館之。池臺幽通。水木清華。館中藏書尤夥。琳琅祕笈。非復平生所睹。士人故嗜涉獵。能屬文。顧之樂甚。大有娜嬛福地之想。柳生供給尤豐腆。晚則所屬意之美姬侍寢焉。又增雙鬟捧硯。

校書。添香淪茗。神仙之樂不啻矣。顧終日無所事事。士人意不自安。竊窺柳生舉動。栗碌殊甚。乃進而請曰。子之待我亦至矣。而不能爲子分憂。將何面目久居於此。柳生瞿然曰。君眞血性人也。雖然吾今承乏御醫。出入大內。縱勞動不敢辭。君亦不能援手。奈何。士人未及答。柳忽加額以手曰。得之矣。鄙人行年且四十。而弱息僅七齡。閩人亦溺於醫。殊失教養。苟君肯垂念者。將以後嗣累君。師之父之。惟君所命也。士人遽諾。銳身任西席事。柳生曰。非此之謂也。直如託孤耳。士人駭其語不倫。柳生但誠懇以求。不置解釋。士人亦允之。柳生遂退。旣而挈其子來。豐頤廣額。玉雪可念。雙眸炯炯。有巖電光。士人一見稱賞曰。此諺所謂麟兒。令人慕孫仲謀矣。柳生曰。君勿過譽。但得親炙光儀。常承提命。則柳氏之大福。又曰。起居撫育瑣事。責紫雲及雙鬢可耳。士人敬諾。自是無婦而有婦。無子而有子。安居度歲。殊無思鄉意。家書來亦止報平安。且老母語氣。更囑努力京華。勿以南中爲念。計遂安之。無何。冉冉年餘。終不越雷池一步。一夕。被酒語紫雲曰。主公意良厚。但門牆如狴犴。吾不耐此禁錮。明日者。當設法出此門。一快游觀也。矧好友某某。不獲把臂久矣。去來未卜。人其謂我何。紫雲委婉勸阻。士人不從。且含怒意。紫雲遂不敢聲。次日。柳生忽衣冠過謁曰。今日有饗宴事。請君爲大

賓。幸勿辭。士人唯唯。亦肅衣冠從之登堂。金碧駢陳。鼓樂並奏。而闕無他客。士人俯促不知所以。柳生曰。君勿疑。今日特爲君祖餞。且託孤大事。禮也。士人益疑駭。齒振振作聲。語期期不能出口。柳生笑謂曰。闖人拜見先生。幸賜教言。語未畢。佩環聲起。一麗人自屏後招展出。天孫雲錦。儀態萬方。令人不可逼視。士人急答以揖。微睨之。似曾相識。但不復可憶。麗人斂衽而前曰。先生不憶笠澤濱西之女華陀邪。士人憬然曰。仙人無恙。俗眼有緣。今日事乃如夢境。柳生曰。君請勿疑。愚夫婦以醫術作合。何神仙之有。今將渡東瀛。搜奇海外。爲岐黃界闢一新天地。素願可償。歸期殊靡定也。所求者願以賤息累君。君鄉人士之望。苟承金諾。爲柳氏塊肉圖立足地。感且不朽矣。他日生還。尙當厚報。士人瞪目不能對。柳生遂舉巨觥勸飲盡歡。席間又及託孤意。士人矢誓不負。旣罷。柳生命侍者舁黃金數十鎰。白鏹多具。珠玉璨璨盈前。揖而謂士人曰。淺淺者幸賜收錄。此子若材。半與之以資營運。不材則毋供其揮霍。君操縱之。幸勿蹈君子之過也。語未畢。麗人又拜於前。士人謙遜未遑。而願扶助幼子意甚懇切。柳生喜。須臾。僕人告輿馬具矣。幹奴三五及紫雲雙鬢皆送之。柳生亦策馬前驅。至東郊。珍重而別。

杏花春雨。復至江南。士人之去鄉井。幾三年矣。今日重睹江鄉風景。其喜可知。斯時幹奴前請曰。吳門在望。奴輩行返都門。覆主命矣。財賄金帛具在是。雙鬢主所贈。外此有重要一事。瀕行時。主命入江南界。始獻臺下。今其時矣。請貴人鄭重視之。貴人幸善保幼主。奴輩行矣。叩首竟去。士人欲呼而犒賞之。不之顧。視雙鬢扶小柳。方結線爲戲。而幹奴所謂重要物者。赫然在握。則小扁金皮軟盒也。有鑰。鑰其緣。撥而啓之。中裹繒絹。似有物在中。層層發之。如剝繭抽蕉然。去數十重。始得一小册子。金泥玉檢。珍奇如寶籙。署籤曰探驪記。士人大驚異。挑燈展讀。一夕而竟。連呼怪事。且曰。吾身入虎口而不知。雖然。遇奇矣。是不可不傳。而不可卽傳。藏其書以待時。保其嗣以延姓。吾之責也。旣歸。家中第宅增華。倉庾倍富。異而詢之。皆駭曰。子不知耶。自子館某貴人家。時有幹僕輦金來也。士人太息不已。乃課柳子勤讀。而名之曰存柳。

是時清宣宗已崩。文宗甫立。而太平軍起。士人避難徙春申江上。存柳旋以賞遣游學歐洲。旣歸國。探驪記始漸露於世。且附續紀焉。好事者祕密傳鈔。實一絕大之奇案也。

女華陀者。本全姓。吳宦某甲女。某甲忤權相穆彰阿。誣以貪墨。被誅。妻子入功臣家爲奴。女華陀才

髻亂。隸故貴戚鉅祿氏宅中。與母分離。悲傷不置。願性便慧。美顏色。故貴戚夫人絕愛之。年十三。宮中選秀女命下。女華陀赫然在選中。於是易侍婢而爲才人矣。清宣宗愛幸漢女。得廣陵人某氏。大嬖之。封爲貴妃。妃習風土。樂吳娃儂利婉媚。凡左右宮婢。悉隱擇南人充之。女華陀得執事某妃宮。宣宗屢目之。妃妬未獲幸也。妃恃寵驕貴。侍兒有小過。挾責輒過當。一日。女華陀失手碎妃所玩之鼻煙壺。妃怒。械繫廡下。將重治之。適某老福晉至。宣宗乳母而皇后之戚屬也。寡無子。頤養宮中。宮人皆尊禮之。是日偶福妃。見女華陀被械繫。娟楚可憐。乃爲之緩頰於妃。妃謂箇妮子殊煩惱人。老福晉如見憐。可將去。老福晉以爲然。乃挈女華陀歸。又過皇后。皇后獨喜女華陀。乞給事左右。老福晉許之。女華陀遂爲皇后所親信。老福晉甚愛女華陀。暇輒爲之論古今。道掌故。於是明慧之姿。加以博聞強識。居然班女左姬矣。老福晉忽慨然曰。孺子信可教。吾術有傳人矣。出一冊子授女華陀曰。吾父神醫也。不幸早世無子。吾承其祕傳。然不能盡也。吾又老無子。惟子智慧。足以語於此。子慎讀之。勿視爲河漢。女展其書。卽砭術也。稍稍試無不立驗。時宮中尙鮮知者。僅皇后宮出女華陀之名。相嘲諷而已。無何。貴妃因事與皇后大起齟齬。而宣宗暱貴妃。疏皇后已久。至是出獵。挾貴妃並

輦馳西山道中。宣宗墮馬幾危。貴妃及侍婢皆有勇力。挺身救上。禽獸皆辟易。及侍衛至。則已擁上。升寶帳矣。上自是愛幸逾常格。事聞於皇后。后歎曰。導至尊入險地。因顯其技以邀功。是禍水也。吾雖見疏遠。位在敵體。義不可不諫。以語女華陀。女曰。妾聞貴妃日夜媒孽。欲傾中宮以自立。機且熟矣。后奈何必欲批逆鱗乎。后毅然不顧。以女爲畏。女垂涕而止。他日。又語老福晉。老福晉亦言此。養晦之時。不如緘默以待機會。皇后乃止。願心怦怦然。語輒流露言表。老福晉與女私憂之。會佳景令節。宮中設宴。皇后例進御稱賀。宣宗頗賜顏色。宴飲極歡。偶語畋獵之樂。兼數貴妃救駕事。皇后忽義憤填膺。立起。踞而進諫。力陳馳獵之非計。如司馬相如故事。奏未已。忽聞嗷喙一聲。光影瞥過。如天雷疾擊。又如流星隕石。皇后已仰仆地上。腦血噴射。高於飛泉。侍衛左右俱瞪目噤口無語。但聞宣宗頓足作恨聲。旋命啓駕至長樂宮。則貴妃所也。須臾。坤寧宮徧傳皇后以暴疾駕崩。老福晉大驚。急與女華陀同往視。宮人方昇皇后玉體升牀。老福晉顧女曰。可救乎。女華陀撫視再四。頻搖其首。復以指彈化者腦殼。蹙然曰。破矣。卽活其肢體。而知覺盡失。何以爲人。老福晉曰。骨朵擊耶。鐵如意撞耶。女華陀曰。兒審之。皆非也。舉足蹴之耳。老福晉乃悲慟失聲。哀動左右。宮人竊竊議曰。神

哉。女華陀也。恍如目擊。

皇后發喪之次日。老福晉方呼捨梓宮前。是時主含禭禮者爲某黃門。權閹也。而實貴妃黨。事事減損舊禮。俾降於皇后者幾二等。女華陀陰偵之。夜語老福晉曰。喪不如禮。皇上之怒未洩也。不旋踵間。必且洩忿於吾輩。盍先自爲計。老福晉曰。吾以哀慟。故計不及是。今殆矣。奈何。女曰。事急則不及回旋。盍乘此去休。老福晉曰。去安之。女曰。妾家吳中。襖襟時曾從父母一游。髣髴尙記憶。風土殊佳。姆盍從我去。卽以醫術謀生活。諒不至流爲餓殍也。老福晉然之。遂僞爲媼也者。挈女潛遁而南。媼與女旣挾砭術。輾轉至江南。居金閶者半載。女因憶父嘗言他日歸隱。願卜宅笠澤湖壩。且似聞尙有感屬居此。又幼曾字某家子。雖遠年軼事。已如飄煙弱絮。然姑妄偵之。亦快心事。乃買棹至吳江。泛分湖。停橈甫里。顧雖以砭術著聞。而鄉音已改。人物都非。終無由得親故之線索。女亦遂祕而不言。媼爲之炊爨補綴如母。人皆不疑。惟風雨陰晦之夕。無問醫者。兩人輒喁喁語宮中事。歛歔泣下。媼曰。以天下之母。其生命不如民家一貓犬。亦至慘矣。吾輩食其恩而不爲雪。此冤何爲偷生於世。女曰。兒必不敢忘。但今尙非其時。兒當用意物色之。媼曰。后死。阿哥必危。事機遼緩。恐不復及也。

女曰。無患。皇上春秋雖高。而尙未倦勤。自非不豫。惡妃之毒手未敢下。此二三載間。或可支柱無變。媼遂無言。但屬注意佳耦。非同志勿輕諾而已。

柳生者何。其父御史。因劾穆相而被害者也。幼已失恃。遇變後。從一老僕逃歸里中。旣而老僕死。孑然一身。有童子應門而已。或勸之娶及應試。皆不允。好博習異書。尤喜韜鈴握奇陣法。及擊劍柔術之屬。無不究。弱冠始以醫名。似不足以盡其志也。臨風玉樹。若不勝衣。而議論宏遠。氣骨高岸。時流畏而愛之。聞砭仙名。初以醫術試訪。未之奇也。及睹女眉宇間多英爽氣。忽觸好奇之念。遂欲究竟之。女亦震其言動。非鄉里尋常人物。偶及家世。生自言幼居京師。曾聘某氏女。今不知存亡。女審之類已。陰駭奇遇。又論時事。生乃言今上頗發夙疾。而某貴妃擅寵。欲害皇子奕訖。奕訖兄俱殤。當立貴妃又無子。然以皇后故。恐襲位後妨己。常欲傾去之。以快私意。卿輩自都中來。曾悉箇中情事否。女不敢遽信。反問君安得此等祕聞。生言有友自京中函告耳。又語其他朝野事。詞多憤激。女知係有心人。乃引入密室。示以皇后御容及慘死事實。且種種祕密狀。傾吐無遺。生大驚服曰。吾驟接令孃。已度非江湖賣技流也。今果然。然則計將安出。是時媼亦出見。與女俱泣拜曰。今日之遇。實爲天

緣。以後一切進取。皆聽子而行。生慨然曰。吾欲報父仇已久。今且爲官家效力。是一舉而數善也。又獲故劍。不行何待。明日從子北上。何如。媪叩無算。女出鐵如意歌風蕭蕭兮。易水寒。生卽歸拾書。籠挈一童子。凌晨買舟。解纜竟去。與女媪會白下。

六朝蘭錡。慣稱大家。時有朱門新發。見於烏衣橋畔者。署曰御醫楊公館。卽生與女之寓廬也。蓋生前知有楊某者。御醫也。性高潔。還山未幾而逝世。其人有墨氏風。主薄葬。故外間知其身故者頗鮮。生藉名四出。欲以銜南疆大吏。未匝月。大吏果遣幕僚致意。謂肯北上。治至尊疾者。何憂不富貴。生不之答。旋京朝官有密函。囑訪御醫楊某蹤跡。苟得之。聖眷必隆。大吏驚喜。乃躬造生廬。而請焉。生殊偃蹇。不爲禮。久之。而大吏微露內家念舊意。生矍然遽起。僞爲感激天恩者。願效馳驅。大吏益欽佩。爲之治具。贈行。臚餽有加。旣抵京。生以女媪之指導。賄中貴人巨萬。宮府上下。無不延譽。於是得進御。處方量藥。有自由權。蓋他醫不能得中貴人權。輒致掣肘。未由自用其長故也。且生以媪故。盡知宣宗體質習慣。批卻導竅。奏刀騞然。不數劑。而竟奏奇效。宣宗諭旨有朕以天祚。幸賜良醫。數載沈河。一旦霍然等語。自是楊天醫之名震海內。宣宗欲貴以卿貳。生力辭。乃賜官散秩大臣及金帛。

第宅奴婢。置之禁中。寵禮逾親貴。生亦傾心結納大臣。與士夫通殷勤。漸植黨援。而與滿。相穆彰阿。尤投契。穆知其深得主眷。曲意媚之。願穆益專橫。協揆韓城王文恪公至憤極自戕。遣摺尸諫。卒爲所擯。不得上聞。生偵悉其事。每歸私宅。輒握拳透爪。語女媼曰。吾誓先撲此獠。女曰。此等事雖千百。不足以動主上。惟有潛盜事可得證據者。一二卽足以傾之。吾昨見某福晉。言其家有內府珍寶。又私匿御廐馬。盍乘間從容爲上言之。黃門小李與有隙。可使作證也。生如女言。上果怒甚。遣小李往勸。得僭侈不軌。且受外吏贓銀甚多。又鴉片之役。與英人和議。中多情弊各狀。宣宗立命賜死。妻子發邊。抄沒家產。京師人相稱謂之小和珅云。生謂女曰。一憾平矣。乃各設祭告父。以慰在天之靈焉。宣宗春秋高。然恃夙恙已除。猶時出射獵。貴妃錦袴褶挾弓矢以從。比於明神宗萬貴妃故事。蓋其時立后某氏。益韜晦斂抑。不敢與之競權利。僅擁虛位而已。而宣宗亦始終寵貴妃不衰。貴妃恐一旦皇上宴駕。太子念母慘死。或左右有見舉者。已必無幸。乃出死力排擠。日夜媒孽阿哥之短。宣宗嫡子三阿哥皆殤。惟四子奕訖成立。依序當璧。滿洲家法雖不建儲貳。獨皇上所愛憎。恆得秘密消息。所謂書名扁鑄。置於正大光明殿扁額後者。左右侍御。無不可窺悉其底蘊。以故貴妃知奕訖已

占青宮。已之養子。又屢殤。方新蓄一螟蛉。欲藉以奪嫡。黃門阿海。宮婢金花。俱心腹爪牙也。爲聞諜。以執奕許短長。奕許好游覽。輒微行民間。或入狹邪。跌宕醉夢。與京師紈袴兒相馳逐。事漸傳播。貴妃借人言。洩之於上。宣宗怒。令宮中執法禁錮之。奕許猶不痊。會某閣出攬民間物。被追逐。閣擊以火器。傷事主。巡城尉逮捕之。閣言。皇太子所使。則指奕許也。宣宗密旨。令廷尉盡情鞫治。決意廢立矣。忽因怒傷肝。病甚劇。喘汗不能止。時柳生正連結后黨。運動漢相曹文正。及滿相某巨公。力保太子。驟聞召診疾。急詣滿相第報曰。機會至矣。滿相遂從柳生入宮。宮門閉。是夕。遂傳駕崩。貴妃仰藥以殉。諸黨羽星散。或曰。貴妃爲后黨所逼。始肯自盡云。宮闈事祕。莫能悉也。探驪記亦止於此。嘗柳生入宮診疾之前夕。卽爲同鄉士人餞行。託孤之次辰。柳生曾謂女曰。存此一塊肉。以延兩姓宗祧。吾等事畢矣。旦夕禍且發。卿與老福晉速出關避之。吾一身不足惜也。女曰。否。君之志事。在刺韓偃耳。徒以妾故。犧牲名利。身蹈禁地。妾獨事至而循循去之。妾計則得矣。其如情義何。妾請從。生死何足計。老福晉泣曰。老婦不忍皇后之橫死。欲有所報。遂累汝二人至此。老婦死志久決。事若可圖。誠萬幸。汝二人速避去。老婦守此待捕可也。且女方有孕。安得入虎口。生慨然曰。誠如老福晉言。於義

固甚當。但女失姆。終不肯獨去。老福晉可勉爲鰥生。緩一籌。事機叢錯。他日身殉未晚也。老福晉始揮涕允諾。忽諜者報宮闈有變。而召診之中使亦至矣。

六街人靜時。老福晉與女喬裝出探消息。得羽林符券。欲混入宮闈。而宮門嚴閉。百計不得入。賄黃門俟機會入探。黃門允之。越日而大行皇帝宣遺詔。又越日而貴妃以殉聞。老福晉驚曰。彼亦能如是邪。女曰。以兒觀之。必被誅也。第觀明日新皇帝之詔可耳。無何。詔出。絕不及貴妃殉烈事。女曰。如何。此吾夫與某相之作用也。雖然。迄今五日矣。尙未出宮。恐無生還望。小黃門亦不至。何也。是晚。黃門始報曰。聞一御醫以罪被戮。未知是否。顧新皇帝方命搜捕宮禁。卽不出。亦必無幸。女曰。某相何如。黃門曰。某相爲顧命大臣。治喪御前。猶未歸第。女頷之。旣而語老福晉曰。被戮必誤傳。

文宗登極。優禮后家。并訪舊時戚屬近侍。次第寵貴之。會黃門有以老福晉事陳說者。文宗大感動。迎養於宮中。女華陀亦以奉祀園陵。得爲女總管。問所天。以實奏對。文宗愕然。顧左右曰。朕聞耗入臨時。髮髯聞有御醫得罪。貴妃銜詔手戮。倘卽其人耶。左右俱奏果如聖言。文宗謂女曰。然則爾夫殆以無辜誤死矣。傷哉。卽日賜卹賜祭。且賜女養贍金。女悲不自勝。旣而念己且臨蓐。一子又南去。

不知存亡。非了此念者。死且不瞑。月餘。女生子。名之曰存全。意在續母氏一脈也。又年餘。老福晉亦卒。女念長子不已。乃請南旋。文宗慰遣之。且飭沿途官吏保護。惟時洪楊軍起。稱太平天國。方出武漢。下南京。定爲都城。清師追躡之。合圍進逼。號江南大營。南境蘇常尙暫安。女華陀旣抵邗。上梗不得進。乃由淮帥送登海舶。繞出吳淞。道上海。買棹渡震澤。女自至上海。以爲旣睹里門。不復藉官力保護。故挈一乳母一僕。雇舟行。兼程出口。行湖蕩間。汶港紛歧。蘆葦徧望。時軍興道梗。盜匪充斥。往往舟主卽爲老巢。殺越人貨而瓜分之。女北來不知也。無何。日暮。泊舟荒渚。女顧而詰之。欲令移往。人煙聚落處。舟人不允。且作戲謔無禮狀。而沽酒肆飲甚豪。女覺有異。私謂乳母及僕曰。爾等伏舟底。用力保此呱呱。設有變。勿聲可也。皆唯唯。顧念女纖弱。安得禦變。僕請前助之。勿許。夜三鼓。女滅燭暗坐。忽聞篷底呼聲驟起。且一人語曰。吾等當先取其僕。又一人曰。何先後之有。皆釜中鼈耳。須臾。一人將入艙。呀然作響聲。翻身墮水死。又一人繼之。亦失足入波濤。餘人知有變。乃改自艙後入。亦終無聲。女燃火燭之。則後艙駢死者三人。蓋僕持利刃於暗隙以待也。僕媪訝問女殺盜之術。女示以囊石。始知女不特擅矜術。且兼作武器焉。投尸湖中。掃拭使潔。天明。女遣僕解維中流。僕北人。

不能爲篙師。女自助之。抵一鎮。舍舟。雇肩輿及驢抵金閩。訴於邑令。邑令者。與士人及存柳相識。問原委。乃大驚。款禮備至。仍送之上海。訪士人寓廬。則存柳已於數月前渡海游學。而士人又返鄉里。課田稅也。幸士人有質庫及其他生產在滬。紀綱者悉挽留女。遂居停焉。無何江南大營潰。亂軍下擾蘇杭。勢如破竹。所過殘破淫掠無不至。蓋專制無道之世。軍人不知紀律爲何物。凡攻一城。得一地。例可縱掠三日或五日。然後由統軍者出令。示禁安民。謂之封刀。每當一代鼎革。類遵此例。一旦大局已定。則上以仁聖英武太祖高皇之尊號。否則暴徒亂賊而已。專制國軍帥之腦筋。皆作是想。不足爲太平軍責也。脫告以文明國軍律。彼必目笑存之。謂宋襄不足法也。吳江亦在殘破淫掠中。士人卒無耗。噫。殆不免矣。紀綱者僞爲士人書。囑女往外國覓存柳。且贈以數百金。女知中國亂方熾。且無親戚依助。不如遠行。遂受金稱謝而去。實則紀綱者聞士人遇亂已死。欲吞沒其產。而卹女以金。塞存柳之詰責也。

女華陀既往英倫。地疎語阻。何處得存柳所在。而囊金復盡。不得已。仍以砭術餬口。歐人驚其術之神。以女從東方來也。亦稱爲救世仙人。忽有客來問訊者。自言曾環行地球。惟中國有此醫術。願一

見以廣眼界。女允出見。則赫然中國人也。西服高冠。鬚眉疏朗。神采似曾相識。客粲然曰。女華陀果無恙。女驚諦視。泫然曰。君柳生耶。胡爲在此。妾殆入夢耳。柳曰。醒亦如夢。則夢亦如醒。卽夢卽醒。始有今日。女華陀尙何疑耶。語未畢。一少年呼母而入。女憬然曰。卽存柳耶。相抱大慟。旣而出續探驪記示女。乃知柳生入宮後。知宣宗暴崩。爲貴妃所害。馳告某相檄羽林軍入討貴妃罪。與貴妃黨大戰。貴妃黨敗。貴妃遂仰藥自盡。敗兵大掠宮中。或讒柳生於嗣皇帝。指爲叛黨。逮捕之。柳生遂遁出關。變姓名爲熱河留守幕僚。英法聯軍之役。文宗奔熱河。生知內國大亂未已。乃從一俄商漫遊西伯利亞。越烏拉山而至歐洲。輾轉過英倫。竟與存柳遇於逆旅。方詫爲奇遇。不數月。又聞有救世仙人者出。以砭術活人。柳生知必女華陀無疑。果得與女相合。居踰年。存柳畢業。始偕歸國。偶過南洋一島。愛其風景之佳。流連半月。盡與所居華僑晉接。中有富商者。赫然吳江士人也。悲喜交集。知其流徙閩粵。遂至南洋。非死於亂軍也。且聞亂事已平。江浙諸省皆安集。遂共謀歸計。士人有女明慧。卽以妻存柳。旣歸吳江。柳生與女俱不復聞世事。耆舊猶能指故址道砭仙軼事云。

指嚴曰。予幼聞故老談宣宗蹴斃皇后事甚詳。固末由考核。然意殊不信也。今介石生所語探驪記

事益怪誕。而與曩所聞者吻合何耶。或者宮禁幽闕。容有此妖亂。專制法力足以祕之。願終不能防。悠悠之口也。要之奇詭可喜。助我說部。未始不可。若夫砭仙夫婦之生平。則凡驚仙疑俠之心理。皆作如是觀矣。

行路難

繭廬

新史氏曰。當今交通稱便利矣。陸行水行。悉惟吾意之所如。縱兩者比較。陸行弗如水行之安適。願誦昔人鷄聲茅店人跡板橋之句。今乃覺其不類。良然良然。因念當交通阻塞之時。北道嚮稱險惡。彼時民智鄙儻。恣其野性。很戾無復人理。若在今日。人必弗信。以爲不類。亦猶爾爾。相傳有金性客。本皖籍。行賈汴洛間。十餘年矣。主人念金誠篤可恃。以收賬事委之。往往裹糧行數百里。囊金敗絮中。剋日而達。爲歲時貿轉因應之需。無或差忒。習爲慣常。以是金肆之牌號。金老客人之名字。乃大有聲於汴洛間。金性樸儻。兼以有意擲節。客店中固視爲下等旅客。無復承迎。此間凡遇險境。則驟車結隊。相約待曙。聽雄雞三唱。則啼聲得得然。轂鳴啾啾然。客皆上道矣。或從近傍防營中。假小隊

一二人持槍挾車行。行數十里輒一易。蓋各有轄境。不相越也。亦有薄犒。惟官府則否。金出門。乃從來不需此輩。會歲暮。收得賬銀五百兩。離肆尙二百里。則星夜破站行。以非官道。客店更狹小鄙野。風雪淒迷中。除此更無棲息處。此客店入門爲一院落。中間廳事三楹。右廡已圯。左廡則先有客在。爲一販鬻陶器之老客人。已盲矣。一同伴爲之相。廡下積陶器。高低雜沓。後聞此盲者乃陶器主人。能聞聲識窳良。乘時投機。百無一失。已居積致富。凡進貨定價趁墟設攤。一切胥從盲旨。同伴亦誠服。弗敢欺盲主。爲司記錄。供奔走。而分其羨餘。讀者疑吾言乎。則試觀近日袁大總統正式就任時。觀禮之西洋人。乃有一瞽目者。謂卽匯豐之總支配人。綜攬東洋財政之大權。心計眼力。視吾華政府國民之不盲者何如。此盲者與同伴蜷臥一小室中。胸中雖生趣盎然。而外觀則甚枯寂。店主人以其過從之頻也。則歡笑承迎之。謂吾店中傭保胥勤謹。客有所需。呼之卽來也。其實掌櫃與傭保。長日偃臥門左右偏之老屋中。與芙蓉城主至昵。望衡對宇。聲氣相通。無復上下牀之別。稍暇。則承迎店主婦。事事代勞。乃不嫌其褻。蓋店主婦固多病。其寢室在廳事之後面。離廳事略遠。此傭保往來蹀躞。乃無暇爲旅客供役。時已夜深。店主婦扃戶安睡。呻吟之聲。漸漸稀少。此金姓之老客人乃

踉蹌到門。謂吾行至。憊。今晚須得安睡。顧視傭保。覓下榻處。則相將入廳事。傭保謂此間寬廠。儘可夢中伸脚。設續有客至。亦儘設容納。第須各自當心。吾視客亦慣常出門者。不煩吩咐。斯時廳事中。間有一陳舊之短燈檠。焰碧如燐。受風而顫。客曰。吾一身之外無長物。四海皆兄弟。偶然信宿。奚不可者。僅此包裹物。乃吾外甥絮衣數襲。吾爲阿姊致之者。乃累墜煞人。傭保聆言。則復致叮囑。虛掩其門而去。此客人旋解包裹。以累累者雜置塵埃土塊中。復結束枕頭眠。靜中思潮起落。頗涉危悚。不復成眠。榻上有短窗。破紙吟風。窗外卽院落。敝車一輛。橫置其下。馬嚼殘芻。聲細若雨。又聞遠處似有人語聲。犬吠聲。續續而至。則愈益危懼。未幾。聞款門聲。傭保從夢中起。延之入。而廳事之門關。第聞傭保語。謂此間祇有一客。足容公等多人也。金從被角朦朧微窺之。則彪形者六七人。似江湖賣技者。一人肩棍棒。森若束筍。一人持刀矛。顧鏞鈍殊不中用。此外則獵犬一。大如熊。更有一人負一大竹籠。高可五六尺。不知此中何所有也。大約爲什物糧糗之屬。此六七人者。旋掩戶。縱橫偃臥。當萬籟闕寂之中。此盲目之陶器主人。忽若有省。從夢中驚起。惟聞鼾聲大作。若呻若吟。知夥伴睡夢正濃也。則披衣起。暗中摸索。撼之醒。附耳與語。謂今日上房似有異兆。頃者後來之客。吾聆其語。

音似非善類。且吾夢中彷彿聞哀鳴聲。汝亟起偵視之。蛇行鼠伏。弗令知覺。時老人室中。篝燈燼滅。暗乃如漆。其同伴濃睡方醒。忽聞此盲目老人之險語。乃不能辨方向。識門徑。一方丈斗室耳。此中乃有武鄉侯八陣圖。盤旋如蟻。不能遽出。老人更爲之扶攜指點。離婁師曠。地位頓易。蓋斯時也。同伴如盲。而老人乃如不盲。顧同伴既經老人之扶攜指點。密授方略。則膽亦陡壯。乃輕啓其扉。第見上房燈火。斜射窗隙。奕奕有神。旅客似未睡者。靠窗停敗車。乃躡足獠升。借此作瞭望臺。一刹那間。而足軟體戰。搖搖欲墮。此敗車亦如不能任受。而力掀其體。則跟踏奔告老人。謂頃見羣盜洶洶。挾刃環列。一客已受斃。骨肉狼藉。其旁大犬蹲踞。咀嚼有聲。吾膽幾碎。老人曰。吾乃不幸而言中。今破敵之策已成。則擒盜之計在是矣。則更附耳與語。謂如此如此。盜乃不虞兔脫。未幾。老人室中。乃聞躡履聲。啓扉聲。似欲渡者。又聞盞盂瓦罐碰倒破碎聲。似暗中經行廡下。不自意乃撞擊無復瓦全。斯時盲目之老人。在室中大詬厲。謂汝目何時盲者。乃鹵莽至此。廡下物遭如許作踐。耗乃公膏血幾許。繼復痛罵盲賊盲賊不絕口。同伴亦憤憤不相下。便旋蹴踏。繼以叫罵。而兩人乃徒手相搏。復以瓦罐盞盂爲武器。店中掌櫃備保。從夢中驚起。來解紛。謂夜深矣。不宜擾人清夢。果以何事。同室

操戈者。曲直俟明日言之。方紛紜辨論間。此盲目老人。乃附耳與掌櫃者語。謂如此如此。掌櫃則大驚。密令傭保。藉藁臥門側。選精幹者密報近傍防營。派兵圍捕。蓋兩人爭鬧時。而上房燈火。忽然熄滅。未幾。此賣技者啓其扉。高聲喚傭保。速開門。謂吾儕將上道矣。傭保謂時光尙早。前路又道險多。盜客宜慎重。毋早行也。此賣技者又謂。昨日爲關爺爺壽誕。前面村廟多演劇。吾輩卽去當佔一席之地。顯好身手。且吾輩江湖浪跡。焉懼盜者。言畢。羣盜于于行。攜槍棍。負竹籠。堅欲啓門。傭保持不可。未幾。門外有足聲。屋上有瓦礫聲。傭保乃大言曰。客行江湖久。乃不識住店規矩。以若干人來者。卽以若干人去。今胡乃少一人。羣盜則以人數相對。傭保謂是固然矣。尙有先來一客。與客同居者。今又安在。羣盜知事敗。乃拔刀奪門。而外間防營。已圍繞數匝。則一一受捕。翊日。遞解城中。縣令盡法懲治。而金老客人之五百金。及其餘骨。猶赫然在竹籠中。此獵犬乃饑涎欲滴。令復召盲目老人及其同伴旌其功。羣盜知不免。願意乃憤憤。則爭屬目於老人。中有一盜忽若有省。謂三哥。汝亦改業矣。獨無香火情耶。汝目雖盲。乃謂吾不識汝耶。令聞言大疑。將窮究。羣盜悉下獄。姑緩刑誅。擬勘問老人根柢。又念老人破盜有功。則豐其飲食而軟禁之。翊日。吏役報老人脫蹤去矣。後乃知此老

人亦盜魁。曾犯巨案。夥伴皆伏法。老人乃自刺其目。改業易操。以盲得免。今日廬山真面。乃爲若輩揭破。則舊案重提。胡以自保。蓋此盜旣晝龍點睛。老人乃破壁飛去。後羣盜皆伏誅。老人則懸賞待緝。時移歲遷。倖逃法網云。

許鏢相

秋恨

宋張三峯以內家拳技名天下。厥後輾轉流傳至溫州。而以明張松溪爲最著。松溪而後。時有傳者。瑞安許鏢相。實承其緒。許以輦法拳技名於邑。硬法家當之。無不應手仆。輦硬法者。內外家也。當海道未通。山左爲入京孔道。此間多綠林豪俠。言者比比。邑有某者。嘗旅京華。許徒也。巨膊廣額。魁梧奇偉。望而知工拳勇者。拳技家別棒法拳法爲二途。某則精於棒者也。許亦深許之。一日。道泰山下。日曛。二牧豎牽老犢牛迎面來。年纔可佩金削刀耳。障馬前使勿能進。令納腰纏。徒初以其戲。繼笑其妄。曰。馬蹊無情。裂爾腹。得毋令天下人笑余不武。欺童豎耶。豎怒。舉鞭擊。徒手棒與鬪。顧二豎者。蹤跳便捷。連鞭剽忽。徒馬上迴旋。陰受其害。下與鬥。百計伺其懈。不可得。一豎驟出。徒不虞。拾石擲。

空中石下。顛且立碎。徒急舉棒格之。砰然有聲。手震顛麻木。力益不支。曳械而逃。疾馳二里許。殊荒寂。晚鴉點點。飛鳴於寒烟蔓草間。有茅舍當路側。斷垣敗扉。不蔽風雨。老叟倚杖立戶外。眇一目。頭童而齒豁。徒哀之。求蔭庇。叟令匿舍後土室中。屏息勿敢聲。有頃。二豎至戶外。叩曰。阿爺頃見有人北逝否。曰。納之舍矣。曰。漢子好大言。宜窘辱之。徒備聞其語。則大驚。顧計無所出。靜以俟。所匿舍方不盈丈。檻下露罅隙可三寸餘。豎各持棍。伏地。就隙窺徒足所在。橫截之。徒躍而起。他豎如之。又躍而起。凡數十下。惟聞室中得聲。終勿能傷焉。叟呼曰。止。叟謂徒曰。子非精於輓法拳技者乎。輓法者。以靜制動。以逸待勞。截而搏之者。動也。勞也。躍而避之者。靜也。逸也。是故以靜制動。靜無不定。以逸待勞。勞無不疲。疲則心亂。心亂則視亂。而手無不亂者。安望其能截而中之者耶。師子者。誰歟。不以告。固詰之。以許對。叟曰。舍之。舍之。徒之歸也。俱以告許。許曰。殆矣。乃閉門杜客。戒家人非素識而訪余者。悉謝之。居無何。有客魁偉。操魯音。值許於門。而詢許也。許僞應曰。高賢駐足。榮何如之。奈家主外出。客詢歸期。許以不知對。且曰。主人固好客。今蒙遠蒞。在理宜盡地主誼。願掃榻以館。何如。館焉。客無他異。會良夜月明。虛室生白。客於廳事據地以拳。凡拳技家下步堅爲貴。踞地以蹲。作

乘騎勢。雖數壯夫推挽之莫能動。技家稱之曰步馬。或略言之曰馬。馬之行。疾移其足。著地錚然作聲。似墜百數斤重物。斯爲能矣。客之拳也。疾運其臂。風虎虎震屋瓦。骨節珊珊作響。足蹴踏。地爲之震。窗牖訇然。庖廚中磁具亦鏗鏘有聲。觀者驚駭。歎觀止焉。許以其辱已甚。不復能耐。躍而出曰。客願與許某戲乎。余卽許也。客曰。噫。許某乎。且遽以手握其右腕。許急引之。客驟仆地起。拱手謂許曰。余知許某矣。遂別去。而許之右腕。自是不復能拳。或曰。客蓋紅沙手。紅沙手個中人術語。亦曰硃砂掌。著人必傷云。

記義僕張允恭事

陳載州

張允恭。如皋徐含山之僕也。徐嘗令浙江某縣。張事之維謹。而性贛直。不善逢迎。遇事敢諫。頗不爲徐所悅。張精技擊。善使矛。會邑有匪。將揭竿起事。張白主人。願往捕之。徐不許。張自言倘不得渠魁。甘受重責。署中捕役。亦亟稱其能。徐乃許之。張自選捕役。善拳技者十人。從之行。三更抵匪窟。乘匪不備。突入擒其魁。行至中途。匪衆聞信追至。張令役解匪魁先行。已則橫矛以待。匪至。圍之數匝。張

舉矛亂刺。殺數十人。匪鳥獸散。復追殺數人而返。亂遂平。由是爲徐所重。徐本澹于仕進。因事件上官。擬乞骸歸里。弗許。調某縣。相距可數百里。徐以舟往。中途停某鎮。三更後忽聞鬻築聲。舟子驚曰。盜至矣。徐與眷屬皆戰栗無人色。張徐起曰。有我在。無憂也。囑舟中人伏艙底。燈火盡滅。已則持矛立艙內。盜至。見舟中靜寂無聲。慮有備。少却。繼復鼓噪而前。靜寂如故。衆不敢進。一盜曰。詐耳。諸君從我來。卽躍登徐舟。張以矛突刺之。墮水中。餘盜復登。張連刺三五盜。躍登鷁首。舉矛大呼曰。鼠輩亦知有張允恭否。卽我也。敢登者死。盜聞張名。大驚而逃。遂安抵任所。閱歲。徐告歸。渡錢塘江。忽黑雲如墨。大風起天末。潮又至。怒濤雷吼。舟搖簸幾覆。張亟登舵樓。足夾舵。手持篷索。趨風疾行。須臾抵岸。徐返里卽病。妻亦歿。子旬巖。方七歲。徐病革。呼張至榻前。指旬巖曰。此煢煢者。一線之延。累汝矣。張泣應曰。敢不唯命。徐歿。張營喪葬。備極豐腆。延師教旬巖讀。讀或懈。輒涕泣勸勉。徐本素豐。有姪某甲。夙無賴。欺旬巖幼。輒飲食其家。時復借貸。張亦少少與之。某以爲可欺。索巨金。張弗與。某怒。舉手欲挾。張亦怒。以拳抵院中大樹。葉簌簌落。謂某曰。汝自有家。速去。否則吾拳無目。不識汝也。某不敢梭。遂巡去。閱二日。張方在室。與旬巖語其父之軼事。忽縣役持拘票至。蓋某已鳩合族人。控張

欺主婪產矣。張略無懼色。奮身入法庭。侃侃而辨。官廉得其情。薄責而遣之。張本與旬巖同臥室。某夕。張醒。忽聞窗外窸窣聲。疑爲盜。潛起。伏窗下。盜果踰窗入。張突起執之。盜拔刀奮刺。張奪刀縛以帶。盜泣曰。罪不在我。某賄我殺郎君。謂郎君死。家資爲若輩有矣。蓋所謂某者。卽前被逐之某甲也。翌晨。繫盜送之官。并以盜所言者。具狀控某甲。不料族有武舉人某乙。素往來官署。此次暗殺。實與其謀。詣官爲甲關說。謂盜言不足據。官乃治盜罪。置某甲弗問。張不服。謂某甲賄盜暗殺。罪浮于盜。嘗按例究治。官謂盜言無憑。張怒。語侵官。官亦怒。笞而逐之出。張歸。謂旬巖曰。暗無天日如此。郎君危矣。旣而曰。家安則習文。家難則習武。若輩敢如此者。欺郎君幼弱耳。不如習武以自衛。乃舉生平之技。盡授旬巖。閱二歲。曰。可矣。置酒招族中強橫者。會飲較力。越日。族中二十二人集於堂。三爵後。張進曰。久知諸郎君欲甘心於少主人。今能與角技否。武舉某乙。自負其力。應聲離席趨旬巖。旬巖略舉手。武舉顛數武外。餘人恃衆。合奔旬巖。旬巖指揮縱橫。衆皆辟易奔走。自是無敢犯者。旬巖年二十。中武進士。任侍衛。位至總戎。張亦八十餘卒。徐兩世危而復安。皆張之力也。

馮鐵匠

王梅癯

馮鐵匠。故世家子。其先四川忠州人也。高祖榮。事清世祖。以武功在爪牙之官。曾祖建庸。承父廕。入監讀書。例得敘縣丞。自以將種。當執干戈。衛社稷。具呈請改武秩。世祖壯之。特旨用守備發甘肅。隸寧夏鎮標。以驍勇聞。同列忌之。譖於鎮將。被嫌疑。幾中危法。會病免。臨歿。戒子孫寧行乞。勿爲材官。祖若父承先志。絕意功名。以貧不能歸故鄉。遂家寧夏。馮生有膂力。軀幹雄偉。又聰穎有夙慧。束髮受書。琅琅上口。剛經柔史。以次淹通。生平愛讀李將軍廣傳。感先世傷於讒。讀未竟。輒慷慨泣下。父早喪。奉母僑居。年十七。以寧夏籍入泮。二十食廩餼。旋娶延安沙氏婦。未逾月而母亡。遂焚筆硯。棄書不讀。喪葬畢。挈婦走延安。爲鐵匠以自給。工作有定時。所得資敷一日用卽已。不求有餘。所鍊鋼純粹無疵。延安市上稱絕技。暇則手雙鐵丸。磨盪不稍息。婦美而賢。黽勉作苦。終日無疾言遽色。有時馮乘輿出遊。三五日不返。或至十餘日。家無餘儲。婦質荆布亦不怨。人愛其鍊冶之精。而患其能事之不受迫促也。恆瞰亡以薪米餽婦。婦受而簿記之。歸以告。則稱其值而償以器。延安去寧夏遠。

甚。人固不知爲膠庠之彥。遑論先閥。然工良器利。外和藹而內狷介。馮鐵匠之名。竟洋溢乎四境。延安爲邊塞要隘。與榆林毗連。五龍山峻。黑水瀼洄。雖時際承平。當乾隆全盛之日。而山谷之間。萑苻不靖。有司苦之。營汛尤甚。往往一巨案報勘。輒有揭帖。警告文武。戒勿妄捕。甚且取其相服。封其秘函。署名馳書。置於左右。或竟錄其夤緣祕密之商榷語。房闔背人之狎昵語。載明時日。一一告之。以示一舉一動。皆能洞察。大好頭顱。直我輩囊中物也者。是蓋世宗招致亡命。嗣皇屏斥。散而之四方者。所在皆是。故官吏以文告爲緝捕。虛應故事。網漏吞舟。非一日矣。會神木縣民某姓。以嫠婦奉邁姑。撫二孤。居於縣城之南三里許。突被淫掠。婦以不屈死。財物罄盡。老幼啼號。報勘經年。鴻飛冥冥。適縣令以履勘旱災過其地。里正忽報一無名尸。脰斷而未殊。血液模糊。僵伏道左。似遭仇殺狀。令檢視之。短小精悍。髯長及腹。而懷中得寸紙。大書曰。此淫掠某氏之盜魁也。此盜不誅。是無天理。官不能捕。我爲殮之云云。下不署名。繪二馬。小寸許。一伏櫪。一昂首長鳴。皆極神駿。令大驚異。急瘞盜尸。招屬認領。詳視所書。蜿蜒屈伸。得草聖之真傳。愛不忍釋。以事涉怪誕。竟不附卷。然尸亦卒無有認領者。延安城外有長隄。隄多植柳。曰柳湖。春秋佳日。一碧如油。都人士聯袂遊觀。輿復不淺。某年

三月值郡試。太守扃門坐堂皇。按名給卷畢。退食稍憩。及放牌。復出升座。於案上得一紙。字做歐體。秀骨天成。尾端繪二馬。紙上無他語。七言絕句一章也。其詩曰。醉揭長竿認酒旗。柳湖風雨急如絲。我來多管人間事。春水鱗鱗一池。守詢諸童。以爲戲也。諸童曰。無之。更問左右。此物何來。左右亦莫對。乃付首邑令使查之。令頗機警。率幹役易服沽飲湖隄上三日。果有羣匪轟飲。乘醉大言。意圖不軌。出不意飛黑索繫之。得其三而逸其四。一鞫竟伏。蓋欲乘考試未畢。謀劫獄掠倉庫也。匪謀既敗。隱患遂消。守令慮訐告者爲匪黨之內訌。寢不問。旣而葭州府谷懷遠甘泉延川諸州縣。疊獲巨盜。皆先有繪二馬者。通詞官署。指導窟穴。因而成擒。盜風爲之一戢。葭州牧某。故首邑令也。得告密之件。訝紙尾二馬。與延安獻詩者。如出一手。稍稍與僚采言之。凡曾受此種揭帖之長吏。爭移書以詢牧。而神木令竟以前所得盜尸懷中之寸楮。呈於大府。大府亦風聞延安榆林之間。屢有繪二馬人告訐獲盜事。悉命呈出。一一驗之。若晉鄙合信陵君軍符。駭愕特甚。乃通檄各郡縣。嚴密偵緝。而騰躩踞踏之二神駒。遂亦不復再見。初馮之去寧夏也。同學諸生問所之。詭詞以對。蔡生旭者。與馮最莫逆。特餞之。微叩趨向。並以秋闈期近。有勸駕意。馮慨然曰。當今之世。凡事皆可爲。惟官不可爲。

武夫出入生死。爲國效力。不足當譏間者一啓口之禍。文官玩愒因循。戀爵祿厚妻子而已。雖有賢者。一木焉能支大廈。某傷心人也。行將挈山妻走窮荒。雖行乞所不辭。安能泥此一袴。不絕梯榮之妄念。吾妻以不逾月之新婦。能割股和藥。以盡孝於吾母。故不忍棄捐。否則亦敝屣耳。蔡請其所遊之方。爲通魚雁地。亦告以無定。及隱於冶。蔡時時得馮消息。今日東而明日西。卒不可捉摸。遂亦置之。越十五年。蔡生之外舅魏。以孝廉大挑一等。籤分陝西。得寶雞令。移權延安首邑篆。蔡送婦歸寧。驟遇馮市上。短衣鰲面。坐冶鑪下。鑪火熠燿。映馮面作純青色。驚不敢認。既見其妻。布衣椎髻。雖在塵中。不改靜穆之舊。乃遽前執馮手。問何所取義而托業於冶。馮曰。我固不辭行乞。冶不猶勝於行乞乎。蔡大嗟歎。時相過從。一日。蔡忽來別。謂外舅以捕盜不力。將不免去官。已亦將挈婦返寧夏。馮笑曰。盜固不可治也。將誰尤。後又數年。馮與妻中宵喪其元。一子生十年矣。藉草臥床下。幸免於難。宰官勘驗。門戶前後。無盜蹤跡。奇之。檢其巾箱。破書充滿。中有一橫幅。繪事精絕。平沙捲草。二驥俯仰其間。神采生動。情景悲壯。上題沙掩風嘶四字。並繫以詩。詩格仿杜子北征。洋洋灑灑。歷敘行藏。警句云。兼善不可得。獨善胡爲者。惜手一鋤兇。隱身鑪冶下。其二驥影馮字。平沙著妻姓氏。是又

一幅閨中行樂圖也。宰愛不忍釋。攜歸重付裝池。懸諸精舍。知盜之賊馮。爲復仇計。嚴緝之。無所獲。乃捐資爲馮營葬。樹豐碑於墓前。曰俠士馮鐵匠夫婦歸骨處。遺子頗馴謹。宰使與己子偕。就傳後。竟繼其書香。馮名搏。字翰飛。市隱後。人皆呼爲馮鐵匠。罕有知其名字者。

梅癘曰。若而人者。其憤世嫉俗而未能忘世者歟。大府憤憤。乃欲爲羣盜效推刃之力。以視延安令之表墓卹孤。愛玩手澤。相去何可以道里計。願盜未可盡。而夫婦飲刃。雖離酷吏之網。終受怨毒之報。吹皺一池春水。馮固自知其多事矣。此伏波將軍所以願子弟效伯高而遠季梁也。然伏處闔閭。不喜賓客。無赫赫任俠之名。脫非暴客逞兇。晝馬活現。誰實知飛劍除奸。卽棄儒而商之良冶乎。是蓋不可與季梁同論。

蔣楮

蕉心

蔣楮者。東陽之玉山人。玉山處羣山萬壑中。離城百餘里。東接紹。南隣台。匪盜如毛。三府毗連之區。官威所不及也。其俗男女成童卽學習武技。一家數口。類能敗盜百十人。非是無能免罹盜禍者。以

是民氣特強悍。威名遠播。盜亦無敢輕犯之者。

蔣褚。貌溫文。體瘦削。恂恂有儒者風。望之絕不類有奇技者。具神勇。膂力數倍於恆人。一振臂。當者辟易。小習技於家。舉一反三。往往能自出奇著。遠近多耳其名。年二十。環山之內。無有能抗之者。任俠急人難。疾惡如仇。然不輕用技。遇事必先評曲直。曲之所在。雖至戚亦不能得其臂助也。以是鄉里益畏敬之。但得蔣褚一言。事無不立解。

武林吳山者。襟江帶海。跨斗連牛。社稷城皇。分茅裂土。雷風水火。搢笏垂裳。獅座鹿車。乘鸞跨鶴。莫不錯綜享祀於茲土。仙鄉佛國。香火特盛。初春之候。蘇寧婦女。亦有不遠千里而來者。無賴少年。趨之若鶩。一日蔣褚避武林。隨喜諸蘭若招提間。至娘娘廟。見諸無賴共圍一少女。評頭品足。語甚穢褻。少女則低頭噤不敢出聲。眼波溶溶且墮淚。畏怯之態可憐。蔣褚見而憤。左右振臂闢路以出之。無賴怒。羣起而攻。蔣褚一伸臂。仆者已十餘人。中有出鏢擊蔣褚者。蔣褚接鏢還擊中其股。諸無賴知不敵。咸拱手曰。某等非公敵。甘拜下風。某日請至某處一會見。莫畏怯也。斯時蔣褚怒未已。率對曰。蔣某非畏人者。何不敢之與有。既而悔之。自忖曰。請我非好意。勢必角力。若以拳脚槍棒相角鬪。

百十人亦復何畏。竊恐密謀暗算。防不勝防耳。且道路生疎。有危急。脫身必非易易。然已告之名。衆所共聞。不去則貽譏。去則死生不可知。以是愁緒縈懷。信步間行郊外。以決策。路側有瓦窰。蔣褚思小憩焉。低頭籌思。目不旁顧。舉足觸瓦碎無算。陶者怒。報以老拳。遂各支撐格拒。猿飛鳥落。騰躍上下。相角鬪。久之。蔣褚不能勝。且敗矣。陶者叱曰。止。拱手詢姓名。意甚殷勤。蔣褚悉以告。轉詢陶者謂蔣褚曰。吾鄞人。姓名則未便相告。少學技於天台山某寺僧。酒後斃人。出亡來此隱業。陶半生未逢敵如君者。今君一人耳。然君技巧而未詣大純。純無敵矣。然吾力能蹈瑕而敗君也。蔣褚亦大服。願北面師事以請益。陶者嘆曰。惡用是。夫技猶火也。不戢且自焚。吾之半生淪落而業陶者。技累也。語畢若不勝其憤憤。忽顧蔣褚曰。相君境遇頗不惡。若重有憂於心者何也。蔣褚告以故。且語之約。陶者大驚曰。若輩黨羽多。其魁某某皆勁敵。君奈何捋虎鬚而後欲入虎穴哉。吾恐見君之入而不見出也。君其速。蔣褚告以意。謂寧玉碎不瓦全。且乞臂助。陶者躊躇良久曰。以吾二人去。事固無虞。然吾則不能復居此地矣。請君先歸理行裝。某時遲吾於某地可耳。屆時陶者與蔣褚相偕踐夙約。陶者僞爲蔣褚之徒也者。曲折入後堂。甫入而重門已閉。堂上列桌二。酒食羅列。惟無箸。卽亦不省。

其意私窺旁室。伏甲如林。陶者私謂蔣褚曰。爲謀甚密。鬪力不如與鬪智。一一告蔣褚以所謀。蔣褚諾。而其魁已來肅客入席矣。蔣褚師也。故首座。陶者首座於次席。席各八人。旣而進方肉。首次二席。各一人以刀端穿肉來敬客。蔣褚與陶者亦各張口以受之。將近。突然進。意欲乘機以洞二人之喉也。陶者合齒斷其鋒。蔣褚僅能嚙使不得出入耳。計不得逞。首席之魁急擲杯。伏者四起。刀槍驟如急雨。蔣褚飛身滅熄其懸燈。縱身隱伏屋上。陶者已乘機殲次席之魁而斃之矣。謂蔣褚曰。吾等宜速行。聽其自殺可也。遲恐有變。君道路生疎。其后我穿屋脊。踰重垣。引蔣褚出巷至大街。一瞥眼。而陶者已不知何往矣。蔣褚乃連夜間道越萬松嶺而歸。防追也。蔣褚同光間人。今其孫蔣松亦力能搏虎。惟不及乃祖之精於技云。

飛

守如

滬上茶樓酒肆。熱鬧處所。莫不有謹防翦絡謹防扒竊之小條。粘示壁端。足見翦絡扒竊。爲春申江上之出產品。地靈人傑。此中好身子。宜莫不蒼萃於是。而抑知否否不然。十里洋場。捕房林立。三道

頭四道頭。矗立街中。偵探包打聽。雜於稠人中。隱現無常。出沒不定。聚中西能手於一隅。宜乎無奸不燭。無案不破矣。而抑知否否不然。

翦緝扒弄。藝之至微者也。然類分部別。名目至繁。聞其中階級。共分五等。一曰裏口。係以小翦翦物者。一曰外口。係以康熙大錢磨成刀式割物者。一曰竊口。係以手掏摸者。一曰盜口。雖係偷竊而帶有強橫性質。如長江幫中之扒兇手者。一曰飛口。則飛行絕迹。神妙不可思議。爲該幫中之最上乘矣。光緒二十八九年間。一客自直隸保定府來。旣到埠。卽往謁幫中兄弟。請曰。兄弟在北方一帶。運氣不好。故而到南方頑頑。想叨諸位大哥的情。讓兄弟在此做十天買賣。十天期滿。隨卽開碼頭。決不多耽擱。滬幫中人詰之曰。大哥打算做多少交易。曰。不敢多請。三四千耳。滬幫中人聽說。莫不駭詫。蓋此業向無大志。獨腳戲。十天期限。多至數百金而止耳。羣對以爲數太鉅。恐不能如客願。客呀然笑曰。北方雖不濟。萬金猶不足奇。上海乃全國第一碼頭。區區者何足介意。總之與諸君約。以十日爲期。碰兄弟的運氣。如能得手。兄弟止取四之三。以一分孝敬諸位大哥。將來諸位如北上。兄弟亦當稍盡地主之誼。以答盛情。衆曰。然則俟吾輩稟商頭兒。以定可否。衆往見捕頭。捕頭曰。此間向

無此大宗交易。客今放手爲之。闖出禍變。非惟諸位不了。兄弟不了。該客亦恐不了。事後倒蝦籠。(賊到手後吐出者謂之倒蝦籠)有何意味。此事斷難應允。衆曰。請捕頭自往復之可乎。捕頭曰。可。既見該客。辭以不能。客曰。允否。君之權力。某不敢強。既不見許。某於此休息數日。另開碼頭。捕頭曰。子能即日行乎。客曰。君欲某行。某即以明日上道。捕頭曰。尙有一事奉白。請子以相片見惠。客勃然曰。君真不論交情不懂道理矣。某既不在此做生意。則某之相片。即非君所能索。相片不可得。君必欲得者。毋寧得予之頭。忿然而別。翌日下午四點三十分。匯四捕房總捕頭散步道左。探手索時計。則金表金練及囊中鈔票一千數百元。已不知何時不翼而飛。總捕頭震怒。召集通班探捕嚴論道。你們辦得好公事。外間之案。層見疊出。今索性鬧到我這兒來。這還了得。給你們一日限。明日此刻。必須原物歸趙。若不能辦到。則若輩一律退職。予將於本國或香港另選能事者來此爲代。衆探捕奉命退。面面相覷。或疑客之所爲。於是分班出發。遍處搜索。杳無蹤跡。惶急不可名狀。一再集議。以班中某人。與客稍有瓜葛。聚而謂之曰。事已至此。莫怪予等用強橫手段。今惟責成子一人。如尋得客至。但將原物見還。以前客所要約。一切如命。否則子先有所不利。其人曰。聞客於城中。尙有寄

宿地。予且姑往覓之。至則客已坐待。其人爲致衆意。客笑曰。今則不能如此容易。予往語諸君。任予留此三月。買賣無定額。十萬八萬。視予力所能及。尙有一緊要之點。則大名鼎鼎之捕頭。應以相片一紙見贈。用留紀念。不然者。予在此待命。看諸君法力如何。其人往返磋商。始以一月期萬金額定議。向索原物。客又笑曰。若輩無向予索物之資格。予取自何人者。仍當還之何人。寄語總捕頭。明日於原時原地。仍前散步。當有人前往送還。不得已姑如其說。總捕頭十分注意。到處留心。乃久之而四點半矣。五點矣。了無音信。總捕頭曰。彼乃敢戲予。捕役等蹙額曰。渠言之鑿鑿。當不失信。盡於身畔詳細檢點之。總捕頭如言。則原物赫然在身。位置距離。不爽分寸。總捕頭矍然曰。有是哉。若入之手段。神妙一至於此。他姑勿論。至渠之如何而竊。如何而還。必當以方法告予。以增識見。衆往詢之。客曰。予取得之手續。似不能爲諸君言。至歸還時情形。可還質捕頭。四點三十分時。有無一快馬車。由東疾馳而來。幾撞及捕頭。左側一人。以手略推捕頭。力免肇禍。其人誰歟。捕頭點首曰。予固識之。彼衣元色緊身。灰色坎肩。目架墨晶鏡者是也。噫。

破屋

觀奕

予友方君祝三。直隸深州人也。業珠寶於京師。其人有膽略。精拳技。予識祝三時。祝三蒼然老矣。爲余道其壯時。在關外破屋中。救一少婦。頗奇特。今祝三已作古人矣。宿草之悲。愴然靡已。點綴記之。藉以彰祝三之俠義爾。

祝三設肆於京都正陽門外之西荷包巷。珠寶外兼市顧繡。與祝三交易者。蒙古奉天之人爲多。交易既久。或予現金。或否。祝三恆於秋杪冬初。自往取之。並攜寶石售焉。歲以爲常。祝三三年三十五歲時。循例赴奉天。抵鳳凰廳。已十一月。蓋東邊道某觀察亦有所欠也。祝三留三日。瀕行。觀察謂曰。此間馬賊頗猖狂。吾當派衛兵送君行。祝三謝曰。公慮我遇盜耶。我返往關東十年矣。不知有盜也。言訖。單騎疾馳去。

距鳳凰廳九十里。有一小鎮。爲一般旅客宿憩地。祝三離京久。歸思頗急。以爲過此二十里有村可宿也。遂策騎弗下。行八九里。北風起。凍雲四合。雪花飛矣。乃疾馳焉。又二三里。雪大如掌。蔽天而下。

祝三着重裘。亦寒極而顫。馬亦仰首悲鳴。行漸緩。蓋風雪交加。馬亦弗支也。祝三窘極。以爲果無地避風雪者。再數小時。人馬皆僵矣。遙望一里外有屋焉。大喜。急趨之。破屋三間。雙扉緊閉。燈光穿門隙而出。急扣門。無應者。乃取馬策搥門曰。速開。天寒甚。願乞一席地。室內有人作惡聲曰。去。去。去。此非旅店也。祝三怒。足踢門闔折。屋亦格格作聲。門啓。一獐惡之老者躍出。罵曰。豎子果爾耶。祝三見門啓。牽騎入。老者拒之。祝三揮以肱。老者仆。旋躍起。趨西室。祝三疑有異。出手槍擬之曰。敢動者死。老者遂弗動。瞥見西室有十三響快槍倚門側。祝三取焉。又令老者叉手向上。遍身搜之。無他物。乃倚槍謂老者曰。吾非盜。亦非捕盜者。無懼也。風雪如此。汝乃吝一席之地耶。言次。微聞女子泣聲。自東室出。室門有鎖焉。祝三異之。因思非設法使老者他出。不能知究竟也。又思老者爲盜無疑。果其旁別有盜巢者。老者去。必招之來。而已且不免。繼思如有盜巢。吾令其去。必欣然樂從。否則不願行也。再察其情形而隨機應之。計定。乃謂老者曰。吾飢寒極矣。汝家有酒及餅乎。老者作獐笑曰。不知貴人來此。未備也。祝三笑謝焉。探懷出銀一兩予之曰。汝持此爲我沽酒購餅。餘爲下榻之酬資。速爲我行也。老者略不顧視曰。鎖去此可二里。風雪之下。不願行矣。祝三騁之。老者不可。祝三怒。躍起。

復以槍擬之曰。速行……速行。老者恚曰……行……行。願言雖如此。而足仍趨起。力逼之。乃踉蹌去。祝三注目視之。待其遠而後入室。旋聞東室有女子大呼救命聲。祝三毀鎖啓門。一年可二十之少婦出。謂祝三曰。我夫爲劉子方。距此十里許有劉堡。卽我夫家也。我今晨歸寧。被盜虜至此。盜令吾作書致吾夫。以五百金來贖我。我不能書。盜代書之。并持我釵爲證。去矣。盜謂我曰。如明日我家不以金來。我無幸也。少婦又曰。君來之前。約一句鐘。有盜八九人在此。會議今夜劫某村。謂事畢復集於此。令此老者監我焉。不圖君之救我也。祝三大驚。蓋恐羣盜來。或不足以禦之。乃謂婦曰。吾輩宜速赴劉堡。急挾快槍。牽騎出。見西室中有無表之羊裘數襲。取一予少婦。自取其一。皆反着之。蓋不獨禦寒。亦以裘與雪同色。馬亦色白。在雪地中遙望之。不辨爲人也。乃讓馬令婦乘焉。已則擊鎗狂奔而前。時雪已止。平原一白無際。寒風吹面如刃。祝三爲恐怖所迫。弗覺也。疾行三里許。回首望之。彷彿有人影入屋。或此老者沽酒回也。復疾行數里。入一山谷中。少憩。繫馬於林。祝三與少婦。各倚樹席地坐。少婦曰。抵此。盜無慮矣。祝三未及答。忽手槍聲自後來。彈中樹。祝三大驚。回首視之。則破屋中之老者。已間道來。方持手槍猛擊也。祝三急持快槍。伏地猱進。鎗又發。幸老者技劣。三發皆不中。

而祝三已至其旁。卽以快槍之柄橫掃之。老者墜岩死。祝三方起立。忽見刀光瑩然。巨石之旁。一少年持刀向之猛砍。祝三撥以槍柄。刀墜。復掃之。少年亦墜岩死。蓋老者之同伴也。乃返原處覓少婦不得。大驚而呼。婦自谷中應聲出。乃復行。距劉堡僅里許。祝三停步問少婦曰。堡中有團練乎。婦曰有。又問曰。有快槍乎。曰有。祝三曰。然則汝宜下騎。恐堡中人不知爲汝。誤爲賊而擊也。言未已。槍聲轟然起。彈自婦頂飛過。去頂寸許耳。婦下騎。與祝三俯伏而行。空中槍彈累累弗絕。幸路遠未爲所中。乃令婦且行且呼。曰。我乃劉子方之婦。勿誤擊也。時值順風。平原無阻。聲浪能遠達。又數十步。堡中人已聞之。亦大呼曰。汝果劉子方之妻乎。婦高聲應曰。然也。堡中人遂停槍弗放。須臾堡門啓。數人疾驅出。一執槍之少年至婦旁。撫其背曰。汝竟歸耶。婦失聲哭。少年又指祝三問曰。彼何人乎。婦曰。救我者。此君也。少年跪雪中謝焉。祝三急挽之。婦謂曰。此卽吾夫劉子方也。導之至家。子方之父劉翁年五十餘。亦出謝。問少婦曰。此君何姓乎。婦不能答。蓋倉卒中救死不贍。不暇問姓名矣。祝三答曰。我方祝三也。備述前事。翁稱謝不已。置酒痛飲。酒酣。翁笑曰。吾本擬三更後往奪焉。君代我勞矣。能無謝乎。祝三異之。笑曰。盜不易勝也。翁掀鬚大笑曰。鼠輩何足畏哉。惜吾友金某不在此。無助

我者。否則吾媳雖返。亦當撲此獠也。祝三愕然。蓋所謂金某。卽其師。乃問曰。翁識金先生乎。翁曰。同學友耳。祝三乃起拜。告以故。翁笑曰。強將手下無弱兵。吾爲吾友賀矣。次晨祝三告別。翁固留之。午膳後。翁笑謂曰。昨夜盜劫某村。格斃者四。被擒者三。餘竄深山中矣。越日。祝三告別。翁厚之贈。祝三弗顧而去。

祝三述此事訖。笑謂余曰。彼時吾囊中懷數百金。寶石之價稱是。雖瀕死者數。不獨資財無失。且能救一婦人。匪意料所及也。言訖大笑。祝三又言生平往來奉天蒙古間。雖數遇盜。均勝盜。而未爲盜所勝。祝三真奇男子哉。

俠隸

劉祺之

貝如笙者。武弁子。冲齡失怙。輟讀浪游。習與飲博浮蕩伍。走馬鬥雞。日不暇給。母恐墜家聲。禁不使出。貝蹈隙輒踰垣作永夜游。黎明復踰垣入室寢。如是以爲常。母弗覺也。不數載。家漸中落。然衣食尚足給。及寡母以天年終。酣飲肆博。益復無忌。坐是貧如洗。然性豪爽。慷慨負義。疾惡如仇。每遇不

平事。不啻躬受。往往代報復。以償枉者願。人以此重之。值其炊煙不起。多樂助柴米。然貝濟人之急。未嘗自爲德。故受人之施。亦視爲無足重輕。從不一謝。任俠尙義。蓋朱家郭解之流亞也。一日入市。值某甲摔一鄉人。捶踏幾殆。鄉人哀乞饒恕。甲罵益厲。貝覩狀。意良不忍。遂撥衆而入。問其所以。則鄉人負柴入市。柴梢荆棘。誤刺甲衣。僅裂一小縫。鄉人釋擔謝過。甲堅欲賠以新衣。樵者實無力償。故被毆而祈憐也。貝聞而笑曰。此事易。爾可釋樵。衣之值。責在鄙人可也。觀者亦爲緩頰。甲本惡少。謂貝意在袒樵。遷怒及之。復擊樵無算以辱之。貝以排解爲波及。怒髮衝冠。暴性勃發。俯拾巨石。力貫甲首。甲未及防。額破腦出。斃於市。觀者多恐牽連。闕然散去。貝從容曰。殺人償命。罪有攸歸。貝如笙豈嫁禍他人者。遂赴縣自首。樵者隨至。爭認殺人狀。令以一命不二抵。嚴刑鞫首從。屢訊無異詞。後訪知緣由。義貝乃以樵論抵。監禁待決。而貝亦以從凶。應充雲南軍。起解之日。隣里多有資助。以是道路得不苦。既達戍所。派充飼馬役。亦無大苦樂。然故鄉念切。乘間逸歸。甲無親屬。其事遂寢。時樵者已迭遇恩赦。得釋出。自是二人結刎頸交。親兄弟無其睦者。又邑有惡紳。欺壓良懦。爲害一方。而人頭畜鳴之官吏。復借之爲金錢之介紹人。官紳一致。狼狽爲奸。小民立黑暗世界。含酸茹痛。

莫敢誰何。而游俠好義之貝如笙。竟與紳結不解冤。每覲紳面。輒舉其家庭穢史。故使聞之。甚則拾瓦礫擊其臀。掬汚泥傅其衣。紳以地痞送之官。令雖貪賊從紳意。然案無實證。終難置之死。亦不過敷衍了事。笞之數十。枷號數月而已。卽置之囹圄。一旦釋出。則仍以罵行其直。如是者非一次。紳實無如何也。嘗語紳曰。爾之技止此。若不能死我。我之罵固自若也。吾何畏爾哉。謔語奚落。不堪卒聞。紳之勢。亦少斂。一夕。紳宴客酒樓。觥酬交錯。主賓與正酣。貝聞而潛入。蛇行至桌底。力持桌足。掀翻之。杯盤匙箸。窸窣齊鳴。殘羹冷炙。汚客衣殆徧。菜汁滴灑自身下。真可謂惡作劇矣。而貝乃起立。笑揖衆客曰。此誤也。非故也。諸君勿苛責也。衆素知其與紳有隙。莫敢多事。一閃而散。紳毀冠裂裳。詣縣自陳。令拘貝至。杖而押貝在獄。性不少悛。獄囚少見其青眼。姦盜之犯。率遭其詈。獄中爲之語曰。寧吃黃連湯三斗。莫教貝公一開口。其疾惡可知知也。後紳偵知其逃逸狀。聞之。令以逸犯詳。竊計既入貝罪。復可邀獎。一舉而兩善備焉。不意害貝適所以救之也。蓋貝逃歸之日。已在赦後。奉批貝雖逸犯。早在恩赦之列。不得援前案而入之。着卽釋出可也。貝既出獄。心殊自慰。民國元年。復投身縣差。謹慎奉公。令頗信任之。每值兩造爭曲直。輒代弱者辯是非。有理直而貧者。往往聞其慨

言曰。我之差禮。（蠹役索錢謂之差禮）不爾需矣。令謂其戇直。不之怪也。晚獲知遇。可無憾矣。

金溝盜匪俠

王漢章

山東海角。爲登萊青三府轄。三府之民。口多而戶瘠。又多山。其人流亡者衆。蓋地既狹隘。無可耕之隙。故其良善者多爲海商。南達火奴魯魯。北達薩哈連。商於南者。往售野繭綢紅棗麥縷。歸則運硬木白米。商於北者。售雜糧。而易以黑貂人裘。其懦者。則往西比利亞墾荒地。伐森林。其尤黠且狡者。則爲金礦之工。工作有定時。以其餘暇。習騎騁。演礮火。以步以伍。儼然兵法之約束也。於是乎出沒於東俄北滿間。在冰天雪窖中謀生活。亦復大可憐矣。

然彼輩頗尙義。不劫華商之小販及孤旅。惟劫富商。掠俄人。尤有一種特性。人苟不以兵器擬彼。彼亦絕不害人性命。且爲酌留川資。亦不攫取淨盡。初亦不戕華官。且與華兵狎。歲輸款於華官。故華官華兵咸庇之。其後華官懼於俄人之威嚇。挾於富商之請求。嘗捕戮一二以塞責。彼輩乃大恨。此猶滿清同光時代事。自此遂惡官。而仍與兵狎。遲之又久。海南（卽滿人呼山東之稱謂）亡命稍

稍至。利其器械。呼入其羣。爲夥劫生涯。

山東福山人。有唐殿蓉者。本庠序中人。兄以佐職聽鼓迪化。爲貧而仕。隻身走萬里。拋妻子離鄉井。以遠官。所博不過升斗祿。積十年。始得署天山南路某地巡檢。又數年。升入伊犁將軍所屬某邑邑令。將軍爲滿人某。貪鄙異尋常。聞令斷獄。右某富人。富人者。雇流寓漢人某爲佃戶。佃戶本湘籍。刁狡異常人。欠租積逋。且令妻秧歌子。〔秧歌子回女之爲妓者稱〕以計誘富人入室。要挾於牀第。而勒詐之。富人怒。訴之令。令得其情。械佃戶。而痛懲之。將軍以令爲得富人賄。使人示意。欲分潤。令山東人。素強項。不可。會疫作。佃戶斃於獄。秧歌子痛其夫以非命死。亦殺其二子而自縊。將軍大喜。逮令嚴劾之。且籍沒其家產。行文至東。殿蓉方授讀城西黑石社。縣役封其門。唐本寒士。家無擔石儲。以故令之老妻稚子。及殿蓉新娶婦。咸被捉將官裏去。縣役虎虎然詢殿蓉所在。地保某。忠厚人。僞答以出外。云往京都矣。役頻行。怒目呵地保曰。汝速捉殿蓉歸。否則不汝貸。里右有告知殿蓉者。殿蓉方料理首官會。又有來告者。謂嫂及妻。昨夜潛吞釵環死矣。蓋例以犯官家屬下班房。追贓款。而役誤以唐旣爲令。家必有餘財。撈掠之。且戲弄殿蓉妻。妯娌以憤死。役復鬻其二子。縣官畏處分。

以患病死詳上官。案已結。而唐氏人產並盡矣。

殿蓉初擬自首。代嫂及妻。繼聞此耗。大怒。居停亦爲抱不平。且助以資。令遠遁。殿蓉乃渡海至關東。 (山東人呼滿洲爲關東。) 依王世錡。王亦福山人。爲後母所虐。入關東。爲礦工首領者二十年。垂老矣。得殿蓉大喜。命爲代。而已退食閑散。頤養天年。世錡所踞金礦曰金溝。距三姓城百餘里。自溝口至世錡所居。又六十里。深山窮谷。左盤右屋。迴絕人跡。樵牧之所不至。而嚴凝寒氣。終歲飛霜。殿蓉居其中。部勒以兵法。屬集至三萬餘人。號令嚴明。一遵約束。自韓氏夾皮溝外。無敢與抗者。遇東人之流落關外者。輒資助令之歸。以故遠近稱之。溝中缺子藥。缺糧食。則越境掠俄屯。遠或至千里外。然期以兩日歸。歸則不爽半晷也。姓城一帶。此種夥匪頗多。然皆遙領金溝節制。不敢違成法。某都統死。家人歸其喪。途經某窩集。(土著謂大森林也) 被盜劫。都統與夫某。善口給。走訴於殿蓉。聲淚交下。哭訴都統居官之清廉。今若此。恐長途迢迢。難正首邱矣。語已乃益哭失聲。殿蓉亦泣曰。吾阨於賊官而破家。亦猶爾主之身死而阨於野盜。汝趣行。護汝主棺及家屬。宿距此五十里某市之店房。天尙早。今日必至彼。候吾至。與夫送其主眷。遣程至某店。夜未半。店主開正門。明炬。火把。曰。

唐爺前站到。言爺將到也。店主年七十。身軀竦立門左。拱候其至。未幾。馬聲得得然。數十騎逐風至。出行囊累累然。箱篋沈沈然。置院中。復擲人頭五於地上。物則日間所失。人則日間路劫盜。委置既畢。殿蓉給店主金一裹。曰。叟。驚汝好夢矣。都統眷屬欲出謝。則殿蓉已呼嘯而去。瞬息不見。都統眷屬起視行裝。則捆縛依然。微塵不動。唯每物咸粘一紅紙刷印長簽。曰。金溝唐記。及旁行斜上之俄字。委曲婉轉之滿洲字而已。與夫言勿損此紙。則長途無阻。已而果然。後數年中東戰事起。殿蓉隻身走謁左寶貴。左某軍統領也。泣訴其冤。欲藉軍功雪兄恨。左壯之。署爲某營幫帶。會左戰前敵。後援不至。戰死。殿蓉大痛。謂部曲曰。大帥孤忠。而後路坐視不救。則國家事可知。不如返我初服。兄弟欲從我者。隨我走。羣首肯。整隊走。日人尾擊之。殿蓉反身短接。日人大創。衆欲進。殿蓉曰。我等既不爲官兵。何爲官追寇爲。遂以衆歸。沿途招已潰而走。悍而無歸之兵。約數千人。於是金溝之金出日多。金溝之衆日益富。士飽馬騰。爲一方之勁旅矣。

後東清鐵路成。殿蓉嘗隻身赴東清某小站。站有俄兵五十。爲野外射擊。殿蓉伏草間伺之。俄兵方持槍俯首。較準彈線。殿蓉自後遽發槍。俄兵應聲仆。餘兵以爲誤發槍機。致傷己身。續持槍進。仆如

前。凡仆五兵。俄兵大呼有賊。各窮搜草間。殿蓉手可挾兩槍。兩手挾四槍。見俄兵來。四槍齊發。俄兵四人仆。方搶攘間。殿蓉已移其蹲伏地。轟然一聲。又應聲倒。無一虛發者。移其蹲伏地如前。如是者凡七八度。餘兵僅數人。不知草間人多寡。捨命狂竄。殿蓉乃徐徐自草間出。搜其槍得四十餘枝。捆載歸。

三姓人感殿蓉之不擾商民也。凡金溝糧食雜物一切交易。悉如常。一日某支小隊。以低價強令糧商送糧來。爲殿蓉偵知。時世錡已死。殿蓉張世錡影像。爲位於中堂。燒高炬。燃香紙。令某支小隊五十人。咸膝立。命自首主謀者。及往言者出。時四無人聲。咸側耳聽發落。衆乃捏指三五人出。充其數。殿蓉揮涕於案前語之曰。汝等在此。衣乎吾解。食乎吾推。錢乎吾與。尙何事不足汝耶。勒買糧食事小。倘萬一商民因此裹足。一切糧食不至。則吾數萬人之命運危矣。吾爲數萬同仇之士斬汝。語畢。咸手刃之。燭影尙煌煌。是三數人者。已尸橫血溢於地矣。

斬旣訖。殿蓉揮衆起曰。吾輩亡命。來此非易事。今彼等已正其罪。伏其辜。汝輩協同作惡。照律原宜不分首從。今姑貸汝等。願留者立右。願去者立左。立右者罰苦工三月。罰長工一年。立左者給與微

資。各營生業。毋久溷此。敗乃公事。於是立左者三十餘人。立右者十餘人。如令處置。明日。溝口森林中。乃懸三十餘人首級。則願去之三十餘人。行不數里。卽有伏起。殺之。蓋殿蓉所預使者。衆以是咸屏息從命。不敢違。

後庚子拳亂起。東三省號稱仇外。殿蓉時已雄長一方。而其健卒外出者。往往爲俄人所翦薙。殿蓉甚之。於是亦仇外。時長將軍聞殿蓉名。遣委員曉導之。殿蓉曰。蓉本讀書人。曾食廩餼。乃以兄事。破家敗產。始走爲羣盜。落荒且三十年矣。自以爲長此終古。不圖長官乃齒及罪人。重命斧鑕之餘。待死鈴轅之外。蓉願感激涕零。勉矢報稱。不以羣盜沒其齒。則爲幸尤甚。又遑敢寵膺上職。以重吾愆尤耶。旣投誠。將軍命統其衆爲一軍。卽委爲統領。駐軍蓮花泡。有健卒曰劉端志。自請爲分統。劉端志者。綽號劉彈子。殿蓉之養子也。殿蓉不許曰。吾已屬之十四閭羅矣。十四閭羅者。殿蓉未至金溝時之小頭目也。資格在殿蓉前。世錡後。顧頗忠於殿蓉。且能得衆心。殿蓉兄呼之。至是彈子屢與齟齬。殿蓉排解之。且諄諄謂彈子曰。今吾輩已棄舊業。將勉自愛。爲祖國殺敵。滿吾等數十年之積垢。何自相屠僂爲耶。寧不貽譏外人。貽笑外人。

未幾。殿蓉命彈子爲營官。又慮其未必相安無事。借事遣之外出。先是。彈子父本錦州舉人。家道小殷。彈子酗酒殺人。遣戍新疆。未及行。彈子越獄走。依殿蓉。殿蓉嘗與俄人戰。創甚。彈子負之歸。中七創。忍痛負行七十里。以是殿蓉撫爲子。屢犯殿蓉怒。姑全之。至是快快出。頗有後言。殿蓉一笑遣之。明早殿蓉臥未起。彈子驟排闥入其外室。俄而殿蓉起。彈子奉匱入。殿蓉暗曰。汝未行耶。曰未行。有事白阿父。殿蓉曰休矣。孺子何不解事。此決辦不到者。彈子曰。果然。立拔佩刀砍殿蓉。深入數寸。帳下健兒聞聲至。繫彈子。羣欲裂噬之。殿蓉曰。勿爾也。呼十四閻羅至。付以關防。並提筆上將軍書。洋洋數萬言。略曰。拳匪不可信。邊防不可弛。馬賊宜撫不宜剿。外交宜剛不宜柔。新軍宜操不宜多。新政宜簡不宜繁。一時傳誦之。

時殿蓉裹創送彈子行二十里。歸戒左君勿傷彈子。彈子固忠於吾。此次之變。由吾激之太急。且爲請於大吏。以彈子梟悍。宜設法招撫。不宜嚴令躡緝。從容就枕而瞑。瞑半日復甦。適官吏紛紛來視。殿蓉目微瞬。慨然曰。吾以一介書生。爲塾師。爲亡命。爲盜魁。復爲統領。殺人無慮數萬。手刃者亦盈千而強。殺人如薙秋草。則今日之報。固其宜也。夫復何言。所恨者。兄冤未雪。而祖宗不祀。語時斷續。

其詞氣大湧。遂絕。

彈子旣行。各寨咸薄之。以有殿蓉遺囑在。不之理。亦不之害。遂投俄邊防將廓美棧夫。廓命爲緝捕隊長。而各寨之越界者。時爲所捕以死。十四閻羅接統殿蓉衆。整齊有殿蓉遺法。俄人忌之甚。一日。彈子令廓招十四閻羅飲。伏起殺之。又數年。日俄戰作。彈子占俄籍爲俄軍隊長。與日戰敗。貽子窩。落荒入某村外窩鋪中。被繫。適殿蓉之舊部十許人至。爭鬪之。今則全溝遺寨。惟廢竈三五。縱橫於類垣斷井間。時有兩三獵人經其地。見狐兔之匿是中耳。又安知爲當年之羣盜窟耶。嗚呼。使殿蓉不逢家難。又安能至是。至是而塊壘不平之氣。發洩盡矣。或曰。關東之地。羣盜如毛。降者亦夥。何獨拳拳於殿蓉。吾應之曰。殿蓉之行則盜也。殿蓉之心則俠。

曹州盜

江子厚

山東故多盜。自火器興。盜知地利之不足恃也。於是佔山據險之習除。刺探告密之徒盛。每入市。其鮮衣盛飾。游行往來者。或皆盜諜也。與人接亦和靄可親。一逢巨商。或顯官歸。刺得其實。卽百計取

之。或劫於家。或要於途。或擄質其人。索重贖。盜每至千百爲旅。其所挾械勝官軍。官軍或不敢攫之。以故一家蒙禍。四鄰懼伏。雖聞聲勿敢咳也。誤觸之。禍立至。盜旣橫行如此。然頗重然諾。守信義。一言旣出。雖千金可獵。亦棄勿顧。以余所聞。盜旣如是。悍且神矣。然曹州之地。竟以一鄉民。抗如林之盜衆。而卒無禍。斯可異矣。曹州之在山東。尤稱盜藪。其俗慄悍。黠者以盜爲稔途。愿者至願附其門。尙屏不得入。故州諺有十年學盜。五年學儒之謠。其盛可想矣。州之北鄉。有崔翁者。世業農。歲累豐積。粟蓄糶。頗稱富有。生子二。長曰仁。次曰孝。長事儒業。爲進取計。次仍爲農。西疇力作。頗肖乃父。二子皆娶婦。長者生孫。翁時抱出門。閒話隴頭。甚自樂也。有戴發者。仁妻之中表也。好飲博。屢以借貸。故却於仁。心曠之後。爲人招引入盜黨。盜中例。凡初至者。先令爲謀。卽於戚屬中。刺得富家。報於魁。以衆取之。旣得賊。始令知內部事。戴發旣曠仁。以其近營棉業。所得益厚。欲劫質以得贖。言於魁。魁與仁之婦翁。素相厚。意頗躊躇。然格於例。不能不允也。遂許之。及夜率衆往。至崔家。破門而入。盡括所藏。復索得仁。繫之而去。未出村。聞有呼於後者。曰。請釋仁。請釋仁。魁恐崔翁或以衆來追也。下令以二盜挾仁。餘衆舉槍。扳機以待。及至近。知來者只一人。且卽翁子而仁弟孝也。孝旣至。見仁無恙。

心竊喜。卽盜中請於魁曰。諸君來此。欲多得錢耳。願吾家近營棉業。商中事皆吾兄主之。吾父老耄。吾雖留。與彼中人不習。錢亦莫得。請贖我易兄。兄爲我斂資。吾父愛我甚。聽贖必不靳值也。盜魁信之。釋仁挾孝以去。旣至。閉孝土室中。門外邏者二人。室內復以二人監之。盜魁以人告翁。索千金贖。翁請減。往返數日。議乃定。孝在土室中。漸與盜習。時卽監者問盜中事。以甚欣慕。見其食用。復嘖嘖稱羨。自歎曰。吾雖村家。在輩中尙稱饒足。然終歲勞動。所得祇膏粱餅。不則小米飯。年歲豐稔。棉衣得稍完。卽已逾分。視君輩壓梁肉。服輕暖。相去不啻霄壤。吾贖若至。少歸當復來。不識若我庸愚。亦得請於主者。許附驥否。監者旣與孝通談。亦不視爲外人。聞言答曰。吾主者甚壯君。君議贖價已定。若父以資至者。事卽當了。吾主者方羅致賢材。君肯復來。爾時吾輩助君言。無不獲濟也。孝復作大喜狀。與盜益密。時或以家事告之。監者亦稍疎防範。相處無忌。一日盜黨大獲歸。酬神犒衆。廬聚暢飲。室中盜亦分一席。盜招孝同飲。孝放杯大嚼。連舉數觥。佯作暈眩狀。笑謂盜曰。吾輩行殺人事。炙肝食肉。卮酒尙安足辭。惟吾量狹而貪杯。少飲卽覺不濟。後此相聚。君勿以是笑人也。二盜強之。孝復舉一觥。踉蹌就榻而臥。盜見其醉。亦不相呼。轟飲甚豪。孝故作鼾聲。與二盜吞嚙之聲相答。夜未

半。二盜亦縱橫醉臥。瞑無知聞矣。孝潛起。作跌觸地聲。復大聲呼痛。盜均無覺。傾耳外聽。邏者亦無聲。急就榻。拔盜佩刀連揮之。二盜殪。門故反鎖。孝力掀之。鎖脫而出。既至門外。見數武外。有邏者二人。孝疾馳。邏者覺有異。力追之。出村。孝隱麥田中。邏者索不得而返。天明孝抵家。翁與仁見孝歸大喜。恐盜復仇。命仁兄弟居城中。襄理棉業。孝不行。仁懦弱不任驚恐。率妻子以去。孝遣婦返母家。已身終日不出。盜黨必欲得之。以人日夜偵其門。孝守益堅。卽戚屬相招。亦謝不往。孝知盜計不行。必以乘夜至。家中故有樓。外墉厚盈尺。雜泥土細沙築之。下有小扉。上堆糧食。孝以堅木易其扉。運石上樓。四面關小牕用以瞭望。夜則堵扉。與翁臥樓上。一夜盜黨大至。槍聲砰然。入門索無人。見有小樓。知孝在其上。以衆毀扉。扉堅不得入。孝以石下擊。翁助之。死者數人。盜黨大怒。仰報以槍。彈格於墉。盜益憤。撤他屋扉。人伏其下。欲穴地入。以火攻之。孝復投石。扉碎。傷者益衆。相持久之。天明盜乃舍去。明日鄉鄰畢集。見盜戶。又聞孝自述相拒狀。皆咋舌。或問孝何以不懼。孝曰。吾爲盜得。必死無待。不獨一死。盜且加我以慘刑。備極苦痛。吾與相拒。既自視爲宜死之人。則求生之念除。固當於未死之先。盡吾力以取償於彼。又有何畏。雖然。盜受創巨。仇且益深。此時雖歸。禍未艾也。一日仁婦自

城中挾其兒歸祝父壽。婦家近盜窟。盜偵得之。劫仁婦及兒以去。仁大恐。急欲得贖。以人告婦翁。請卽往議。婦翁林某。素與盜魁習。知其方仇崔氏。他人往必奢索。乃自往見盜魁曰。吾二人交厚。君與崔氏事。吾不敢言。但吾女爲吾所生。請得以父子之情。從君乞赦其命。盜魁曰。君女吾何敢傷。雖然。吾黨與崔氏爲仇。君之外孫卽仁兒。在法必無赦。必欲全其命者。請告崔氏。於三日內。速以五百金來。否卽生剝其皮。懸崔氏之門。以爲仇我者戒。君女卽自出。君與同返可矣。林某旣得女歸。以盜魁言。遣告崔翁。崔翁笑曰。吾父獨出。吾兄弟且四人。今吾子二人。以一得四言之。吾有孫當在八人之例。今吾媳返。吾兒復有妻。此呱呱者聽其肆虐可也。卒置不問。盜黨見其堅忍。欲殺之。則童子無知。死非其罪。欲留之。則益遂崔氏之諾。仇終不復。議久未決。林某知其情。以數十金贖歸焉。

陳公義師徒

江子厚

清季牧吏。能不枉法。無冤民事者。不乏其人。若貪暴之徒。旣嗜錢矣。復虐民命。恃與援者。督臣不敢揭其非。卽揭之而事寢於上。勢益橫。恣肆日久。無如何矣。卒之督臣不能治此。一小民治之。使倉皇

乞命。連夜遁。其術神矣。在專制之世。不可謂其以武犯禁也。清某宗室。世王爵。王妃外姪某。供職府中。王寵之。置假子列。凡有所求。王輒從。一日。忽聞同列言。南方人物輻輳。多產佳麗。心忽動。請於王。求出爲令。王笑。問欲何地。某言地必以粵。缺必南海。王皆允之。爲納資捐知縣。指省粵。出都日。王作巨函。囑粵督某。以南海相授。某大喜。跪謝。王曰。此去聲色貨利。任若所欲。慎勿虐民。若以此上聞。動天聽者。吾不能庇也。某謹受教。卽日行。至粵居逆旅。甫卸裝。命主人招妓。主人震其饑。亟承迎。某流連二日。忽憶王與某督函。乃命人先投。期以明日進謁。至旦。某整衣冠。至督轅。門吏視其銜。乃以知縣稟到者。色頓慢。倨坐索門包。某大怒。瞋目叱之曰。吾奉王命。來此欲有言。爾敢稽延。吾以電告王矣。門吏聽其言作北音。心微恐。乃爲報。督見某名。命進見。某入見。督長揖已。就坐。言曰。某王令旨。命某攝南海篆。舊令未行。當命速遷。某明日入署也。督大愕。視其人舉止粗率。冠服雖麗。多紈袴氣。思以此爲令。但不解事。尙無傷。若恃勢橫行。爲禍烈矣。惟出王旨不敢違。乃微領之。某遽起。復揖出。督欲送之。已行矣。某返寓。亟呼酒。與妓飲。明日命從者束裝。向縣署行。問途人。知現任者王姓。旣至。據大堂坐。以從者入告。署已屬吾。欲少留。印當先付。胥役輩宜出叩新官。吾賞罰明。先至得留。後至斥

不用。勿自誤也。署役大駭。欲逐之。然見其貴倨。僕從多。又不敢動。王聞其事。自出窺之。聽其音。知爲旗人。思非天潢裔。卽王公近戚。乃使人延入客堂。以幕友陪。自入白督。督蹙額曰。此無賴子。一無所知。以王命來。君宜讓之。吾另以善地處君也。王知旨。辭督出。自見某。問其門閥。某告之。語必稱王。王益足恭。詢從者。知其在寓狎某妓。亟治酒。招妓侑觴。王陪之。酒酣益狎。某大悅。謂王曰。君亦解人。若居此久。不欲外遷。卽留同居。吾樂與君聚也。王笑謝之。明日督署命下。王他調。以某署南海。某大喜。與妓暢飲。王入賀。請視事期。某皺眉曰。此事良厭苦。君旣習之。代我數日。吾未臨民。且自樂。若旣視事。當持官體。能與妓處乎。王大笑曰。君旣悅之。卽納爲妾。誰敢議也。某悟。益以王爲能。隨事問之。王荐幕友。及從僕數人。卸任去。某旣接篆。感王恩。欲得異寶獻之。遇案。輒問其人產幾何。家有寶物否。貧人來訟。不問曲直。兩敗之曰。此徒耗吾神。於我無益也。富家訟。必勒賄。賄足仍繫之。或請其罪。某曰。吾奉王命。宰斯邑。吾有得。王必有獻也。王薄金錢。非奇寶不下盼。果惜命者。以珍物來。吾爲王釋之矣。其家有所藏。急輦入尙得贖。否則以資購於外。若所餘資。祇足賄令。欲謀獻王。而力不逮者。遂庚斃矣。如是三月。得鼎一。瓶一。玉馬一。某以爲菲。未敢獻。聞邑人陳大壽。家蓄一硯。硯有凹。少儲水。

而久不涸。磨墨處。若回潤之礎。盛夏不乾。欲用者。下支以墨。上起墨香。醮筆可濃揮矣。某聞其異。囑監盜誣以窩賊。捕入。陳不知何罪。堂訊大呼曰。某寒儒。所嗜惟書。所得皆授徒收入。足不出戶。何由得罪。某曰。盜言爾窩賊。爾家有寶硯。卽盜證也。陳曰。此吾祖所遺。衆皆知之。謂爲賊。非冤乎。某大怒曰。吾捕爾。爾稱冤吾前。是詆吾也。宜死矣。且旣稱寒儒。何不蓄常硯。今有此。尙辯乎。速繳入。果無別藏者。吾貸爾矣。陳不遵。飛一籤下。再問。再不遵。並筒擲之。陳懼。願繳。命隸押往。硯旣入。某試之。雖異常硯。良不如人所言。心大怒。疑陳匿其真者。復提入用毒刑。陳知其由。頓首曰。卽此已是。果有珍異。早用易錢。不困窮矣。某不信。命刑者加力。陳宛轉呼號。立斃。家無親屬。旁人懼禍。無爲昭雪者。某始亦驚。久見無事。膽益縱。里閭惡少。乘此虐富室。聞有所藏。輒率黨叩其門曰。君有奇珍。衆所知也。事聞於令。藏寶亡。禍且不測。今吾黨來。求君少助。吾腹果。吾口亦肩矣。不然。以莫須有事。入君名訟牘。吾黨貧。訟敗例得答。君禍乃至奇至幻。不可說矣。君不虛所求。吾黨皆善人。必不以肉投虎。飽外人慾壑。失鄉里義也。富室懼。亟賄之。後或仍爲令聞。然告者必他人。惡少輩旣得其財。必貸其命。不再索。不始祕終洩也。寶旣獻。王大悅。賞其忠。復贊其能。傳諭嘉獎。使返。傳王旨。某喜過望。忽憶陳大壽。

案。其家雖貧。然所藏硯。卽非奇珍。數百金值也。彼寡人子。安知無世守之寶。事至急。乃摩挲忍痛。出以贖命乎。自是無貧富皆虐之。爾頗有獲。會粵督薨。廷旨調閩督帥粵。命來京陛見後。乃赴新任。督入都。陛辭日。王忽以內侍來召。督往謁王。以某爲託。督唯唯。卽日出都。至天津駐節逆旅。甫下車。見一婦人。背負黃幅。匍匐車前。當督跪。侍從叱之。婦人口呼冤。音啞聲悲。聞者慘動。督亟約侍從。命解幅。展閱之。則商人來某。告南海令冤狀也。先是來販雜貨。往來川滇間。十年前偶至蒙自。歷各村。飯土人家。見一古佛。高及尺。法相莊嚴。作跌坐狀。衣色黝黑。上刻花朵。入夜朵朵作光。望若繁星。視其像類銅質。以掌托之。輕若紙糊。來易以十金。歸粵。供以龕。夜張燈。作佛緣會。見者瞻仰膜拜。來家古佛之名。噪一時。及某令南海。富商林蕃。爲人誣。逮於獄。某索賄。林獻萬金。復索重寶。林急無措。憶十年前。與佛緣會。來家佛。奇寶也。然來近時商運亨。購必不售。有僮兒王四者。林鄰也。夜盜人家。出入重垣。捷如猿。被捕入獄。林救之。王出誓改業。踵門爲謝。願得當報。林被繫。王聞其事。慨然曰。吾其爲馮婦。脫恩人禍乎。卽夕入來家。得佛以獻。林進之。爲言其異。某大喜。立釋出。來商於外。妻晨起。見失佛。大驚。急視餘物。俱不動。以電告來。來兼程歸。其戚某。有智計。工刀筆。來就與商。欲爲詞訴縣。追盜

復故物。咸聽其言。凜然變色。戒來曰。君休矣。勿多事。徒用自禍也。今令某爲某王近戚。遇富人案。既自取巨金。復索寶爲媚王禮。此佛之失甚奇。安知非富人在獄。有奇俠急朋友之難。竊此以獻。求脫禍乎。君不速已。失者不復返。令謂君藏寶多。生事螫君矣。來乃快快返。某得佛。入夜驗之。燈燭既滅。靈光映射。佛容湧現。某喜若狂。念以此獻王。升遷不難矣。階下僕羅喜者。南海人也。偶與同儕言。同里來姓佛。與此類。渠昔作佛會。得見其異。某微聞之。立喚喜上。斥曰。適見佛。胡不早言。佛得偶。非快意事乎。爾竊竊私語。旣爲我聞。不能復祕。速令獻。果與此同者。吾賞爾矣。喜諾出。歸告其婦。悔失言。婦驚曰。來以夜失佛。賄者以晨獻。事迹恰合。此佛已入署矣。此希世奇寶。得一爲幸。乃求兩乎。喜終夜愁。天明忽自決曰。此齷齪官。贖貨必自禍。吾今得逃。或免其難乎。告婦。婦贊之。挈家遁。某亟喜復命。待數日。見不來。以人瞰之。室空矣。大怒。命捕快入。言喜盜署中物。出失單。首列古佛。餘件數十。限二日得盜。捕出。遇衆僕。方議喜事。視其單。首古佛。餘皆瑣物。共喻令意。捕少息。逕入報。言已得賊。佛在來家。捕來。佛卽歸。餘物可按索矣。某見謀遂。以捕爲能。大贊之。命率隸十八。往繫來。來自感返。以得佛後。運大亨。今佛棄其家。必奇禍將臨。乃不留佑乎。自是日惘惘。若抱大戚。妻憂之。勸復出。來

治裝垂行矣。忽捕者洶洶入。出鐵索。立套來頸。來茫茫莫得其由。哀問之。捕大聲曰。吾奉本官命。以內署失物。乃逃僕羅喜。與爾串謀。今真情敗露。爾窩賊。尙思自匿耶。來猝不能答。捕叱隸監之。自率五人。索內室。至佛堂。見竈空。香火久停。案塵封矣。來妻隨於後。捕指竈。厲聲問曰。此中物何在。速言。尙減爾夫罪。妻素剛烈。怫然曰。佛被竊久。以縣官貪。訴之縱得賊。亦終落其手。攫於官。與攫於盜。吾物之不返同。何用多事。今以此爲問。豈吾佛失。縣官之佛亦失。佛之像與吾同。被盜之時亦同耶。捕不能詰。繫來去。妻送之。及門附夫耳。小語曰。君勿苦。事必不解。吾不聽君獨死也。來涕泣。隨捕至署。捕報來就逮。某大喜。亟升堂坐。笑指來曰。爾巨富。乃萌盜心。知不法之徒。未必爲境迫也。吾逃僕何在。賊何在。速自供。免皮肉遭厄也。來冤苦填臆。欲言喉哽不能出。再迫之。呼冤而已。某大怒。叱隸加力笞。笞數十。立暈。噴以水醒。再問之。氣微聲弱。所言幾不可辯。乃置於獄。明日問如前。某威少霽。來乃宛轉自陳。言失佛狀。又言所居雖與喜近。然無往來。某行賈初歸。其近事尤莫悉。某聽供詞。固知喜恐復命且得罪。故懼而逃。惟意在得佛。故續訊不及喜。但問佛。窮詰所在。又疑喜於未行私告來。使預藏匿。不然。佛失必入訴。詎有巨寶被盜。漠然不追者。某自視事後。頗自神其智。旣以此爲疑。則

來言失佛事。告之愈詳。乃愈觸其怒。自此日提出。敲以小板。務令獻佛。妻託關說者。探得令意。知非佛事不解。乃自入監。見來下體破爛。膿穢狼籍。撫創涕泣。以所挈藥敷之。復出食。就哺夫。食已。拜獄卒前。復與同監者跪拜。言夫人懦性良。既被冤。乃啞啞不能自白。今於諸長者處。乞以仁愛心視之。隨出洋百元。付獄卒。託善視夫。又以洋數元。贈同監者。監囚感泣。誓以力護。發付畢。妻乃近其夫。附耳教供詞。言且以此自寬。事得白。或於兩月後出獄。供詞意。略謂昔有某公。欲得佛。本不欲售。及聞羅喜告。恐留將賈禍。乃以人齋入都。冀獲善價。今欲自贖。已以飛路追回。乞少寬。物歸卽獻矣。來一記之。明日復訊。來對如妻旨。某許限一月。妻乃與其戚入都。謀叩關。戚恐救不及。逾一月限。刑且益酷。欲籌他策。適督至天津。遇於逆旅。乃使妻背冤狀。當衢呼。督覽其情詞慘惻。許到粵提釋來。妻崩角謝。既退。卽隨督返。至家不三日。來果歸矣。督以御史。任外官。數年遷總督。其在諫垣。以風力自任。居外任。務清吏治。見來冤狀。已大怒。至粵。又聞某種種貪暴狀。益怒。以某王敦託。亦不善王所爲。乃疏列其事。並某恃王狀。飛章參奏。清某宗政持大體。覽督奏。以縣令官小。贖貨事微。瑣屑不足問。又其詞連某王。尤不欲爲海濱細民。傷朝廷親親誼。寢其事。但以原摺交王。敕細閱。王大驚。深感粵

督益感激天恩。至於零涕。自以主眷隆。凡門下士。不能不爲卵翼。使附我者。知我足恃。乃以皇上恩意。及督奏。專使示某。傳諭好爲令。但無恐。使至。某亦大驚。旋念吾貪酷事。乃爲皇上所知。則此後高坐堂皇。出皇上恩。餘者不足慮矣。乃盛款來使。以沉香木。作佛龕。賸以寶物。託使進之。使返。某益恣肆。偵刺四出。無貧富皆在搜括中矣。一夕與妾方寢。忽聞窗樞外有聲。如物相觸。寢門大闢。有二人入。某伏帳中。回顧其妾。已暈絕。乃以指撥帳。作隙微窺。見來者老少各一。皆佩劍。二人相語。少者曰。殺之乎。老者曰。此某王鷹犬。殺何益。王黨布天下。自居京師。以若輩虐細民。坐收其利。今殺此。粵害雖除。然不足警巨魁。餘禍仍烈。且留活口。使告王。好留生命。享爵位也。拔其劍。微揮之。有聲颯然。寒氣滿室。某伏不敢息。二人至床前。以劍撥帳。叱曰起。若不聞海濱陳公義師徒乎。吾二人去里暮年。桑梓故舊。被虐久矣。若頭顱不足斫。且以耳鼻代。速行。歸語王。不自戒。吾輩旦夕至矣。某流涕乞命。卒割之。拭劍納盒中。出室去。某匍匐外視。星河在天。二人者。渺無縱矣。某驚惶喪魄。創被風吹。痛刺骨。強行入室。醒其妾。命以藥自敷。恐天明無以見人。使妾起舊僕。盡棄重累物。捲資寶。與僕妾乘廐馬。連夜遁。天明閣署皆起。見失官。相與詫異。入某室。見床上地下。凝血如膏。妾與舊僕及藏寶。皆不

見。乃以劇盜劫署殺官上聞。此事傳。聞者稱慶。幸盜之來。而惜其晚也。
著者曰。世何以重遊俠。世無公道。民抑無所告訴。乃歸之俠也。俠者以其抑強扶弱之風。傾動天下。
賞罰黜陟。柄在天子。俠之所爲。類侵其權。僭乎。抑爲上者自棄之。乃起而代乎。世之達者。有定論矣。

跋

技擊者。蓋古兵家者言之技巧。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班孟堅論次兵書五十三家。技巧十三家與焉。齊人隆之。孫卿謂之亡國之兵。此自推論仁義之無敵耳。究之齊蔚爲霸國。蘇季子謂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未必非隆技擊之效也。太史公論列五方民俗。至謂臨淄之俗。勇于持刺。爲大國之風。不其然哉。輒近吾國震於槍礮火器之致遠。謂非肉薄所能爲功。至薄固有之武術。爲不足事。然吾聞日本有所謂柔術者。游東瀛者初見之。以爲近於中國江湖賣解者流。未之奇也。而彼里人士乃尊之爲武士道。迨日俄之役。兩軍相見。日軍往往肉薄陷敵陣。以奏膚功。於是柔術之效大著。而世之議者。乃知中國之伎擊。爲不可廢也。抑吾徒有游於瑞典而歸者矣。謂瑞典雖弱小。然其人剛猛好戰。雖虎狼之俄。猶畏之。其教戰也。所練者騰高距遠之法。頗多。惟刀劍擊刺之法。使兩人對習。偏身相向。首冠鐵絲籠。而手臂韜以重革。以防創傷。各執軍器直刺。如中國古劍術焉。此其視中國之伎擊。有以異乎否乎。乃世之柄兵者不察。不自知

崇固有之國粹。徒思數步邯鄲。冀欲丐他人餘瀝以自潤漑。是其捨己田而他芸。雖謂之大惑不解。不爲過也。吾嘗讀某報載皖人某。嘗獲師承而精於武術。貧不自存。思以術授徒糊口。顧國人無應者。有英國教士見而奇之。謂曰。汝能隨吾往倫敦乎。月數百金。不難致也。其人謝曰。吾受業於吾師。嘗承師之戒矣。吾師戒曰。慎轉授人。非其人尤勿授也。汝乃欲予傳術於外國耶。且吾習聞師說。苟業成而貧困不聊生者。寧爲盜以自給。毋鬻術以爲食也。嗚呼。彼桓桓者。寧非國家干城之選。乃不能爲國家捍力邊圉。而資彊敵羅致其人以爲己用。在其人雖有所不忍於祖國。究之貧無以自存。終不能不自棄於爲盜。此誰之過歟。今本書所撰次。爲盜者什人而伍。則皖人之言驗已。寧得謂之非有國有家者之責歟。無錫錢基博。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國難後第一版

中華民國十五年五月初版

 版權所必
 翻印必究

武俠叢談一冊

(一九八〇)

每冊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冷 風

發行兼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楊瑞文)

